

目 錄

導言	1
第一章 英國在印度北部設立克什米爾土邦的經過	8
第二章 十九世紀俄英對立中的克什米爾	17
第三章 十月革命與英國對克什米爾的政策	30
第四章 克什米爾成爲反對蘇聯的軍事基地	36
第五章 對克什米爾人民運動的進攻	44
第六章 分治和分治以後	52
第七章 侵襲與抵抗	58
第八章 策劃聯合國干涉的蒙巴頓計劃和新戰略	67
第九章 安全理事會的決定	76
第十章 英美陰謀逐步展開	83
第十一章 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着手執行英美計劃	92
第十二章 美英強圖仲裁	107
第十三章 麥克瑞頓將軍出場	115
第十四章 迪克遜提出新方案	121
第十五章 克什米爾——反對新中國的基地	128
第十六章 五角大樓的代理人插手干涉	140
第十七章 教派政黨分割查謨——克什米爾邦的口號	155
第十八章 美國唆使克什米爾“獨立”的詭計	170
第十九章 阿卜杜拉和美國策動克什米爾 “獨立”的陰謀	180

第二十章 聯合國觀察員和其他外國間諜在 克什米爾的活動.....	196
第二十一章 結論.....	209
跋.....	212

導 言

查謨—克什米爾邦的面積達八四、四七一平方英里，人口達四百餘萬。它與四個國家接壤：正北和東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和西藏）；西北有阿富汗；西有巴基斯坦；南有印度；西北與蘇聯隔着阿富汗的狹長地帶。

克什米爾風景秀麗，人民勤勞熱愛自由。在古代這是一個文化學術的中心，亞洲各地著名學者薈萃的地方。幾百年來，也因手工藝精巧，出產幾種精美絕倫的藝術品，享有盛名。

可是這片錦繡河山常常被歐洲的殖民者所利用作為他們的財產。自從印度被外國統治以來，克什米爾人民的和平生活就遭受到擾亂，獨立地位遭受了破壞。

克什米爾的和平遭受到騷擾，最嚴重的莫過於這件事實：英國統治者想利用它特有的戰略位置去開拓他們在亞洲殖民地的利益。十九世紀上半期，克什米爾被英國統治者所利用作為一個走卒去征服旁遮普和阿富汗。為着這個目的，他們把古拉伯·辛格扶植起來成為克什米爾河谷的統治者。這個出賣民族利益的奸賊，充當了印度北部的一個小米爾·賈法^①。

英國統治在印度全境站穩了以後，英國政府就一心想把克什米爾變為它在中亞細亞的前哨站。當時，中亞細亞正在被北方另一個貧得無藥的沙皇俄羅斯的魔掌所侵佔。克

什米爾的戰略位置使得它在英國對中亞細亞的帝國軍事計劃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曾經籌劃利用克什米爾作為進攻新成立的自由工農蘇維埃政權的軍事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沒有結束了克什米爾的災難。和平的敵人在他們進行反對和平和社會主義祖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中，他們並沒有忽視克什米爾戰略的重要性。大戰的餘燼還沒有熄滅，美英就已經着手計劃在克什米爾建立軍事基地，目的在進攻蘇聯，後來再加上要進攻人民中國。戰後英國對克什米爾的政策大部分是取決於這方面的考慮。

戰後克什米爾的政治演變，有三個主要階段是很明顯的。在每個階段克什米爾人民爭取自由的運動都是與英帝國主義針鋒相對。第一階段的特徵是專制政權和英帝國主義在克什米爾的主要代理人對克什米爾民族運動實行野蠻的鎮壓政策。英國在克什米爾的代理人有：斯科特准將（查謨—克什米爾軍參謀長）、督察長鮑威爾（邦警察長）和韋布陸軍上校（駐克什米爾英國統監）。一九四六年五月的英國內閣代表團方案在這個時期內公佈，後來接着就實行印度半島的分割。英國政治部曾慫恿克什米爾的土王實行“獨立”。土王第一步便設法和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締結保持現狀協定。英國政府連假裝傾聽克什米爾人民意見的姿態也

① 米爾·賈法（Mir Jafar）是印度近代史上出賣祖國的好賊。他是莫臥兒王朝孟加拉省督下的大將，暗中勾結英國。英國克萊武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普拉賽戰役擊敗省督軍隊幾天後，克萊武以米爾·賈法為省督。這個傀儡政權存在了十五年（一七五七—一七七二）。在這個時期，東印度公司和印度商人階級勾結在一起對印度進行空前的掠奪。——譯者。

沒有做。第二階段是从部族進犯克什米爾的時候開始。在部族進犯的過程中，據說英國重要官員如喬治·肯寧漢爵士和弗朗西斯·繆迪爵士都曾參預其事並且處於主謀地位。英蓋爾上校（巴基斯坦軍事學校校長）、布朗少校（吉爾吉特偵察隊隊長）和美國陸軍軍官魯塞爾·克·海特曾與武裝侵入者在一起，率領他們並且指揮他們的軍事行動。由英國所支持的武裝侵犯的計劃，是通過部族土著去奪取克什米爾河谷，並且隨心所欲地成立一個政府。至於給克什米爾人民一個機會去決定自己國土前途的問題，在武裝侵入者方面，甚至連欺騙的口號都還沒有提過。第三階段是从印度軍隊到達克什米爾，英國武裝奪取克什米爾的計劃失敗以後開始。在這個階段蒙巴頓和伊斯麥來直接干涉，印度政府把克什米爾問題提交聯合國。

第三階段看起來到現在還沒有結束。克什米爾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的議程，到一九五四年已經不止五年半了。在這幾年當中我們不斷聽到有新的議案由安全理事會多數代表國提出、討論和通過。時常有聯合國代表或是委員會前往克什米爾去解決問題。可是，安全理事會多數代表國的每次動議和聯合國所任命人員的每種方案，只是拖延印巴的爭論，擴大印巴的分裂而已。這些建議和議案都是企圖強制克什米爾人民接受“在聯合國控制下的”所謂“自由”、“公正”、“無私”的公民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第二階段，當着印度半島着手分治，許多王公土邦打算併入哪一個自治領的問題已經提出來的時候，英國政府絲毫沒有考慮到用公民投票來決定克什米爾將來是歸印還是歸巴的問題。到了分治以後，也就是到了英國企圖消滅克什米爾民族運動的計劃遭遇到失敗，

企圖通過克什米爾土王的“獨立”實行帝國主義直接控制的計劃又沒有實現，後來部族武裝進攻的陰謀也沒有成功的時候，英國政府和其他西方國家才一變而為查謨—克什米爾人民“自決權”的熱烈的贊助人。

爲什麼英美到了聯合國進行干涉以後，才提出用公民投票來決定克什米爾前途的問題？它的原因並不难發現。從過去五年半以內在安全理事會上所提的種種建議的性質和實質就可以看出。這些建議的中心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以執行“公正的公民投票”爲藉口的“聯合國”的“中立”政权。美英的主要要求是企圖在克什米爾建立以美國海軍上將契斯特·尼米茲爲首的外國政权。這個要求像一條紅綫一樣貫串着聯合國干涉克什米爾問題的各個階段。此外，美英以促成非軍事化和在公民投票時維持治安爲名，一再要印巴兩國接受他們在克什米爾駐軍的建議。弗蘭克·葛拉罕及其美籍軍事顧問雅各·德維斯將軍還建議過把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增加到幾千人並配備以直升飛機、通信設備和武器。

歷史教訓我們：帝國主義國家假借任何一種藉口一旦侵入了落後國家並且派遣軍隊駐在那個國家，他們會永久駐在那裏，除非他們被迫撤退。在克什米爾建立尼米茲政权，並由這個政权的武裝實行軍事佔領，結果必然會招致英美對克什米爾的全盤佔領。

也許有人會問，爲什麼西方國家一心要建立他們對克什米爾的政治和軍事統治。爲什麼他們在現在一定要追求這個目的？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就要注意克什米爾重要的戰略位置。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尼赫魯在人民院說過：

“它（克什米爾）固然是印度的一部分地區，但事實上却是亞洲的心臟。……它有好幾條路與中亞細亞相

通。即使到現在我還懷疑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克什米爾位置比西藏還要靠北一些。因此，每個人除開其他事實以外，應該從特殊的地理位置，去理解克什米爾。”^①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前任主席、也是田納西工程管理局前任主席大衛·埃·李連塞爾在“柯里爾”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裏寫道：

“直接的爭端固然是查謨—克什米爾這片古老的地區究竟應該歸印度還是歸巴基斯坦。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尋常的國界糾紛。這個地區一面與赤色中國的新疆和西藏接壤。另一面還有蘇聯。”^②

勞倫斯·羅辛格在他所著的“印度與美國”的書裏寫道：

“推測起來，美國之所以熱衷於克什米爾，大概是由於它的戰略位置，靠近蘇聯，並且與阿富汗、新疆、西藏、印度、巴基斯坦交界。”^③

在美英所擬定的全世界軍事計劃中，這個戰略要地被認定為重要地區。尼赫魯在一九五〇年說過：

“它們（美英）不顧其中的道義。……而且，這些國家常常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在克什米爾的防務和戰略基地上打主意。他們也許是由於恐懼心理，總是要按照他們特定政策，去商談四百万克什米爾人的前途。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國家如美英兩國雖在聯合國也不能採取現實的態度對待克什米爾的理由。”^④

①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論壇報”。

②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印度教徒報”轉載。

③ 勞倫斯·克·羅辛格：“印度與美國”，一〇五頁。

④ 印度政府在德里所出版的刊物“克什米爾”（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所引用。

馬蘇迪是被革職的國民會議黨總書記。關於美國在克什米爾的活動，凡是有類“反美”的說法，他是碍難啓口的。可是，甚至於連他都在人民院承認這件事實：

“西方國家已經在‘窺伺’克什米爾……從軍事觀點看，克什米爾已經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西方國家懂得：以克什米爾為基地的飛機，能夠用來轟炸亞洲任何地區。”^①

美國有勢力的集團一心想攫取克什米爾，把它變成美國的軍事戰略重鎮。他們要求並且竭力活動想把克什米爾變為聯合國的託管地。用他們的話來說，便是實行克什米爾“獨立”。這批分子曾經勾引阿卜杜拉去接受並鼓吹他們的克什米爾“獨立”計劃。這種手段很清楚地顯示出他們陰謀的深遠和志在必得的野心。

在尼米茲海軍上將的監督和統治下，進行所謂“公正的公民投票”，英美武裝部隊和大量聯合國軍事觀察員進駐克什米爾這種計劃，目的並不在真正地讓克什米爾人民決定自己的前途，而是在直接干涉克什米爾，並且佔領這個戰略地區作為進攻蘇聯和中國的跳板。

在印度半島分治以後，特別是在印度把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到安全理事會以後，英美在克什米爾還想達到另一個目的。那一個目的就是想利用印巴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分歧，去擴大兩國之間的隔閡，從而為外國干涉兩國內政，最後為統治印巴兩國鋪平道路。這幾年來，英美曾通過他們在印巴兩國的教派分子竭力煽動印巴之間衝突。

^①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八日“印度斯坦時報”，“自由新聞”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寫道：“熱衷於‘張衣’鬥爭的國家會把克什米爾看成為世界上這一地區的軍事戰略的中心點，……這在他們的心目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要求以及克什米爾人民的願望都是次要的事情。”

美國的計劃非但要利用克什米爾作爲進攻苏联和中國的軍事基地，作爲製造印巴兩國仇恨的一個爭端，而且要利用它作爲美國直接統治的重鎮，美國統治可以從那裏直接控制印巴兩國。被美國所統治、由美國武裝部隊所佔領的克什米爾，會特別被利用來反對印度及其民族利益。這樣一塊充滿着美國勢力的屬地，會被利用來迫使印度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路綫。這就會形成對印度人民一種嚴重的威脅；這就會成爲印度的心腹之患。印度人民要提高警惕。

因此，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爾人民有極端的重要性去了解美英關於克什米爾的真正目的。兩國人民有必要深刻地了解；克什米爾問題的解決，與本國和平、自由、民主問題有至爲重要的關聯。把克什米爾問題看成爲只不过是地方性的爭端的任何傾向，非但會削弱查謨—克什米爾人民的鬥爭，而且會促使帝國主義者去發動反對印巴兩國人民的陰謀。因此，兩國人民應該團結一致捍衛查謨—克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兩國人民應該一致要求，不受外國干涉或壓力，在克什米爾人民自由自主表示願望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克什米爾問題。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的關鍵是在於動員全印度半島的人民及早擊敗外國干涉者對克什米爾的陰謀。

第一章

英國在印度北部設立克什米爾 土邦的經過

查謨—克什米爾邦是英國政府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末所建立的。當時是以古拉伯·辛格土王爲主宰。

古拉伯·辛格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內在蘭吉特·辛格土王王朝裏當騎兵，後來升爲查謨和查謨附近的旁遮普山區一個有勢力的王公（raja）。當時，克什米爾是由旁遮普的錫克政權^①所統治。

當着英國政府向阿富汗擴張殖民地的時候，古拉伯·辛格投靠英國，以人力物力支援英國，並且向英國獻策。

英軍在一八三九年進入阿富汗。英軍擊敗了阿富汗人民的抵抗以後，便在阿富汗成立了媚外的薩·蘇賈政權。這個政權成爲英國把阿富汗淪爲保護國的一個很合用的工具。這種措施會引起阿富汗人民的憤怒，激起了全國規模的起義。英國軍官被襲擊，軍隊被圍困。英軍慘敗以後，在賈拉

^① 錫克政權的存在只有四十年（一八〇九—一八四八）。這個政權是蘭吉特·辛格在旁遮普建立的。旁遮普是錫克人地區，故名。蘭吉特·辛格十歲隨父參加民族間的械鬥，十二歲繼承父職當區的酋長。一七九九年進攻拉合爾，一八〇二年佔領阿姆利則，他建立了錫克軍並在拉合爾（旁遮普）成立了錫克政權。一八〇九年他與英國簽訂條約以歐特萊吉河爲界，河北歸錫克政權，河南歸英國勢力範圍，各不相犯。蘭吉特·辛格死後若干年英國就襲奪了旁遮普。——譯者。

拉巴德的英國駐屯軍又被起義人民所包圍。英國當局爲着解圍，不得不在白沙瓦徵募一支軍隊。當時，白沙瓦是在錫克王國範圍之內。亨利·勞倫斯爵士曾被派到白沙瓦去勸說錫克人來援救被困的英軍。當時，錫克王朝裏的人並非全部都願意援助英國。於是便派古拉伯·辛格去和亨利·勞倫斯會談。古拉伯·辛格早就渴望着替英國効力的機會以便取得他們的恩賜，這次就欣然從命。潘尼迦在他所著“古拉伯·辛格”書中寫道：

“他很清楚地知道拉合爾政權(錫克王朝)並不熱心幫助英國人去進攻阿富汗。古拉伯·辛格也認識到他的地位有舉足輕重之勢。這就是說，如果通過他的權勢給予英國人得力的援助，他一定會得到英國人的好感。”^①

古拉伯·辛格還沒有到達白沙瓦，英軍已在開伯爾山口受了重創。錫克軍的幾個紐錫布營在被派援救在阿富汗的英軍時，發生兵變。古拉伯·辛格到達白沙瓦以後，就着手鎮壓叛軍，同時和英國人攜手。他在寫給勞倫斯的第一封信裏就勸告他，英軍從白沙瓦馳援阿托克，不可走正路，因爲有被紐錫布營襲擊的危險。同時，他曾把紐錫布營調開，並且勸告錫克人停止反英。古拉伯·辛格“使這部分原來積極反英的錫克軍隊改守中立以後，他便毫無顧慮地以物資和計謀援助英國，並且還調遣了他的一部分軍隊和英軍在一起。”^② 這樣才使得波萊克將軍在一八四二年四月五日進入開伯爾山口。結果“喀布爾的大市場被炸毀，給這個城市留下一個被征服的痕跡。”^③

① 潘尼迦：“古拉伯·辛格”，一九三〇年倫敦版，四九—一五〇頁。

② 同上書，五二頁。

爲着古拉伯·辛格對英國在阿富汗的軍隊的功勞，一八四二年四月八日英國政府送他一個獎狀：

“據我軍軍官們報告，你會竭誠盡智支援我軍。……你我之間友誼的種子在过去是在長時期中潛滋暗長，現在它的果實，已呈現於光天化日之下了。……你是此方花園裏的花朵……希望之樹上的鮮果，我們會記住你在支援我軍時所遇到的艱難困苦，我們將銘心不忘。”

在這時候，在印度的英國當局已經開始考慮如何來酬報這位王公了。華爾特·勞倫斯爵士在給英國政府駐拉合爾政治代理克拉克的信中說道：“如果古拉伯·辛格賣力幫助英國，英國應該幫助他佔有賈拉拉巴德河谷，應該設法使他家族取得賈拉拉巴德和白沙瓦。”

古拉伯·辛格也確信他對英國統治者的忠誠和功勞，會有一天使他得到一筆厚利。他開始和英國人用做買賣的方式談判起來。哈定勳爵在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日給愛倫波羅勳爵的信中說道：

“古拉伯·辛格又有信來，他願意和我們開始商談條件……這位王公在信中要求我們不要拖延。”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第一次英錫戰爭爆發。英軍武器精良，錫克不敵。錫克王朝召請古拉伯·辛格在拉合爾政府中就任總理職位。他接受了。他在背後和英國統治者打交道，利用他的職權，使得拉合爾政府愈戰愈敗。潘尼迦描寫道，“古拉伯·辛格痛斥錫克領袖們不應該進行這樣嚴重的戰役……他立即和英國政府進行談判。”^③

③ “印度皇朝地誌”，一九〇八年，二卷，五〇頁。

④ 潘尼迦：“古拉伯·辛格”，九二頁。

当着英國總督表示同意進行談判的時候，他便主張解散錫克軍隊。可是拉合爾政府拒絕這種要求，於是古拉伯·辛格的陰謀暫時失敗。不久塞布隆戰役爆發，錫克人被擊敗。近代歷史家曾描寫古拉伯·辛格在這次戰役中的詭計：

“英國向古拉伯·辛格暗示，錫克軍隊解散以後，英國可以承認拉合爾的錫克政權。可是這位王公表示關於軍隊方面，他是無能為力的……由於彼此之間成立了一種諒解，雙方的意見在某種程度上一致起來：先讓錫克軍隊被英軍進攻；錫克軍敗北後，由錫克政府公開宣佈解散自己的軍隊；通往蘇特萊吉河的道路不作抵抗；通往首府的大道讓戰勝軍通行無阻。塞布隆之役是在這樣顧慮周到和喪盡廉恥的賣國勾當的情況下進行的。”（重點為作者所加）^①

這件事實的另一種記載是這樣：

“古拉伯·辛格要軍隊不要去攻擊英軍，等他和英軍联系了以後再作打算，可是他却以種種藉口遲遲不去联系。他知道得很清楚，到時候英軍會來進攻並佔領塞布隆的陣地。”^②

英國政府既然取得了古拉伯·辛格的協助，便決定要這位王公與錫克王朝斷絕關係，要他與拉合爾政府對抗，來打擊錫克帝國，使它全盤瓦解，以便兼併旁遮普。一八四六年二月三日亨利·勞倫斯爵士因此便寫信給古拉伯·辛格說，他要告訴他“一句對你有極大好處的話”。

当着英國軍政首腦正在擬定兼併旁遮普計劃的時候，華爾特·勞倫斯爵士就在戰場上，把古拉伯·辛格拉過一

① 肯寧漢：“錫克史”，一八四九年，三二四頁。

② 愛德華：“孟加拉一平民回憶錄”，一〇四頁。

邊進行密談。古拉伯·辛格的一個心腹官長名叫克里巴·拉姆，後來在克什米爾當了他的總理，在他的自傳裏寫道，在這次密談中，英國人和古拉伯·辛格約定，在他脫離了錫克帝國以後，英國便讓他獨立佔有克什米爾省和附近的地區。

因此，錫克人和英國人所簽訂的拉合爾條約便規定着：許給古拉伯·辛格“在一些地域和山區的主權，隨後將在古拉伯·辛格與英國政府締結的另一協定中予以承認”。拉合爾條約還規定着：英國政府“鑑於古拉伯·辛格王公的美德，也贊成承認他在這些地域的獨立地位”。

一八四六年三月十六日英國政府和古拉伯·辛格簽訂阿姆利則條約。這個條約在克什米爾通稱為查謨—克什米爾邦的賣身契。條約規定克什米爾和吉爾吉特邊區移交給古拉伯·辛格。當時這些地方都還是在錫克政府統治之下。當着這位王公在阿姆利則正式接受土王頭銜的時候，他“站起來，雙手相握，表示他對英國總督的感謝，接着還毫無諷刺意味地說，他實在是總督用黃金買來的奴隸(zar-khur-eed)。”^①

這位土王已經管轄了查謨、拉達克、巴勒提斯坦^②。阿姆利則條約第三條上規定，爲着再加上克什米爾和吉爾吉特，古拉伯·辛格要付七百五十萬盧比給英國政府。

雖然古拉伯·辛格已經在阿姆利則被宣佈爲克什米爾的土王，可是他還沒有真正地佔有這片地方。因此，他的親信僚僚華齊爾·拉克帕特便被派到克什米爾去安排受降。

① 肯寧漢：“錫克史”，三八二頁。

② 巴勒提斯坦在我國唐代典籍上稱爲大勃律。一八四六年併入查謨—克什米爾上邦。面積約二萬二千方公里，人口十萬餘人。——譯者。

可是他的軍隊却遭遇到當地人民和錫克政權的大規模的抵抗。華齊爾戰死於斯利那加。於是古拉伯·辛格便向英國統治者要求“履行條約讓他佔有克什米爾”。英國統治者立即答應，趕忙去援救他。這位土王得着英國皇軍的援助，才以克什米爾新任統治者的資格，進入斯利那加古城。

克什米爾的被出賣，是這樣的倒行逆施、卑鄙齷齪，甚至連一些向來稱讚英帝國“宣揚文明”的英國歌頌者，儘管是一種做作，也不得不對於查謨和克什米爾的人民表示同情。

“我們對待克什米爾人民的態度是殘暴絕倫、背仁棄義的。這是違反一切人道精神和崇高情操的暴虐行爲。這是違背現代文明全部道義的行爲。這是直接背棄我們所信奉的宗教裏所有教義的行爲。”^①

所謂“獨立的”查謨—克什米爾邦成立的時候，正是英國在印度其他地方進行無情的毫無例外的兼併土邦的政策的時候。到了一八五七年印度起義以後，英國認識到必須保留傀儡王公作為抵制印度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反英思想的堡壘，這種兼併土邦的政策才被放棄。實際上，建立“獨立的”克什米爾土邦並不是放棄總的擴張兼併政策，而是針對當時印度北部特別是旁遮普的局勢所採取的特殊巧妙措施。古拉伯·辛格之所以作為一個國王被保留着，並且讓他成為克什米爾的“獨立的”統治者，只不過因為英國政府除開用這一辦法以外，沒有別的办法可以很順利地達到它

① 索普：“在克什米爾的惡政”，一八七〇年倫敦版（Robert Thorp: CASHMERE MISGOVERNMENT,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870），六五頁。

肯寧漢在他的“錫克史”（註三，一三三—三三三頁）裏寫的，“這種處理與英國的威望是不相稱的”。

兼併旁遮普這一主要目的。只要了解旁遮普演變的經過，這個理由是很容易懂得的。

正在印度迅速地建立英國資本主義的農業殖民地的英國政府，決意要把它的統治權擴大到全印度，包括旁遮普在內。爲着達到這一目的，英國曾於一八四五年對錫克帝國宣戰。塞布隆戰役毫無疑問地會削弱了錫克政權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在英國人眼前，旁遮普被征服的遠景已經呈現出來。可是旁遮普對英國統治的反抗還沒有完全被消除。因此，英國政府雖然在第一次英錫戰爭中打了勝仗，可是並沒有把旁遮普兼併過去。英國政治專家們下一步的外交活動便在於從內部來分裂錫克帝國，以便進行最後的致命打擊。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唯一的穩妥辦法便是肢解錫克帝國，分割錫克帝國的一些土地歸一個與錫克政府敵對的主腦去統治。而且錫克帝國幅員廣闊，西南自穆爾坦東北至吉爾吉特，對於英國統治這是北方的一個威脅。當代的記述曾經全盤証實了這一點：

“當着英國總督對於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作了這樣的措施，他心目中的一個重大目的是要在錫克帝國的側面建立一個不附屬於錫克帝國的親英政權，來分割錫克的勢力。可以說這個目的已經相當地達到，在上一次和最後一次英錫鬥力（相隔兩三年）的時候，古拉伯·辛格對於他原來所臣事的國家，並沒有給予援助。”（重點爲作者所加）^①

哈定曾在給英國女王的一封信件裏申述把克什米爾給與古拉伯·辛格的理由。這封信後來曾在“維多利亞女王書

^① 總留：“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一八七五年版，二二頁。

翰集”裏發表出來。哈定總督在信裏寫道，他認為必須“削弱錫克國，錫克國實在是太强大了。我們要叫全亞洲知道，儘管英國政府以印度河為英國屬地的國界去兼併旁遮普這大片土地的時機尚未成熟，可是英國已經懲罰了錫克族奸詐暴亂的行爲，並且以一種不容發生誤解的方式，顯示了英國的國力。”

第二，英國估計到建立了“獨立的”查謨—克什米爾土邦，會使英國在北部戰略邊境有了一個以古拉伯·辛格充當的看門狗。因為古拉伯·辛格曾以擔負保衛他“王國”利益的任務自許。英國並不派遣它的軍隊到克什米爾去兼併中亞細亞的土地和防止這些土地落到敵方手裏去，它絕對信任古拉伯·辛格及其軍隊。有件事是值得重視的，古拉伯·辛格在他侵犯西藏西部之前，他先向“東印度公司秘密探問，後來東印度公司告訴他英國政府對於這次出征並無異議，於是便在佐拉華·辛格將軍的率領下裝備成一支武器精良的部隊”（重點為作者所加）^①。英國如果不確信他所征服的土地最後還是屬於英國所有，它絕不會讓中亞細亞的重要地區被這個野心的王公所征服。古拉伯·辛格曾經吞併了中亞細亞的許多土地歸入他的統治。他曾在此一方向擴張他的統治範圍。英國把他看成遂行英國擴張領土企圖的一個可靠的工具。

第三，克什米爾這個邊疆上的土邦位於中亞細亞的心臟，如果直接併入英帝國的版圖，英國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發動新的軍事行動。英國已經在阿富汗和旁遮普發動多次的殖民地征服戰爭，至少暫時要避免再進行戰爭。因此，英

① 潘尼迦：“古拉伯·辛格”，二六—二七頁。

國政府毫不遲疑地讓古拉伯·辛格取得“獨立”政權的地位。印度總督曾經寫道：

“如果由我們去佔領，会有多方的不利。這就会使我們和許多有勢力的酋長發生衝突。爲着要進行這樣的戰事，勢必要在遠離我們的後方省份和軍事資源中心的地方佈置大規模的軍事機構。這樣辦法会使得我們的邊界綫的長度，照目前的規模加倍也不止。我們要處處設防，而且絕難防守。用這樣的辦法去大量增加領土，結果会所得不償所失。”①

第四，也是最後一點，即使英國政府有意要兼併克什米爾，当着旁遮普還沒有完全被征服的時候，英國的軍事基地距離克什米爾又很遙遠，實際上也難於長時期地在那裏駐軍。關於這一點，哈定勳爵曾經對他的至親說過：

“(一八四六年)三月間割去克什米爾以削弱錫克是必要的。從克什米爾到蘇特萊吉河，有三百英里。一路是崎嶇險道。一年有六個月不能通行。把英國軍隊駐紮在三百英里外，脫離任何給養供應，這就会揸上包袱，而不是佔了優勢。現在所採取的辦法是唯一的辦法。”②

這就說明了爲什麼英國政府原來打算把比阿斯河外的庫盧和曼迪交給古拉伯·辛格而後來並沒有併入他的管轄之內的真正原因。這些地區靠近英國的軍事基地。因此佔領和防守的困難都不發生。而且，佔領這些地區所費很少，但收效很大③。

① 一八四六年三月十四日總督給秘密委員會的信件。

② “哈定勳爵傳”，一八九一年牛津版，一三三頁。

③ 一八四六年三月十四日總督給秘密委員會的信件。

第二次錫克戰爭——在奇林華拉“決戰”——結束以後，在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公告上，旁遮普終於成爲英國的行省。由於一八五八年英國女王的公告（“我們要尊重我們土邦王公們的權利、尊嚴和榮譽”），封建勢力企圖“挽回外國統治的狂瀾”的可能性便被永遠消除了。旁遮普的被兼併完成了英國統治在印度的征服。在這最後一次的開拓中，克什米爾土邦被指派充當了一個要角。

第二章

十九世紀俄英對立中的克什米爾

當帝俄在中亞細亞變爲英國爭取殖民地的敵手的時候，克什米爾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對英國的重要性增高起來。

英國政府爲要把它的邊界伸出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以外，就覺察到必須制止它東方敵手逐漸增強和擴張的勢力。它在禁止沙俄插足地中海和亞洲英國屬地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功。英國政府爲要徹底禁止它的敵手靠近英帝國範圍，它就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來保持它海上的優勢。英國極其注意地防止達達尼爾、博斯普魯斯這兩個通達英國中亞細亞市場的門戶落進俄國的控制。俄國想要控制這些“頭等軍事要地”（馬克思語）的企圖，已經被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完全打破。

當沙俄由於征服並且兼併了中亞細亞的三個汗國——浩罕（Kokhand）、布哈拉（Bokhara）、希瓦（Khiva），不聲不響地勝過了它的敵手的時候，在十九世紀下半期這兩個殖

民國家之間的矛盾便加緊起來。

沙皇政府既然擷取了中亞細亞，哥薩克軍隊就開始越過興都庫什山南下，走近克什米爾土邦的北部邊境。俄國軍官雅諾夫曾經帶着軍隊過科拉班特山口進入齊特拉爾。齊特拉爾是臣事於克什米爾土邦的一個藩邦。在這些邊疆戰略地帶旅行的一個英國政治專家寫道，另一個軍官，格羅穆布柴夫斯基上尉“從帕米爾到罕薩河谷，據說會煽惑當地民族反對我們”。過了一年，這位軍官帶了幾個哥薩克兵穿過齊特拉爾和阿富汗的領土。據說，他曾對當時正在勘察興都庫什和帕米爾山口的榮赫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說“俄國有意侵入印度”。

克什米爾北部和西北部的邊境（吉爾吉特、罕薩、那加、齊特拉爾）當時還沒有歸英國直接保護，曾引起沙俄軍事專家們的注意。他們想在英國之先，在這些邊境和興都庫什的山口升起沙俄的國旗。俄國政府並不隱諱他們的企圖。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九日的倫敦“泰晤士報”曾譯載俄文“世界”日報上的文章摘要寫道：

“該報詳述這個山脈（興都庫什）是英國在亞洲屬地的門戶，並且指出：如果俄國控制了進入齊特拉爾的那些山口，俄國軍隊只要再走二百五十英里左右的好路，就可進入克什米爾。……‘世界’日報認為這就是英國何以急於要向興都庫什山南麓推進的原因，英國想使興都庫什山成為歸它所有的萬夫莫入的天險，這正是俄國要搶先控制這些險要的原因……該報還要求俄國政府迅速佔有瓦罕這個汗國，把俄國勢力伸張到興都庫什山，把齊特拉爾歸入俄國勢力範圍。……興都庫什山上的各山口應該設立重防，以便俄國軍隊可以隨

時進入齊特拉爾河谷。”

英國統治階級已經把中亞細亞認定爲它的征服目標，對於沙俄的行動，不能處之泰然。英國也不肯讓哥薩克軍官在興都庫什山勘察進入印度的通道。因此，英國政府警告它的官員，“在我們的邊境上，即使在最遼遠的地點，也要謹防不測之變，防止那個貪婪無恥半開化的歐洲大國吞滅中亞細亞的汗國。”^①

英國政府認爲俄國向興都庫什山東部和克什米爾北部邊疆前進會危害它在印度的利益。因此，它派遣專家到帕米爾去進行調查，想找出制止哥薩克繼續向克什米爾北部邊疆前進的辦法。一八七〇年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派遣海華德^②到吉爾吉特“勘察帕米爾草原”。一八七七年李頓勳爵在吉爾吉特設立英國政治代理專署。

克什米爾土邦位於印度的最北部。倫敦外交部的官員們稱它爲“我們帝國的邊疆”。它与沙皇在帕米爾所佔領的地區接壤。因此，克什米爾在英國戰略地圖上不得不居於顯著的地位：

“這個王國，一片荒涼，好像說不上什麼重要。可是它的自然條件和其他特點，對我們在印度的統治來說，却具有一種重要性，因爲它是防禦北部邊疆上那一帝國的石堡，它是抵擋從那裏來的敌人的天然屏障。”^③

英國政府是這樣地重視它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邊疆——吉爾吉特、罕薩、那加、齊特拉爾。一八八九——一九四年間的駐吉爾吉特英國統監（後來在一八九四——一九九年

① 韋克非爾德：“幸福的河谷”。

② 海華德在探險途中被土著殺死。

③ 韋克非爾德：“幸福的河谷”。

任印度總督的軍務幫辦)曾寫道:

“這個地區的重要性,主要地是在於它接近俄國的前哨。……我們既是克什米爾的宗主國,克什米爾的責任就成了我們的責任。大家都公認,數百英里長的興都庫什山一定要成爲我們的國界。”^①

英國政府的當前目的是要嚴密封鎖這些邊疆,防止外來勢力,主要是沙皇勢力。此外,就是要把這些邊境建成堅強的前哨,以便制止俄國軍隊走向印度邊地。都蘭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

“吉爾吉特是個饒瘠的河谷,有積雪的山口與印度相隔,離印度河很遠,位於克什米爾地區遙遠的邊緣。有人要問,這種地方的一切變故爲何值得我們來干預?答覆當然是爲的俄國。實際上俄國已經前進到興都庫什山了。我們必須監視它,不讓它過來。”^②

英國政府爲要制止沙皇在中亞細亞向前發展的勢力,就認爲這些地區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以至於“英國各任內閣,無論保守黨或是急進派,都贊同印度政府關於吉爾吉特邊境所已採取的步驟和認爲必要採取的步驟。”^③

英國政府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在克什米爾安置一個政治員,保護它北部邊疆上的利益。很早就任命了一個季節性的英國官員,但並不具有重大的政治督察權。一八七三年印度政府重行提出早先在一八四八年由於別的原因要任命一個駐克什米爾的統監的建議。英國政府特別因爲一八八五年俄國佔領了阿富汗的庫什卡要塞,英國敵手的勢力

① 都蘭:“一個邊界的形成”,二頁。

② 同上書,四一頁。

③ 同上書,三頁。

逐漸逼近印度邊境，所以又急於要任命一個駐克什米爾的統監。印度政府在給印度事務大臣的信件中寫道：“在請示中的措施，非但是由於協助並監督行政改革的需要，而且也因為監視克什米爾西北邊境以外的動靜，對於印度政府日益重要”（一八八四年四月七日，西姆拉）。其次是克什米爾軍隊，裝備窳敗，軍官缺乏，這種糟糕的情形，被認為是危險的，因為邊疆部族人民及其酋長曾向克什米爾土王挑釁，有時候部族勢力還佔了優勢。印度政府深知通過它的政治員對該邦行政，特別是軍隊，加以控制，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上述印度政府給印度事務大臣的信件也曾強調這一點：

“騷亂總是使惡政延長。克什米爾可能發生騷亂。一旦發生任何騷亂，阿富汗邊地會立刻發生反應，克什米爾與歸附的酋長們之間的聯系會完全斷絕，嚴重的政局會立即發生。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對於克什米爾的政務，實行有效的政治監督的必要。”

印度事務大臣立即贊同這種建議：

“無論是該邦內部情況……或是邊界以外的動向，都使得克什米爾的政治重要性大大增高。你請求設立一個獨當一面的機構，看來非但是事屬可行而且是勢所必需。”^①

雖然一個英國統監已經妥當地在克什米爾安置起來，可是實際上對吉爾吉特的控制仍然在土王手裏。土王有六千人的軍隊在吉爾吉特邊境駐守。土邦軍隊共有一萬七千人（有六十六門砲）。土邦軍隊的維持費和給養，佔去土邦政府歲收的一半。可是這樣大的軍隊，對於罕薩和那加酋長的

① 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印度事務大臣給印度政府的信件。

聯合進攻，非但無力擊潰，就連招架的力量也都沒有。英國政府原來是仰仗他們充當它邊疆上的哨兵，有能力抵擋沙皇軍隊的。可是土邦軍隊竟在北部戰略邊境上一敗塗地，使得英國政府大吃一驚。這次敗仗告訴印度政府，土邦軍隊只不过是烏合之衆。

土王的腐化軍官中飽了巨額的軍餉，以至於許多士兵好幾月領不到餉。貪污非常猖獗。斯利那加有時竟然發覺，開往吉爾吉特去的幾千印度兵，大部分却是空額。軍官們也公認不諱，餉銀和軍糧都被他們吞沒了。因此，英國政府決然斷定，“吉爾吉特駐防軍軍心尤怨、軍官人選不當、裝備簡陋、毫無紀律，從一個軍事家的觀點來看，這是廢物”。而且，這部分武裝在過去雖然也曾替土王從事一些小規模的侵佔性的戰爭，可是那些戰爭究竟只有輕武器，交戰的雙方也都勢均力敵。因此它就不能是沙俄軍隊的對手。沙俄軍隊已經和英國軍隊一樣地（一八八五年）裝備堅利，配備着受過訓練的軍官，精通近代軍事技術。因此，英國政府必須設法建立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並以近代技術武裝起來的軍隊^①。

爲着這個原因，英國政府立即採取積極的步驟，使土邦軍隊“近代化”。辦法是“裁減冗員，縮小編制，成立一支堅強的有訓練、守紀律、定期發餉的軍隊”。土邦軍改稱爲帝國服務軍。由英國軍官進行訓練。全軍有三個團和一個驃運砲兵中隊，全數二千人，大部分是廓爾喀人和多格拉人^②。一

① “在必要時，勢將調遣大量軍隊到印度邊境去，可是近代軍事上的變化已經引起了制度上的變化。二十世紀新的情況需要高度的效能、精良的配備、按照事前規劃好了的計劃的一致行動……”（“印度皇朝地誌”，一九〇八年，第四卷，八七頁）。

② 多格拉人是查謨印度教人的泛稱。詳見第五五頁註②。——譯者。

個英國軍官張伯倫上校被任命為該邦軍務幫辦，與統監配合在一起監督英國軍事計劃的執行。這是關於吉爾吉特邊境的第二個重要步驟。

第三個步驟，也是一個最重要的步驟，是英國對吉爾吉特實行真正的控制，儘管在名義上仍歸土王統治。這種措施是因為那些強悍好戰的部落及其酋長，據說對俄國人有好感，英國必須把這些部落及其酋長歸於“宗主國”的直接支配之下。土王“軟弱無能”，完全沒有把英國勢力擴張到與都庫什山邊遠的地點。這就迫使英國統治者親自來保護“他們的”邊疆。英國政治代理專署曾於李頓總督任內在吉爾吉特設立，後來因為不能順利地工作，曾於一八八一年撤銷。印度政府曾在給印度事務大臣的報告中申述重行設立政治代理專署的理由：

“俄國的進展一直到阿富汗邊境，俄國在亞洲的軍備大為擴充，使我國加強國防綫的必要性大大地增高。特別要注意的地方是與都庫什山的北部山口。這些山口雖然道路艱險，可是小部隊並非絕對不能通行。至少也能在克什米爾、在巴喬爾部落之間，也可能在賈拉拉巴德和旁遮普邊境進行騷擾。”

一八八六年洛卡特上校（後來升為將軍）被派往吉爾吉特。他提出過一個“以保全英國戰略邊境上吉爾吉特地區為目的”的方案。可是他的計劃“費用過大”。因此，一八八八年一個著名的英國軍事諜報官都蘭上校被派往吉爾吉特，奉命以利用尚未成立的克什米爾帝國服務軍為基礎，以費用不得過大為原則，擬定另一方案。最後，英國政治代理專署於一八八九年三月在吉爾吉特成立。

吉爾吉特一面設立代理專署，同時就着手由英國所領

導的帝國服務軍來駐防。一家英國軍事工程包工商行——斯佩丁公司——來承包修築从斯利那加到吉爾吉特的“战略公路”。吉爾吉特還安裝了電綫和英國在印度的軍事總部直通電報。一八八九年夏季印度總司令弗雷德里克·羅伯茲爵士到克什米爾和都蘭商談边防軍的情況。這個時候他們打算更有效地來利用边防軍去保持英國在克什米爾邊境上的利益。

這些重要措施，特別是土邦軍的近代化、吉爾吉特—斯利那加公路的修建、以及軍需的運輸，需要對克什米爾土邦的行政加緊控制。有個當代的觀察家曾經指出，“由於西北邊境的驚恐，提早對克什米爾實行全盤的控制，就成為加爾各答外務部的堅定不移的主張”^①。

可是印度政府却駁斥了全盤兼併的主張。外交大臣都蘭在給達弗林勳爵的信裏說道：

“如果我們兼併了吉爾吉特，或是取消克什米爾對它隣近小藩邦的宗主权，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在這時候就在克什米爾駐紮英國軍隊，我們將會冒着激起土王(Durbar)的反对和增加局勢困難的危險。”

因此，把克什米爾政府變成為英國計劃的一個忠誠而有效的執行者的新辦法就規劃出來了。

英國駐克什米爾的統監假造了一些以土王普拉塔普·辛格的名義所寫的信件。信上表示他私通沙俄，並且打算要殺害他的幾個弟兄和英國統監。於是統監交給普拉塔普·辛格一件詔書的草稿，強迫他在上面簽字。這是一封退位詔書。就在這個時候，便成立了一個完全听命於英國統治者的

① 迪格拜：“空前的受責難者”，一八九〇年倫敦版，五〇頁。

部長議會。英國統監就變成克什米爾土邦真正的統治者。於是英國統治者就使得克什米爾的行政、資源、財政，為那對克什米爾人民絕無利益的邊疆上的軍事需要去服務。從此以後，英國人就隨心所欲、毫無阻碍地實行他們的軍政措施。英國統監成為克什米爾政府的真正元首。這一點從印度政府給統監的下列訓令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

“儘管部長議會可有充分的行政權，可是議會仍須在統監的指導之下行使職權。凡屬重要措施，未經統監同意，不得實行；凡屬統監所提意見，議會均將遵從。”
(一八九〇年四月一日)

英國政府知道影響一個忠誠王公“榮譽”的這樣毒辣的手段，會遭到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人士的反对，所以就大事宣傳說土王因施行暴政被廢王位，又說英國正在實行改革以便改善人民生活。

“克什米爾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我們正在積極干預克什米爾的行政，實行許多必要的改革，在不久的將來會產生重大的效果。”^①(重點為作者所加)

普拉塔普·辛格的被廢，在印度和英國引起了重大的注意和爭論。不少自由派的帝國主義政治家急忙來聲援他。有些人還在英國議會裏替他辯護。他們不是不同意在克什米爾邊疆上所採取的政策，只不過對於宗主國以難堪的態度對待一個馴良的王公這件事表示不高興而已。

“克什米爾有一個窗口朝向中亞細亞。那裏有一切可能發生頭等的大陰謀。可是，我總認為暫時廢除普拉塔普·辛格的王位，是一件錯誤，因為我知道他是許多

① 奈德《三個帝國交界處》一八九三年版，序言。

効忠於英國的王公当中最忠誠的一個。”^①

當時，帝國主義者製造一種謊話，說普拉塔普·辛格之所以被廢，是因為他虐待人民，英國要對他加以懲罰。對於這番謊話，那些自由派政治家也不惜替土王辯護。當他們熱衷於官場上的爭論的時候，他們居然不顧事實，甚至於開脫他一切暴虐行爲的罪惡。他們稱讚他是個“開明的”，“寬厚的”王公，一心爲他的百姓服務！

宣稱英國所採取的步驟是要停止土王的暴政、要在克什米爾實行非常之必要的改革的謊話給歌頌英國政府的人們自己揭穿了。奈特是英國在吉爾吉特軍事計劃的重要執行人。他就說過：

“我可以說，我們在克什米爾現行的積極政策固然目的是在保障我們帝國的利益，可是它也會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②（重點爲作者所加）

對克什米爾進行無法無天的干涉，它背後真正的動機，是不能隱藏得很久的。英國政治家威廉·迪格拜爲着竭力“証明”克什米爾沒有暴政，却暴露了英國統治者的真正用意：

“有人認爲暴政和克什米爾的人民疾苦使得英國不得不採取這種行動。其實並不盡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斷定這並不是真正的動亂。真正的動機是害怕俄國向印度進行侵略。這種恐懼心理使得現在的印度政府不斷地採取這樣多的可以非議的行動。很明顯地，英國是想完全控制（如果不是實際佔有）克什米爾王國。”^③

① 勞倫斯：“我們所曾服務過的印度”，二〇〇頁。

② 奈特：“三個帝國交界處”，二頁。

③ 迪格拜：“空前的受難者”，三八頁。

“‘政府所想要的是吉爾吉特’。从这句意味深长的話裏可以領会到整個局勢的關鍵。”^①

英國統治者一再否認这种步驟与把吉爾吉特變為帝國邊疆前哨的計劃有任何關係。可是它自己的人却駁斥了这种說法。有個英國作家曾在克什米爾任職十年，在倫敦“泰晤士報”上寫道：

“當時，據說克什米爾並沒有軍事上的重要性，又說英國政府並不覬覦克什米爾。我不怕人非難，將來自會証實，除非政策斷然改變，克什米爾不久就會像現在的緬甸一樣變成英屬印度。

“克什米爾果真沒有軍事上的重要性嗎？我認為，印度的軍事當局並不這樣想。十年前給我的第一個指示，就是要通過山區修築一條‘運砲公路’。難道現在沒有花費巨額款項，純粹為着軍事目的，計劃修築公路通到克什米爾遼遠的邊地嗎？”

以上是英國政府為着把吉爾吉特變為中亞細亞心臟的軍事前哨所採取的種種步驟。

下面且來論述罕薩和那加這兩個和沙俄在中亞細亞屬地交界的藩邦。這兩個藩邦的兩個酋長早年曾被一些俄國官員訪問過。他們有些時候已與克什米爾土王斷絕關係，他們都還沒有完全受吉爾吉特英國政治代理的控制。在代理專署成立時，他們曾表示接受專署的統治。因此，他們除開領取克什米爾土王的津貼以外，英國還規定了給兩酋長每人二千盧比的津貼。可是，不久便於一八九一年五月發生衝突，兩酋長起兵佔領查爾特險地礮堡。不久，英國與兩酋長

^① 迪格拜在“空前的受責難者”，一一〇三頁。

簽訂停戰書，但他們還沒有完全歸順吉爾吉特代理專署。英國政府急於要把罕薩和那加歸於它控制之下，因為這兩個酋長被認為傾向沙俄，最近有幾個俄國軍官來訪問過他們，還答應他們在他們對吉爾吉特代理專署作戰時給予協助。因此，印度政府會把都蘭調到西姆拉討論這種局勢。

當他離開西姆拉的時候，“俄國人在帕米爾進行軍事演習。有些地方已被他們兼併。他們還拘禁了蔡赫鵬，把他驅逐出他們新近佔領的地區之外。邊境大為震動。”^①

印度政府考察了吉爾吉特問題以後，便決定加強駐吉爾吉特的帝國服務軍，於是調遣第五廓爾喀團的二百人和兩門山砲到那裏駐守。總督和英國邊疆專家指示都蘭向罕薩和那加兩酋長提出最後通牒說，印度政府要自由進入他們的地區以便進行邊防所必要的布署。並且還提醒這兩個酋長說，必要時將修築一條軍事公路從吉爾吉特到罕薩和那加，或許還要向北。如果兩酋長不接受這些條件，駐吉爾吉特的英國政治代理有权派兵入境，強制築路。

可是罕薩酋長對最後通牒所列條件的答覆並不令人滿意。因此，吉爾吉特英國代理專署便開始準備襲擊罕薩和那加。英國軍官所率領的有訓練的軍隊便動員起來。從斯利那加運來軍火彈藥，輜重給養。成千的克什米爾、巴勒提^②、達爾德的農民^③——他們對於侵犯這兩個藩邦絕無絲毫利益

① 都蘭：“一個邊界的形成”，二四五頁。

② 巴勒提人亦稱巴勒提族。他們操藏語。早先信奉喇嘛教，約在十三、十四世紀左右改信回教。多處十餘派。——譯者。

③ 達爾德人亦稱達爾德族。指克什米爾潘境達爾德語的各部族。達爾德語是介於印語系和伊蘭語系之間的一種語言。此族人有的信回教，有的信佛教。——譯者。

可言——也被強制徵調來充當苦力，所發給的工資都少得可憐。戰爭的準備已在着手進行。

英國軍隊是由一千名正規軍、幾千名非正規軍、兩千名苦力所組成。它裝配着狙擊兵、縱射前膛砲、七磅彈大砲和其他重武器。

戰爭延續了好幾天，進行得非常劇烈。“敵人有些射擊手進行頑強的抵抗，至死不屈。”最後，兩酋長被迫投降。

在這次戰爭中，英國統治者不斷使用極其野蠻的方式來征服部族人民。他們把戰俘從万丈懸崖上推下去。好幾百人因逃跑被槍殺。許多逃命的部族人民在驚慌失措中被砲擊。毫不足怪，三個英國軍官由於“英勇作戰”榮膺英國女王所頒賜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另一個英國“英雄”獲得奇功勳章。

都蘭上校的軍隊佔領了罕薩和那加以後，又佔領了米斯加。這個地點是英國勢力在北部所達到的終點。從此以後，這個最遠的前哨便被英國政府認為是印度帝國許多門戶之一。

英國政府佔有了這些戰略邊地，有了英國軍隊把守着興都庫什山的各山口，它便打破了沙皇侵入克什米爾北部邊緣的計劃。都蘭對於這次勝利洋洋得意地寫道：

“克什米爾政府的統治權已經在它的邊境上鞏固地建立起來了。在興都庫什山南麓下的地區，英國政府的勢力已經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力。”^①

一位沙俄政治家聽到罕薩被英國佔領，說道：“他們在我們面前關上了大門”。這句話可算是对英國政府勝利最恰

^① 都蘭：“一個邊界的形成”，二九一頁。

當的斷語。

從此，英國政府便集中注意於西北部的齊特拉爾。有利於英國統治者的條件是這個地方的戰略位置很早就被他們重視了。

印度政府曾派遣比德爾弗少校到那裏去。一八八五年威廉·洛卡特爵士率領一個代表團到齊特拉爾去，“和酋長（Mehtar）建立了比較肯定而全面的關係，並且對於那裏的防務作了調查報告”。後來，英國的副外交大臣（喬治·寇松）曾從帕米爾進入齊特拉爾。一八九五年英國政府以齊特拉爾酋長霸佔齊特拉爾河谷派兵廢酋為藉口，派遣羅伯特·勞將軍率領軍隊進入齊特拉爾。這次進兵後來被稱為“遠征齊特拉爾之役”，結果使得齊特拉爾在名義上雖然仍屬克什米爾土王“統治”，實際上完全歸屬英國。後來英國軍隊就駐紮在那裏，因為照印度政府的意見，“如果沒有英國軍隊駐在那裏，英國勢力就無法再在那裏維持”。

第三章

十月革命與英國對克什米爾的政策

英國對克什米爾的統治完成於十九世紀快結束的時候。看起來這似乎是準備向中亞細亞推進的時期。可是，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造成了英國和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的聯盟。戰爭期中，發生了劃時代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給俄羅斯人民帶來了進步與發展的新的景象，同時也鼓舞了殖民地國家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鬥爭中新的

力量。

蘇維埃政府推翻沙俄的掠奪政策，特別是它的“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和“致俄國和東方一切勞動者回教徒書”^①曾鼓舞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文件裏說：

“東方的回教徒、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教徒們，幾百年來你們的生命財產、你們的自由和習慣曾被吸血的歐洲野獸所出賣、所抵換。你們的土地要被那些發動了戰爭的強盜們所瓜分。我們向你們宣佈：過去由被推翻了的沙皇所簽訂的，經被推翻了的克倫斯基所認可的關於奪取君士坦丁堡的秘密條約現在是被廢除被取消了。軍事行動一旦停止，俄國軍隊即將從波斯撤退，波斯人自由決定他們政治命運的權利會得到保證。我們宣佈關於瓜分土耳其和劫奪亞美尼亞的條約現在是被廢除被取消了。”

英國政府採取一切步驟來防止殖民地民族解放勢如燎原的思想蔓延到印度。因為克什米爾的地理位置接近中亞細亞的蘇維埃共和國，英國對於克什米爾就特別焦慮。駐克什米爾的英國統監的一等幫辦格蘭錫曾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查謨—克什米爾政府總理的信中說道：

“我想告訴你印度政府業已決定採取防禦辦法制止布爾什維克的宣傳。雖然布爾什維克在印度的活動事實證明無足輕重，但印度政府認為如果不採取有系統的取締辦法，將有嚴重情況發生。無人不知，印度以

^① “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是列寧和斯大林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所簽署，同年十一月五日在人民委員會通過，發表於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真理報”。“致俄國和東方一切勞動者回教徒書”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列寧和斯大林所簽署，發表於同年十二月五日“真理報”。——譯者。

外，敵視英帝國的各种間諜一致要在亞洲製造嚴重的騷擾；必須謹防這些間諜竭力增強布爾什維主義的活動。布爾什維克已經在謀求對中亞細亞的統治並且侵入印度。”

* * *

“請警察機關嚴密監視有無布爾什維克宣傳品在此流傳。衆所周知，此類宣傳品在波斯已有發現，可能從中亞細亞由陸地秘密運入克什米爾。據統監意見，凡發現布爾什維克宣傳品在流傳則應由土王加以禁止。”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英國統監把君士坦丁堡回教法典說明最高長官所作的詆毀俄國革命的決定^①四十份烏爾都文翻譯送給總理，要他廣為散發。七月二十二日統監散發大量坎德勒所編的毀謗年輕蘇維埃共和國的書目小冊。

同時，英國政府派遣了許多軍官團到中亞細亞去幫助回教都督、回教州長和可汗進行復辟^②。克什米爾在當時是這種秘密軍官團許多前進基地之一。有一個這樣的軍官團一九一八年通過克什米爾到達布哈拉^③。它的目的是要在

① 土耳其原有兩種最高長官：世俗方面的是總理大臣；回教法典方面的是法典說明最高長官（Shaikh-ur-Islam）。回教法典說明最高長官是土耳其宗教界的主體，他才有權就回教法典作種種決定（Fatwa）。全國法官必須依照他的決定去審理案件。但從一九二四年起他的機關已被取消。——譯者。

② 一九一八年英國派遣了三個軍官團到中亞細亞去進行反蘇活動。所謂的軍官團實際上就是武裝部隊。（一）從巴格達向裏海前進的有頓斯特維爾將軍所率領的一幫；（二）通過俾路支和東波斯沙漠向中亞細亞前進的有馬爾勒遜所率領的一幫；（三）從克什米爾經過我國新疆在中亞細亞活動的有馬卡特尼所率領的一幫。——譯者。

土耳其斯坦進行反蘇陰謀。這個軍官團的首腦是拜勒陸軍中校，其他兩個團員是布拉克陸軍少校和埃瑟頓陸軍中校。埃瑟頓是英國駐新疆的總領事兼政治特派員。埃瑟頓在他所寫的“在中亞細亞的心臟中”一書裏透露出這個軍官團的主要目的。

“一九一八年初，不但在歐洲而且在亞洲發生了有害於聯盟國利益的重大變化。在亞洲我們帝國在東方的安全受到了威脅。……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創造了一套新的思想。這些狂熱的人們不相信調解國際爭端唯一能行的機構，却相信解放各種族部落、全盤改變人性的全世界的改造。民族自決是他們的口號。按照這種理論的邏輯推論，這種主張一定會引起無政府狀態、仇視、忌妒、混亂。……簡而言之，這就是我們在亞洲面臨的危險。因此，我們必須經常掌握裏海到新疆之間地帶的情況。”

③ 據布拉克陸軍少校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上報告，英國軍官團從克什米爾通過新疆的反蘇軍事活動的經過情況如下：馬卡特尼預先在我國新疆喀什噶爾等候由克什米爾進入新疆的人員，率領他們進行反蘇活動。英國軍官團連馬卡特尼在內共有四人，士兵十六人，多數是“嚮導隊”的士兵。這幫人在一九一八年四月間從拉瓦爾品第出發乘汽車兩天到達斯利那加。從斯利那加十六天到吉爾吉特。通過罕薩，越明鐵蓋山口。在蒲犁與俄國白軍相會。再由英吉沙爾到喀什噶爾。六月間三個英國軍官從喀什噶爾到喀什（現在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這幫人在蘇維埃國家境內進行顛覆活動共三個月。由於蘇維埃國家鎮壓反革命的多方面的勝利，他們在蘇維埃國土上不能立足，九月間退到中國境內。退却時不敢通過喀什噶爾，繞道到達蒲犁。他們在蒲犁聽說有一幫德國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的武裝部隊，越過大帕米爾向葉爾羌進發。他們曾在山境連夜追尋，追到葉爾羌繳了這幫人的武器，但沒有發現有德國人。他們後來從新疆入克什米爾，急忙趕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爾去參加那一方面的反蘇工作去了。——譯者。

英國政府還指示這個軍官團去對抗蘇維埃政權的反帝國主義的宣傳，以“保證英帝國的安全和幸福”。因此，這個軍官團受到指示，“發動和進行有系統的宣傳工作，後來這個有力的武器成爲這次戰爭（指中亞細亞和高加索的干涉戰爭）中的重要因素”。這個軍官團的反蘇陰謀也可以在俄國白衛軍扎特塞將軍的材料裏找到證據。扎特塞在他的回憶錄裏說，這個軍官團企圖“準備並組織武裝暴動反對在土耳其斯坦的蘇維埃政權，並且安排從距離最近的英國基地，如麥什特、喀什噶爾（即疏附——譯者）、阿富汗，向叛軍接濟軍火和金錢。”

中亞細亞蘇維埃人民在工業、農業、水利、教育、公共衛生等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印度被壓迫人民的熱情，同時也引起了英國統治者的惶恐。因爲克什米爾接近蘇聯領土，並且英國意識到這方面的危險，所以它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嚴密封閉克什米爾北部，防止社會主義的“蔓延”。在吉爾吉特的英國帝國服務軍曾經加強起來，土王在這個地區的行政機構也曾加強起來。

英國充分意識到這個地區在加緊進行它反蘇陰謀上的重大戰略價值，便開始利用吉爾吉特及其附近地區作爲反對蘇維埃政府的諜報和陰謀的基地。這個地區很快地就發展成這類活動的中心。爲着要有效地與新疆境內許多相似的中心地點互通聲氣，便在吉爾吉特設立了一個無線電台。駐吉爾吉特的英國政治代理曾在給克什米爾的統監的信裏說：

“看起來似乎俄國沿着我們邊疆地帶已經有了一系列的無線電台。在喀什噶爾有中國無線電台，英國總領事館設在那裏，可是與克什米爾並不通報，也不收俄

國的無線電報。”

英國政府“按照边防計劃”，爲着克服陸路交通的困難，曾在吉爾吉特和奇拉斯修築了飛機場。飛機的航綫是經過阿博塔巴德和卡甘河谷的。

助長英國政府在克什米爾的反蘇陰謀一個最有力的因素是那裏還沒有發生民主的羣衆運動。可是使得英國統治者大爲驚恐的，是克什米爾人民反對專制統治（專制統治使他們陷於貧困而悲慘的痛苦生活）的激憤開始以羣衆革命的方式爆發起來。一九三一年自覺的有組織的人民運動開始在克什米爾展開。雖然在運動的初期，人民運動曾採取教派的形式^①，並且還有幾個親英分子从中活動企圖把人民的不滿扭轉爲對宗教上少數人的反對，可是人民運動逐漸地清除了所有反人民的勢力，走上了喚起克什米爾人民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道路。日益高漲的羣衆運動發生在像克什米爾這樣的戰略地區，使得英國人大爲震動。他們唯恐克什米爾人民新的政治覺醒會在吉爾吉特和距離蘇聯只有幾英里的地區起了響應。他們還害怕蘇聯政府在改變吉爾吉特附近地區人民落後悲慘的生活上的成就，會加速整個達爾迪斯坦地帶^②人民的政治覺悟。典型的例子是駐吉爾吉特的英國代理在給克什米爾統監的信裏說道，蘇聯政府在克什米爾邊境上，“建立醫院，成立巡迴藥房，特別注重醫藥宣傳”。

① 一九三二年十月“全查謨—克什米爾回教會議”黨成立。當時，“回教會議”黨主要地是反對土王政府偏袒印度教徒的政策，所以是個狹隘的教派主義的組織。到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回教會議”黨正式決定改名爲“國民會議”黨，才脫離了早期的教派形式。——譯者。

② 指吉爾吉特以南，克什米爾河谷以北，德奧賽高原以西，印度河流域地區。——譯者。

英國政府急忙採取步驟封鎖吉爾吉特地區，使它与周圍的進步勢力隔絕。同時還採取步驟把吉爾吉特从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分割出來，把它放在英國直接統治之下。一九三四年九月印度政府外務總長麥特卡爾弗爵士視察克什米爾。後來他就乘飛機到吉爾吉特。印度政府外務總長視察吉爾吉特這是第一次。一九三五年英國政府从克什米爾土王手裏租借吉爾吉特，以六十年為期。

吉爾吉特之所以要脫離查謨—克什米爾土邦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英國政府決心要對新疆保持有效的控制。在新疆一九三四年事變以後^①，英國駐新疆的政治代理會被驅逐出境。吉爾吉特既然由英國直接統治，對新疆的陰謀就可以很方便地進行，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重行加以牢固的控制。因此，在三十年代吉爾吉特就變成英國在中亞細亞最重要的戰略基地之一。

第四章

克什米爾成爲反對蘇聯的軍事基地

“沒有把布爾什維主義在搖籃裏就扼殺掉，使我們今日感到很痛苦。”

邱吉爾一九四九年在波士頓演說

克什米爾在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戰略計劃中的重要性，從來沒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那樣的重大。被

^①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盛世才取得了新疆省的政權。次年他宣佈六大政策，提出反帝的口號。——譯者。

战火所毀壞的城市中的餘燼尙未熄滅，美英就開始準備另一次破壞性更大的戰爭。美國曾經發動有系統的活動，在世界和平堡壘的苏联周圍攫取並建立基地。一九五二年五月間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報告曾經十分露骨地說出这种活動的目的：

“爲要在我們的防務上最有效地使用原子彈，我們必須在遠離我們海岸的戰略地點佔有基地。”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公開地在底特律說過：

“這就是說，我們有了到处都可以利用的地點，擁有以这种破壞力量的武器去襲擊俄國內地的交通綫的能力，它的高度集權的亞洲式的國家就会解体。”^①

美國在这种活動中就不得不窺伺克什米爾。“紐約時報”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曾經寫道：

“問題是在於克什米爾北部邊地是不是直接和苏联接壤。根據有資格的美國當局對這問題的答覆，在外表上和地理上是不直接接壤的。可是，在政治上却是接壤的。關於邊疆只有從政治出發，邊界的位置却無足輕重。”

傑恩·克里格爾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的“紐約時報”上寫道：

“在面積上，它（克什米爾）是次大陸上第二個最大的土邦；在戰略位置上它是最重要的一個。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國的新疆和西藏都與它接壤；在北部它與苏联只隔着九英里的阿富汗領土的狹長地帶。”

哈洛德·米爾克斯從新德里寫給“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

^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

五一年八月五日)的通訊上說道：

“克什米爾在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与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共產主義的中國交界——与俄國亞洲部分只隔着一個狹長地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幅世界地圖，附着“西方的包圍計劃和缺口”的標題。克什米爾被標上“缺口”字樣。

許多印度報紙也都指出美國打算攫取克什米爾作為軍事戰略基地。“國民先驅報”的評論員寫道(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

“克什米爾具有戰略意義地隣近蘇俄南部邊疆。它是一個樞紐，一面控制着俄國的出口，另一面控制着印度洋地區裏英美的‘安全地帶’。特別是它作為一個空軍前進基地去襲擊俄國的工業心臟和保衛波斯灣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它的重要性可能是很大的。克什米爾如果和西巴基斯坦併在一起，克什米爾就會在美英所規劃的反俄封鎖綫裏成爲一節不可缺少的鏈環。”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加爾各答)“印度斯坦旗報”的社論裏說道：

“克什米爾在世界衝突的熱戰計劃中的重要性是無人不知的。英美集團急於要佔有克什米爾境內的若干基地，使這些基地成爲他們進入赤色國家後門的終點站，也是衆所週知的。”^①

“印度新聞紀事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的社論裏也

^①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印度斯坦旗報”寫道：“就目前國際發展而論，特別是中東防禦組織方面，克什米爾作爲未來第三次大戰的一個前進基地的戰略重要性是不能忽視的。”

說，英美把克什米爾當作“世界大戰中潛在的戰略基地”。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著名政治評論員阿索普弟兄，據說和美國國務院有密切的來往，曾經透露出美國戰略對印度次大陸西北部（主要是克什米爾）的真正性質的看法：

“由於戰時和戰後蘇聯工業的遷移，比較重要的工業系統現在是在烏拉爾山區和烏拉爾山以東。爲着要達到和襲擊這些遙遠的重要中心地區，就必須在北非、中東、甚至於在印度北部佈置基地。”^①

在十九世紀俄英對立的時期，當時空軍戰術還沒有發展，英國政府在克什米爾所面臨的主要戰略任務是要把吉爾吉特變爲防止帝俄軍隊進入克什米爾北部邊境的邊疆前哨。與都庫什山和喀喇崑崙山的天險，有積雪的山口，每年只有短期可以通行，以致吉爾吉特不能被充分地利用來作爲在中亞細亞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攻勢基地。可是，在現在空軍戰術發達的時期，天險並不是不能通過的。把吉爾吉特作爲攻勢基地列入整個世界戰略計劃以內，現在便成爲帝國主義者的一件實際工作。而且，他們開始不滿足於吉爾吉特僅僅是一個監視帕米爾情況的前哨。因此，他們竭力向這一方向活動。頓達斯空軍上校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的“奧克蘭明星報”上寫道：

“最靠近蘇聯的英聯邦基地——吉爾吉特，驕然一變而爲世界戰略地圖上一個被重視的地方。”

拉爾夫·伊扎德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納塔爾每日新聞”上寫道：

“除開被分裂的德國以外，西方國家只有英聯邦和

^①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印度斯坦旗報”所引用。

苏联接壤。

“如果要問边界在哪裏，那就是吉爾吉特代理專區，它在世界屋脊的南麓，在三個帝國（俄、中、英）交界的地方。”

可是吉爾吉特的一些河谷和附近的山區都非常狹窄，不能建築大型的空軍基地。有一位英國空軍的軍官認為飛機在這種狹小的山峽裏飛行，是極難操縱的。有時候飛機必須側身飛行，以免兩翼碰着積冰雪的山岳。據他的意見，除此以外，除非飛得很高，否則很難看出跑道，“因為河谷四周的高山非常陡峭，以致飛機不能在低飛時繞圈。”“紐約時報”的德里通訊員羅伯特·特倫布爾一九四九年訪問吉爾吉特，曾在他的報紙上寫道：

“吉爾吉特的飛機場是很粗糙的。它位於四周有雪峯高聳的小河谷裏。河身亂石林立，水淺流急。飛機跑道是介乎懸崖削壁與河流之間。因此，飛機降落非常艱難。”

“削壁與跑道之間，幾乎沒有多大的空地，以致飛機降落時必須先急轉四十五度的彎，然後立刻改為直飛，馬上放下機輪，讓它落在河邊跑道上的起點。”①

因此，吉爾吉特不能作為供大量重轟炸機利用的大規模空軍基地的場所。儘管這個山區對於反蘇的國家有很大的用途，可是單有這個山區並不能滿足他們在印度次大陸北部地區作戰的要求。倫敦“泰晤士報”的特派記者曾於一九四九年訪問吉爾吉特。他在他的報紙上寫道：

“從前這個地區因為隣近被稱為‘世界屋脊’的帕

①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紐約時報”。

米爾，印度、阿富汗、中國和俄國的國土在那裏接壤，所以是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現在，近代作戰方法大大削弱了吉爾吉特的重要性，使它不能成爲印度次大陸的北部門戶；因爲空運軍隊能夠飛過帕米爾、興都庫什山和喀喇崑崙山山岳重疊的山區，能够在白沙瓦或斯利那加降落，甚至再往南些在旁遮普平原降落。”^①

依照帝國主義語彙的用語習慣，“侵略”被稱爲“防禦”，而被侵略者的防禦則被稱爲“擴張主義”。這位“泰晤士報”記者企圖使大家相信，襲擊的危險是來自“重疊山岳”的北邊，也就是說來自社會主義的蘇聯。可是，誰都會看出，朝鮮的情況就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例，侵略行爲的大本營在今天是以華盛頓爲中心的。

美英帝國主義者企圖用一系列的軍事基地去包圍蘇聯，因此，他們就覬覦查謨—克什米爾境內對他們既有用又近便的土地。克什米爾河谷的地理位置就最適合他們的目的。克什米爾的一些肥沃、平坦而又廣闊的河谷正適合他們建築大型的飛機場。在那樣的飛機場上，無論重轟炸機、噴氣式飛機、以及其他重型飛機都能運用。更重要的是克什米爾河谷就形成吉爾吉特的天然的後方。從白沙瓦穿過奇拉斯土邦、取道巴布沙山口（海拔一三、七〇〇英尺）到吉爾吉特，這條三百五十英里的駝幫通路，每年倒有九個月冰雪封山不能通行。可是，斯利那加—吉爾吉特公路，不能通行的時間卻沒有這樣長^②。因此，西方國家認爲即使要保持吉爾吉特的邊境山區成爲一個有效的反蘇基地，克什米爾河谷

^①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倫敦“泰晤士報”。

也是具有重大的重要性的。因此，美國參謀長联席會議於一九五〇年年底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一個備忘錄，建議在克什米爾河谷建築許多飛機場。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階段以來，美國政府就派遣了它的一些高級軍事專家到克什米爾來詳細調查地形、搜集其他具有軍事價值的情報。東南亞統帥部選擇美軍休養場所時，寧肯捨棄其他交通更方便的風景勝地，却選定在克什米爾，於是許多美國專家來到克什米爾。成千的美國軍事人員到克什米爾來。美國紅十字會在斯利那加設立一個辦事處，設在“海拉茲號”的船上旅舍裏^②。

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國國民地理學會派遣他們的攝影家窩克馬爾·文特澤爾到克什米爾。“國民地理雜誌”發表過他關於克什米爾河谷的文章，並且簡述他在克什米爾以及接近蘇聯的邊地進行勘察的情形。國民地理學會和華盛頓的國防部保持有密切的聯繫。在戰爭時期這個學會的主要貢獻是繪製了世界各地的地圖。美國陸軍總工程師尤琴·雷鮑德中將曾經表示過，在地圖方面，國防部對國民地理學會的依賴，使得這個學會成為美國軍事地圖測繪機關

② 巴基斯坦在英美的壓力下，曾試圖從阿博塔巴德（在西北邊省）通過查拉斯到吉爾吉特，築一條吉普車汽車路，可是巴布沙山口一年只有兩個月可以通行，而貝齊爾山口（在斯利那加到吉爾吉特的公路上）却有六個多月可以通行。

③ 船上旅舍是克什米爾斯利那加湖上和河上的一種華貴的木船。普通長約二十公尺至二十九公尺、寬約四公尺。船上有會客室、餐室、兩三間臥室、一個盥房、幾間廁所，新式傢具和衛生設備，一應俱全。船用杉木製成，多半不加油漆，木紋顯露。每條船由一個小艇的上等換艙。這樣的船大小共約二千艘。每艘有船名，這種船上旅舍創始於十九世紀末。原因是由於當時西方遊客逐漸增多，而土王不許外人在陸地上建造房屋。——譯者。

的一個部分。美國作戰部從這個學會徵用過一百万份地圖。海軍部也曾從這個學會取得幾千份地圖。在整個戰爭時期，國民地理學會的輿地圖書館和檔案曾供給陸軍地圖局、海軍水文局、以及為空軍繪製航空地圖的美國海岸地形測量局公開使用^①。因此，正當美國着手進行反蘇戰爭的準備的時候，這個學會決定在一九四六年派遣攝影家到克什米爾來，事前就不會沒有與國防部商量過。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英國政府為着要執行大西洋彼岸的主子的命令，也曾被共同的反蘇戰爭目的所驅使，派遣了幾個戰略專家和軍事諜報官員來到克什米爾。倫敦路透社的報道說：

“倫敦決定派遣一批科學家和測量家去勘測克什米爾與新疆的邊境和喀喇崑崙山的沿邊全長約有八九百英里向來沒有測繪過的地區。

“主持這件工作的人是最近從皇家通信兵團退伍出來的門德茲上尉。今天他對路透社說這項計劃曾經得到印度測量局的認可。”^②

一九四六年九月英國軍隊曾在克什米爾河谷內加爾馬格附近的基倫馬格舉行傘兵演習。“孟買紀事報”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報道：“克什米爾正在配備強大的空軍，其中將有轟炸機，……有兩架飛機已經到達。”英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據說也曾要來訪問克什米爾，籌劃和討論“印度北部英國防務的前途”。蒙巴頓當時是東南亞統帥部最高統帥，差不多也在這個時間來到克什米爾。東南亞

^① 這是根據一九五二年孟買出版的納塔拉詹所著“美國陰影籠罩印度”。

^②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國民先驅報”。

空軍總司令，理查德·皮爾斯空軍元帥訪問克什米爾的時間則比較早一些。

英國統治者爲着要辯護他們在克什米爾的軍事活動，曾散佈謠言，說蘇聯軍隊正在開往克什米爾邊境。政治部的一個據說是中亞細亞問題專家，曾對拉合爾烏爾都文日報“威化報”(Pratap)說，俄國軍隊正在克什米爾邊境集中，還說印度政府“正在嚴密注意在斯利那加的中亞細亞人”。其所以要捏造並散佈這類謠言的真正用意，從下面印度報紙的報道也可看出：

“據說，皇家空軍正在進行演習，想要斷定傘兵是否能在克什米爾降落。又說，陸軍諜報部已在克什米爾邊境設立辦事處。”^①

英國政府在克什米爾河谷建立空軍基地以前，它不得不对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先有一番佈置。

第 五 章

對克什米爾人民運動的進攻

英帝國主義如果要順利執行它發展克什米爾爲帝國主義的戰爭基地的計劃，它就非直接控制克什米爾的政權不可。爲要直接控制克什米爾政權，它就必須保留封建專制的統治。這樣的企圖就不得不遭受有十五年歷史的人民運動的堅決反對。克什米爾人民運動已經日益壯大，在國民會議

①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加爾各答“民族主義者”。

黨中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國民會議黨的豐富傳統以及由它所領導的運動，曾經教導了克什米爾人民以尊敬的態度對待蘇聯。這種態度具體表現於一九四五年的索波爾會議。國民會議黨在這次會議上，曾經為着蘇聯軍隊戰勝法西斯對人類的威脅，向蘇軍熱烈致敬。這次會議還為着蘇聯在一九四五年舊金山會議上提出要有印度真正的代表參加聯合國的討論的主張，向蘇聯致敬。

克什米爾的人民運動成為阻撓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可怕的勢力。而且由於克什米爾人民運動已經和印度其他地區的迅速醒覺的羣眾日益團結一致，就成為更難克服的阻力。

英國政治部的老幫兇克什米爾總理卡克和土邦裏兩個英國重要官員，斯科特准將（克什米爾土邦軍司令）以及督察長鮑威爾將軍（土邦的警察頭子），共同合作擬定了鎮壓克什米爾民主運動的計劃。卡克在一九四六年透露過，“我們已經準備了十一個月，現在我們就要動手了，絕不猶豫遲疑。我們要堅決行事，毫不姑息。”尼赫魯對這樣的表示，曾經說道：

“這不是一件小事，準備了十一個月向人民組織進攻，然後不顧後果，在整個土邦實行軍事統治。卡克說要堅決行事，這種話就不是一個政治家或是对人類命運負責的人能夠這樣任意胡說的。他本人說的話就譴責了他自己和他的政策。這批頑固分子在許多國家都已經失勢。今天克什米爾很不幸，還有這樣的頑固分子在當權。”^①

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論壇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時被調遣到中东去的克什米爾土邦軍，由空運回到克什米爾。在各級英國官員的領導之下，軍警們練習鎮壓羣衆示威和對人羣開槍射擊的“技巧”。幾乎在克什米爾所有的城市裏佈滿着密探網。

一九四六年五月國民會議黨宣佈它的主要政治目的是在全盤廢除專制制度並号召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專制統治和封建主義。這時摧毀克什米爾自由運動的計劃就暴露無遺了。國民會議黨在它向英國內閣代表團提出備忘錄的時候，國民會議黨的政治綱領便從單純成立責任政府改變為完全廢除專制統治。備忘錄說道：

“克什米爾人民今天的民族要求並不僅僅是建立責任政府制度，而是從多格拉家族的專制統治下取得絕對自由的權利。約在一百年前，克什米爾人民變成了東印度公司貪婪代理人所做一項生意買賣中的犧牲品。

“我們不承認這件售賣契約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克什米爾人民從來就不是這項買賣的當事人，自從一八四六年以來這個契約就成為奴役的文件。”

這件備忘錄的發表給人民運動以一次新的推動，當時人民運動的口號是“滾出克什米爾！”

“滾出克什米爾運動”對於整個印度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個運動向印度人民顯示民族解放真正的道路是通過羣衆鬥爭。這個運動揭露了英國內閣代表團所謂的“解放使命”的真正性質，並且很中肯地指出除非推翻封建王公的統治，否則印度是不能獲得完全的民族獨立的。倫敦“工人日報”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寫道：

“有人會問，印度大部分的面積如果仍然在哈里·

辛格之流的統治者的獨裁之下，作威作福，民生塗炭，印度會不會有民主轉變的可能。……

“克什米爾的情況就顯示出儘管有印度將開闢民主的新紀元、英國將自動放棄統治這類動聽的諾言，可是英國的那些貴族助手會依然如故絕不改善地統治下去。”

英帝國主義者十分殘暴地向人民運動進攻。國民會議黨、工會、學生及青年團體的所有領袖、負責人和積極分子，都馬上被逮捕起來，關在土王的監獄裏。克什米爾被移交給軍隊統治。軍隊企圖用最殘暴的手段恐嚇人民。人民自發的反对大批逮捕領袖和負責人的示威運動都受到暴力的鎮壓和射擊。許多人被殺害。凡是被認為有同情“滾出克什米爾”口號的嫌疑的人都受到了毒刑。市區受到集體罰款的處分，企圖嚇倒反抗的人民，擊破人民的反抗精神。用尼赫魯的話來說：

“整個的河谷被移交給軍事統治。克什米爾籍的警察都被撤除。當時開始實行恐怖政治。實際上克什米爾已與外界隔絕，普遍實行了戒嚴法。對羣衆不時發生衝突和開槍事件。據我所知，死亡人數遠大於官方數字。……斯利那加幾乎變成一座死城。在斯利那加城內人民運動是很困難的，大部分的人民實際上都被軟禁在各家的屋子裏。”^①

在對克什米爾人民進行野蠻進攻的背後，主要的指揮者是英國政治部。當時尼赫魯正與英國政府的代表進行談判，連他都不得不承認這件事實：

^① “今日克什米爾”，一九四六年蓋質版，二八頁。

“我深信這樣的事情如果沒有政治部及其代理人的支持和指使是不能發生的。我們知道得很清楚，英國統監在這樣的事情中是居於主要的地位的。”^①

英國政府決心要摧毀克什米爾的人民運動，因此使它的軍隊整裝待發，準備在需要時開進克什米爾。由總理卡克手下人所操縱和津貼、擁護土王的“克什米爾時報”曾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如果在兩天內還不能平定騷亂，局勢惡化，那末，英國的幾營軍隊就會爲着印度的國防要求從拉瓦爾品第或是從錫阿爾科特開進克什米爾。”

英國統治者之所以不得不支持卡克對民主運動採取強暴手段的主要動機，曾被英國工人階級的領袖帕姆·杜德揭穿。他正當“滾出克什米爾運動”的時期到過克什米爾。他說過：

“毫無疑問，他（英國駐克什米爾統監）害怕調查真相，對於凡是可能暴露英國參預克什米爾問題的詢問一律拒不答覆。

“英國政策之所以特別關心克什米爾，非但要扶持王公，而且與它反動的反蘇目的有關。”^②

這句話曾被國民會議黨的一位領袖所証實。他曾被迫在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外邊過着逃亡的生活^③。

“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的一位重要的‘地下’領袖，

① “今日克什米爾”，二二頁。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甘露市場報”。

③ 在“滾出克什米爾運動”時期，國民會議黨的高級領導只有兩個人被逐在外：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他是克什米爾的現任總理；還有吳拉姆·穆罕默德·羅迪克，他是查謨—克什米爾制憲議會的主席。

曾对‘甘露市場報’的代表，暗示过英國政治部對於克什米爾最近事變的暗中指使。他現在隱居在拉合爾。

“他說，‘我想政治部是要叫我們的土王自取滅亡。英國政府正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認定苏联是它的头号敌人，企圖在毫無阻礙地直接控制克什米爾以後，在克什米爾与苏联交界的地方設立最堅強的要塞。’”^①

加爾各答的“民族主義者”日報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寫道：

“克什米爾的消息好像野火燃原。它遍傳國外，外國的重要人士也在紛紛議論。星期日倫敦印度自治會(Swaraj House)召開了一次會議，對於土王的專制統治表示強烈的反對。芬納爾·布羅克韋是會議上的主要發言人。他的看法非常正直精闢。……克什米爾問題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英國政府不應該把事情弄糟。進步勢力是不能永久被嚇倒的。……克什米爾有它戰略的重要性。它鄰近苏联。英國打算保持它作為反對苏联勢力的一個堡壘，打算進行反苏謠言攻勢。”

尼赫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趕到克什米爾，特地想去進行談判和調解，竟然被捕。這樣重大事情是發生於英國統治者已經表示放棄他們早期對國大黨領袖的敵對態度，並且正在進行談判把政權移交給他們的時候。正當尼赫魯被歡呼為自由印度未來的總理的時候，他居然在克什米爾遭到這樣難堪的待遇，他本人是非常之驚訝的。他在孟買印度商會歡迎他的招待會上說道：

①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阿拉哈巴“甘露市場報”。

“昨天我在德里還和英國內閣代表團進行談判。今天克什米爾土邦當局就用刺刀和槍口對着我。一面有克什米爾事件，同時又有德里談判的插曲，真令人大惑不解。我倒不去埋怨這個事件任何當場人物，可是有一件事是十分肯定的，就是如果沒有政治部的勢力在背後，這樣的事件絕不會發生。”^①

尼赫魯還對聽眾說，“英國政府還在那些暗中活動”。

這個事件顯示出：英帝國主義者決心要保持克什米爾作為一個特殊的、被直接統治的重鎮，並且要把它變成一個軍事戰略基地，甚至不願意讓表示妥協的國大黨領導和克什米爾的土王成立諒解。

土王一面在邦內發動全面的鎮壓，在邦外則發動大規模的宣傳運動，說“滾出克什米爾運動”是蘇聯煽動的，是一種要推翻土王的共產主義革命。

“在‘滾出克什米爾’的宣傳背後，或許可以看出俄國人的暗中干涉。即便是國大黨的領袖也懷疑這一點。

“英國政府對於‘滾出克什米爾運動’也很懷疑，並且已經派出幾個秘密調查團在進行調查。”^②

非常之奇怪的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這兩種教派主義勢力都起來同聲附和。由卡克所授意，正在這時候來到克什米爾的印度教代表團，其中有一個代表說道：

“這種口號有陰險的用意，好像是共產黨人和某種勢力的代理人勾結在一起所造成的結果，其目的是在於成立獨立的克什米爾回教國，包括克什米爾河谷、巴勒提斯坦和拉達克，親近蘇聯，而成爲印度聯邦統一的

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邊界紀事報”。

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克什米爾時報”。

一種威脅。”

克什米爾回教會議是全印回教聯盟的分支。回教聯盟稱土王為“神明在地上的影子”。回教會議也以同樣的論調造謠：

“國民會議黨的領袖們不過是在戲弄尼赫魯，因為一面阿卜杜拉以尼赫魯為靠山，另一面國民會議黨的地下工作者却按照印度共產黨的指示進行工作。”^①

可是反駁這類謠言的人不是別人而是尼赫魯總理。當他在孟買時，曾有新聞記者問他，是否相信“滾出克什米爾運動”是由“俄國所指使的”，他答道：

“這不是一個信不信的問題。這是胡說。……說是現在或是不久的將來克什米爾會赤化，對於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這是十分荒謬的。……”^②

上面說過的那位逃亡在外的國民會議黨領袖曾經和記者有過這樣的談話：

“當記者問這位地下領袖對於傳聞蘇聯有要把克什米爾變為印度的阿塞拜疆的陰謀一事有何意見時，他說道：‘這是徹頭徹尾的胡說。說是有阿訇從蘇聯亞洲部分來到克什米爾，這是在說夢話。把克什米爾人民運動說成蘇聯的陰謀，這是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只有帝國主義者才把今天世界上任何進步活動看成赤化。’”^③

① 一九四六年回教會議決議案。

②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印度斯坦時報”。

③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甘肅市場報”。

第六章

分治和分治以後

正当克什米爾人民在反对封建專制的鬥爭当中，英國分割了印度，國大黨政府和回教聯盟政府成立了兩個新的自治領。英國在採取這樣步驟的時候，就竭力設法在印度半島上保留越多越好的被直接控制的據點。它想利用這些據點對這兩個自治領施加直接的壓力。英國打算指使幾個大土邦宣佈“獨立”來實現它的目的。因此，在分治以後，克什米爾和幾個其他土邦就具有了新的重要性。

此外，英帝國主義還處心積慮使得這兩個自治領螞蟻相爭，使他們兩敗俱傷，因此便於使帝國主義以“調停”的名義來干涉兩個自治領的內政。克什米爾位於這兩個自治領中間，就成為挑撥印巴仇恨很理想的地方。

因此，克什米爾對帝國主義就具有了新的重要性。這就是說，除開它作為反蘇的軍事基地這一重要性以外，它也是一個反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基地。如果要達到這兩個目的，帝國主義就必須尽可能地保持對克什米爾的直接統治，也就是說，要使封建專制——帝國主義馴服的工具——在那裏長期存在。

英國既然分割了印度半島，它就面對着一個即待解決的問題：究竟是要克什米爾土王加入印度，還是加入巴基斯坦，還是宣佈獨立同時與兩個自治領建立條約關係。英國政治部會促使許多土邦加入印度，但對一些較大的和有戰略

位置的土邦，如海德拉巴和克什米爾，就勸它們獨立。

因此，克什米爾土王關於該邦加入何方的政策始終不宣佈。據一九五二年六月“現代評論”上的一篇文章裏說：

“據現在透露出來的消息，克什米爾這位倒臺的土王，受着那位勳爵本人的影響，爲着土邦加入何國的問題，猶豫不決，大傷腦筋。蒙巴頓勳爵從最早起就認定克什米爾不和其他土邦一樣。”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加爾各答“印度斯坦旗報”報道說，克什米爾副總理巴特拉在新德里某次會談中說，克什米爾對印度對巴基斯坦都將保持“嚴格的中立”。

當一九四七年六月蒙巴頓訪問克什米爾的時候，贊成獨立的分子，其中有克什米爾回教會議和查謨保皇協會(Jammu Rajya Sabha)的領袖，都團聚在卡克總理的周圍，發電報派代表，公開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活動，要求英國政府宣佈查謨—克什米爾邦脫離印巴兩自治領而獨立。土王主張獨立，國大黨的領導也都知道。蒙巴頓的新聞隨員甘貝爾—約翰遜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八日寫道：

“尼赫魯和甘地都非常耽心，怕克什米爾土王宣佈獨立。”^①

一九四七年八月土王在給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的信裏要求成立保持現狀協定。兩個月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他給蒙巴頓的信裏透露，當他向兩國商談保持現狀協定的時候，他還念念不忘獨立。他說：

“閣下明悉，查謨—克什米爾土邦既未加入印度也未加入巴基斯坦。在地理上我邦與印巴兩自治領毗連。

^① 甘貝爾—約翰遜：“隨蒙巴頓出使記”，一九五一年倫敦版，一二〇頁。

它与兩自治領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有緊密的联系。此外，我邦还与苏联、中國接壤。兩自治領在对外關係上，都不应忽視这件事實。

“我想从長計議，究竟加入哪一個自治領，我要考慮我邦在与印巴友好親密關係中保持獨立狀態，是否於兩自治領和我邦都是最有利的。”

雖然巴基斯坦政府对土王的要求表示贊成，但印度政府却不願意成立任何協定。克什米爾統治者後來也覺察出他的獨立計劃非但要遭受到印度政府的反对，而且在克什米爾為早日順利实施計劃所必需的條件也未成熟。

始終成為統治者獨立計劃的反对勢力的人民運動，儘管有嚴酷而緊張的鎮壓，但是還沒有被擊碎。軍警的壓迫只有促使人民要從早推翻專制統治的決心愈趨深刻化。國民會議黨在全河谷各地有廣大羣衆的支持，已經成為最強大最受羣衆擁護的人民組織。在克什米爾，大家認為只有國民會議黨才能代替封建政權。土王在他關於克什米爾的全盤計劃中，就不得不考慮到這一巨大的有決定力量的政治因素。

而且，正当旁遮普附近省份爆發了印回衝突的時候，全邦各地發生了要求釋放國民會議黨領袖的運動。國民會議黨所發動的反对教派分子、反对製造暴亂的分子的羣衆動員，使得邦內大部分印度教徒有了新的醒覺。克什米爾潘迪特①、多格拉②、錫克③的有勢力派系向來是不參加民主運動的，也開始要求立即釋放國民會議黨領袖，停止對國民會議黨的壓迫和仇視政策。可是這些分子還沒有同意人民運動的取消專制統治的要求。儘管他們的要求是有限度的、狹隘的，可是却給反封建運動帶來了新的力量，免得它陷於孤

立而遭受破壞。

土王也看出他自己的勢力在分崩離析。多格拉家族地主階級有勢力的派系已經開始發出呼聲反對他的“獨立”政策。這些分子看到許多土邦加入了印度，而他們的封建特權和勢力並沒有被取消。而且多格拉軍隊，貴族主要的支持者，對於“獨立”政策也明確地表示了不滿意的態度。

甚至在皇宮裏面，也感觉得到封建統治階級主要派系思想改變的壓力。盛傳有一部分統治階級家族不同意“獨立”政策，不同意對國大黨繼續採取敵視態度。

因此，土王面對着他料想不到的、迥然不同的局面，而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現在他才漸漸明白，他不能單靠軍警來壓服克什米爾人民，也不能再抱着獨立的念頭。因此，他另想一種更有效的更輕易的辦法。

① 潘迪特是印度教徒婆羅門種姓在克什米爾的俗稱。印度教原是克什米爾人古代信奉的宗教，但到了十五世紀，克什米爾河谷絕大多數的人民改信回教。只有高貴的婆羅門種姓始終保持印度教的信仰。他們便是克什米爾的“潘迪特”。他們只佔克什米爾河谷人口的百分之三，但在克什米爾他們是教育程度最高的階層。除少數采邑主和大地主以外，大多數是中產階級。他們大部分是政府公務員、商人、小土地所有者。在阿富汗人和錫克人統治克什米爾時代，他們很快地學會了統治者的文字，成為他們得力的行政人員。到了多格拉統治時期，他們首先學會了英文。但統治者向來不給他們以負責的職務。——譯者。

② 多格拉是由薩多加地帶的居民。這個地帶就是現在的查謨。多格拉人都是印度教徒，其中有婆羅門種姓，有五種等級的拉吉普特，還有幾種被認為是低賤的種姓。英國所支持的土王古拉布·辛格就出自多格拉的拉吉普特。在土王當權時期，多格拉貴族就是克什米爾佔統治地位的一族。——譯者。

③ 錫克是十六世紀由於印度教內部的宗教改革運動而產生的宗教。因此，錫克也就是錫克教徒。錫克教否定種姓制度，不承認印度教的儀式、偶像和僧侶。錫克教徒約有六百五十萬人，五百万人以上是在旁遮普。——譯者。

同時，國大黨領袖正在竭力拉攏土王，並且和他談判。土王從其他印度土邦的經驗也知道國大黨領袖對待王公並不苛刻，也不准許任何羣衆鬥爭去反對他們。同時，他也看出這些領袖已經和許多王公成立親密關係，毫不危害到他們封建特權，也不危害到他們統治權的社會經濟基礎。土王發覺本身已陷於孤立，被困於與強大的民族運動作殊死戰的掙扎當中，他就打算把他的命運寄托在國大黨及其政府中對封建勢力表示好感的領導的身上。

正在這時候，一九四七年八月間，甘地到克什米爾去。他曾訪問土王，據說，曾對土王說，他（土王）已經與人民完全隔絕，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和擁護。據說，他曾勸告土王，如果要繼續當一王公，“就要爭取人民好感”。這就是要把土王拉上妥協合作的道路。恰好土王本人也已經逐漸傾向於這條道路。甘地往克什米爾的訪問以及他和土王的密談，就奠定了國大黨領導和克什米爾土王之間合作的穩固基礎。甘地訪問皇宮的三天以後，便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在給巴特爾的信中說道：

“我曾和土王及土王后在一起一小時。他已同意他應該依從人民；可是他還不得要領。他想去掉卡克。他只苦於不得其法。大致是想用傑拉爾來代替。關於這件事你還要活動一下。在我看來，克什米爾的局勢能夠有所改進。”

卡克總理是個反國大黨的头子，只要他在位一天，土王就不能改變政策。在甘地訪問土王的八天以後，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卡克總理被免職。

雖然高壓政策並沒有隨着卡克的去職而終止，可是却標誌着克什米爾政府以暴力摧毀民族運動的政策失敗。

同時，這也是對人民力量壯大的承認。

卡克去職以後，土王在政策上的改變就很清楚地看得出來。禁止流亡在印度的幾個國民會議黨領袖入境的命令已被撤銷。阿卜杜拉從巴德拉華監獄遷移到斯利那加監獄。土王曾派密使去看他並且進行長談。統治者開始派出人去試探國民會議黨的領袖們是否願意和他分享政權。他希望以“責任政府”的口號代替“滾出克什米爾”的口號，交換條件是他願意給國民會議黨領袖幾個部長的職位。兩個月以後，他的政策的改變就公開起來。在阿卜杜拉和國民會議黨其他幾位領袖被釋放以後，新任總理在斯利那加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

“我本人相信應該成立一個責任政府。我曾經對謝克先生（指阿卜杜拉——譯者）說過，總會有一天，他會負起總責。……可是他必須保證對王室加以保護和尊敬，類如英國人民對待他們的憲政元首一樣。我並不反對還政於民。我曾對謝克先生說過，要他提出此項建議。某些特權歸諸土王，有關民族復興的政權則移交與人民，方案業已規定。”^①

除開一兩個大土邦以外，這樣的變化如果是在印度其他地方，是會受到英國政府的歡迎的。可是這還不能完全適合英國在克什米爾特殊的戰略需要。土王越來越親近國大黨，又和國民會議黨接近，並且要成立一個和國民會議黨密切合作的政府，這就會逐漸與英國直接統治克什米爾的計劃相抵觸。這種趨勢與英帝國主義賦與克什米爾的特殊使命並不相符合。英國唯恐不久會引導克什米爾加入印度。由

^①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張務報”（KUFUMAT）——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的機關報。

於國民會議黨公開地親近國大黨而反對回教聯盟，英國就更加顧慮。英國反對克什米爾加入印度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它認為印度民主運動已強大得足以阻礙印度國土的任何部分被利用來作為反蘇軍事基地。第二，它不敢斷定，印度政府是否能完全可靠地控制在西方國家世界戰爭計劃中具有高度地位的高度戰略地區。在那時候，印度政府還沒有明確宣佈繼續參加英聯邦的意向。而且，儘管它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親英的，可是並沒有承擔承認英美引導世界陷入戰爭深淵所有這類的國際義務。

可是英國不肯讓克什米爾的局勢發展損害它的軍事戰略目標。因此，英國就對克什米爾訂出三個中心任務：（一）土王既不能動手，就撇開土王，用分裂和暴力的手段來破壞民族運動；（二）扶植忠實可靠的親英分子上台，由他們來執行英國計劃，並且為外國軍事統治克什米爾鋪平道路；（三）防止克什米爾加入印度。

正因為英國要實現上列的任務，所以克什米爾就遭受了武裝侵襲。英國指望通過正面的武裝侵襲，佔領民族運動的根據地——克什米爾河谷。

第 七 章

侵 襲 与 抵 抗

全面武裝進攻克什米爾的準備工作是从一九四七年九月間開始的。西北邊省省督喬治·肯寧漢、著名英國間諜汗·巴哈杜爾·庫利·汗等等人物開始徵調邊省部族土

著，特別是政治落後的部族土著，專找那中在整個印度獨立運動過程中，沒有參加巴丹人^①反帝國主義組織的部族土著。他們利用馬蘇德^②人、阿弗里迪^③人、辛華里^④人、瓦吉爾^⑤人作為武裝侵襲的主要力量。巴基斯坦政府當局在英國的影響和唆使之下以現代武器，包括輕機關槍、斯登槍、迫擊砲、手榴彈、重臼砲、戰車防禦步槍、地雷和大量的彈藥，去武裝這些進攻克什米爾的部族土著。徵募和訓練他們使用這些武器的軍官當中有巴基斯坦軍事學校校長英蓋爾上校。

當着邊省部族土著的徵募和訓練工作正在積極進行的時候，英國人曾指使部族頭人大肆宣傳說向克什米爾大舉進犯，最後目的是要把克什米爾人民從土王的統治下解救出來。

其所以挑選落後的親英的部族土著作為侵襲的突擊隊的主要力量，並不是偶然的。印度人民戰後反英高潮的經驗，教訓了侵襲行動的策劃者；所策劃的侵襲行為的真正目

① 巴丹人(Pathan)亦稱巴丹族也就是阿富汗族。人口有九百萬人，其中有五百萬人居住巴基斯坦的西北邊省。——譯者。

② 馬蘇德(Masood)是西北邊省的一個部族。它在瓦吉爾部族地區的中心。所居地是河谷，四週有大山。人口在二十萬以上。分兩大族，族下分許多小支。——譯者。

③ 阿弗里迪(Afridi)部族是巴丹部族中勢力最大的一個。他們以身材高大、體格強健著名。人口約四十五萬。居於科哈特和開伯爾山口一帶。分八大族，每族分許多小支。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八年英國對他們進行過九次較大的戰役。——譯者。

④ 辛華里(Shinwari)部族分四支，一支在白沙瓦附近，另三支歸阿富汗管轄。——譯者。

⑤ 瓦吉爾(Wazir)部族人口有六十萬人，它是西北邊省人口最多的部族。分兩大族。——譯者。

的和性質，要隱藏不露，英國當局要在暗中指使。否則，人民的反抗力量不但會在克什米爾，而且會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爆發起來。爲着怕引起國際糾紛，所以在侵襲的初期階段，並不使用巴基斯坦的正規陸軍。

爲着要保證入犯部族在克什米爾河谷輕而易舉的迅速勝利，首先以克什米爾河谷爲主要進攻目標。當時所採取的戰略是這樣：在實際的侵襲開始之前，先伸張到遙遠的地區，來麻痹它的防禦。軍事行動計劃是這樣：從巴基斯坦國境利用武裝襲擊，在幾個地點突破查謨邊境的防綫，迫使克什米爾土邦軍隊兵力分散，以便侵襲者直趨斯利那加而遇不到大規模的抵抗。

卡克總理被革職二十三天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查謨（坡）東南十七英里某地發生第一次邊境衝突。九月底邊境衝突在數量上、進度上、規模上不斷增高，發展成向查謨省與西旁遮普交界地帶多方面的侵襲。武裝小股在米爾坡、賓貝、蘇車特加和卡圖阿地區發動襲擊。因爲查謨省長距離的邊界上已有許多地點被突破，土邦當局不得不分散土邦軍。結果，土邦軍在全省各地許多地方被圍。侵襲行動的策劃者很準確地估計到：土邦軍遠離克什米爾河谷，很單薄地散開在查謨邊界沿綫作戰，以致克什米爾河谷防勢空虛。順着斯利那加—多麥爾公路侵襲克什米爾的部族主力縱隊就會一路無阻，直搗斯利那加，閃電般地佔領首都。因爲土邦當局完全與人民隔絕，與人民對立，甚至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也不認爲必須信任本邦的人民領導。

十月二十日武裝部族幾千人的大縱隊在馬札法拉巴附近進攻邊界，並且沿着多麥爾公路衝向斯利那加。他們佔領了馬札法拉巴、多麥爾、烏里、巴拉馬拉和帕坦，並且威脅着

斯利那加。這些被佔領的城市被焚燒被搶劫，許多人受到極其殘酷的殺害。

土王的搖搖欲墜、完全脫離民衆的政權，在這種侵襲之下就分崩離析。統治者帶着他的財寶驚慌失措地逃往查謨。封建貴族們喪魂落魄，官僚們都恐懼萬分。可是，克什米爾的人民熱愛他們的錦繡河山，熱愛自由，並沒有被侵襲所嚇倒。他們挺身而出，接替難換了的政權，成立了志願軍，擔當起斯利那加的防務和公安工作。全民抗戰運動把農民、工人、學生、青年、愛國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國民會議黨接管了政權，成立了人民委員會，組織了人民的武裝隊去保衛斯利那加的要地。人民法庭把土王、卡克、回教聯盟的爪牙從隱藏的地方搜索出來，加以嚴厲的懲罰。不久，就出現了民兵的組織，以斯利那加的進步青年為骨幹和領導。人民運動的強大力量曾經把全體人民統一起來、堅定起來。甚至倫敦“泰晤士報”也承認人民力量的強大。該報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報道中說：

“儘管武裝侵襲者兵臨城下，在斯利那加以西四英里半的地方進行激戰，但是斯利那加還安堵如常，照常營業。這種情況非常離奇，理由是因為這個政權的領袖阿卜杜拉及其國民會議黨的黨員的威望已經深入人心。”

正當斯利那加城岌岌可危，快要被侵襲者攻佔的時候，阿卜杜拉以及國民會議黨全部領導曾向印度政府請求武裝援助。英帝國主義者一貫地在支持侵襲者，深知印度派兵援助克什米爾的全部意義和深遠的後果。他們認為，如果真是派兵援助克什米爾，就會幫助克什米爾人民擊退部族土著的進攻，就會打破他們奪取河谷的計劃。因此，蒙巴頓和印

度陸軍英國參謀長就反对答应阿卜杜拉的請求。蒙巴頓的藉口是說派兵到一個中立國家去是不對的，又說除非通過公民投票克什米爾決定加入印度，印度才能派兵。甘貝爾一約翰遜在他的“隨蒙巴頓出使記”一書上寫道：

“過去四十八小時，已經明朗化，（印度）政府不顧其參謀長（都是英國人）和他本人（蒙巴頓）的軍事勸告，決定答应克什米爾的請求，派兵援助，當時他（蒙巴頓）就再提起克什米爾加入印度這一條件。

“他認為派兵到一個我們沒有權派兵去的中立土邦去是最大的愚蠢，因為巴基斯坦也可以照樣派兵，這就會引起武裝衝突和戰爭。”①（重點為作者所加）

印度陸軍在十月二十七日到達斯利那加。民兵和印度軍隊配合在一起把侵襲者趕出巴拉馬拉，後來又趕出烏里。因此克什米爾河谷才免於被英國所領導的侵襲者佔領。可是，克什米爾西北部、北部、東北部大片的地區却被奪去，在那裏成立了所謂“自由”克什米爾政府。隣近蘇聯的吉爾吉特戰略地區，也淪陷為“自由”軍所統治的地區之一。英國政府曾於一九四七年八月把吉爾吉特歸還克什米爾土王。而吉爾吉特的“叛亂”正是英國吉爾吉特偵察隊隊長布朗少校所佈置和發動的。

英國參預侵襲克什米爾的行動，英國在巴基斯坦的一部分高級軍官積極協助侵襲者這些無可爭辯的事實已經為各方面所承認。美國渴望克什米爾河谷被侵襲者所佔領的心情也不次於英國。英國軍官徵募了和訓練了部族土著。英美報紙硬把克什米爾的佔領說成是克什米爾人民擺脫土

① “隨蒙巴頓出使記”，二二四——二二五頁。

王統治的解放鬥爭。“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馬格麗特·巴頓、“每日電訊報”的道格拉斯·布朗、“每日郵報”的甘貝爾、路透社的巴克萊、“政治家日報”的布魯克斯、新聞電影製片人利諾克斯都一致地詆毀侵襲者，把他們說成是“解放者”。十二月下旬，英國駐白沙瓦副專員曾訪問拉瓦爾品第，與“自由”克什米爾的頭腦薩達·伊布拉希姆進行長時間的會談。西旁遮普省督英國人弗蘭西斯·穆迪和英國紅十字會聯系好，對“自由”克什米爾政府給予援助，並且常把消息供給外國訪員。西北邊省的財政專員德林少校和該省秘書長海萊也都忙於要外國新聞記者替英國政府宣傳辯護。美國陸軍有一個退伍軍士，名叫羅素·海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曾在東方供職於美國戰略情報局（軍事諜報機關），後來以美國莫里遜·克納遜建築公司工程師的身份慢慢鑽進了阿富汗，居然在指揮部族土著的武裝進攻^①。他在“自由”克什米爾軍裏取得了准將的軍級。拜內戈爾·納辛·勞（印度駐聯合國代表——譯者）曾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提到這個美國諜報人員的活動：

“我所說，印度如果願意，它可以理直氣壯地向美國提出要求賠償由於海特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失，非但是他所殺害了人命的損失，而且還有因他組織了自由

^① 海特是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人。一九四七年與薩達·伊布拉希姆相識。薩達·伊布拉希姆給他上尉銜率領一個突擊小隊。海特的那一小隊佔領科特里以後，他便被委任為所謂“國際大隊”的首領。他曾誇口說他親手殺死過許多克什米爾人。他回到美國以後曾在報紙上發表了一些文章，完全証實了他是美國的間諜。例如，他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號斯特朗“美國紐約新聞”(NEW YORK JOURNAL-AMERICAN)寫道：“英國諜報機關對於我供給他們的關於克什米爾共產黨的情報非常重視。我所供給的情報大部分他們已經知道，可是他們還要我再供給一些。”

軍而印度不得不採取的軍事行動的全部費用的損失。”^①

到了海特公開參加部族土著的軍事行動成爲國際上的丟醜事件，美國政府才把他召回美國。他到了美國曾在紐約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蓄意對克什米爾事件進行歪曲造謠。羅素·海特赴美以後，美國駐巴基斯坦的代辦劉易士曾去訪問西北邊省。除其他戰略要地以外，他到過開伯爾山口，他在那裏曾在當地部族首領會議（jirga）上演說，並且拉攏了一些部族首領。他和一些在克什米爾打過仗的部族土著見面，對他們的“英勇”、“胆量”，大加讚許。

英國縱容部族土著向克什米爾進行侵襲的鐵証，是英國人喬治·肯寧漢爵士在軍事行動爆發之前的幾天寫給羅伯·洛卡特將軍的一封信。印度政府外交部曾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在新德里所發佈的公告裏說道：

“這封信是肯寧漢給洛卡特的私信。洛卡特本人對這封信並無任何用途。實際上他是轉達給另一位參謀的。……當時，克什米爾的命運正在緊急關頭，在那個焦慮萬分的時日，很可能把這件事實忘掉了。

“據說，肯寧漢在信裏說部族土著有滲入克什米爾的危險，又說西北邊省政府中有幾個官員積極協助這個行動。還說他本人懷疑他是否制止得住。

“這封信的內容是一個最正式的暗示，說明克什米爾要發生事變，促使國防部加速派兵援助，而克什米爾政府幾星期之前就要求印度派兵了。隨後不多久，就傳來了克什米爾河谷真的被侵襲的消息。

①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印度教徒報”。

“回想起來，可惜這封信沒有保存起來，印度政府所幸的是沒有人打算壓住或隱藏這封信。”^①（重點為作者所加）

儘管印度政府竭力開脫洛卡特故意使信裏的內容秘而不宣讓印度內閣關於一觸即發的侵襲茫無所知的罪狀，可是，如果仔細研究這件公告，洛卡特的罪狀是確鑿無疑的。

第一，洛卡特身為印度政府高級官員，為何不把肯寧漢的來信送交政府的政治領袖，關於這一點，公告並未加以解釋。印度政府認為信中內容是克什米爾要發生事變最正式的暗示，這個論點顯然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是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來政府屢次的聲明極端矛盾的。侵襲克什米爾是十月二十日開始的。而公告上說，洛卡特收到這封信是在這個日期以前。因此，印度政府應該有充分的時間，派遣軍隊，嚴陣以待，來對付克什米爾的即將發生的戰事。可是，今天無人不知道印度軍隊在十月二十七日才空運到克什米爾。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德里東旁遮普司令部（現稱西部司令部）才接到派兵一營前往斯利那加的命令。當時駐守在加爾蓋昂的錫克團第一營奉命在帕蘭飛機場集中。十月二十六日半夜，第一錫克營司令官把他的營部和一連人在帕蘭集合。印度政府對於侵襲行動的時間和規模，竟這樣的茫無所知，以致於發給帕蘭部隊的服裝、給養、通信設備，一直到部隊上飛機的時候，才在基地送出去。營部在十月二十七日分乘三架皇家印度空軍的達科塔式飛機從帕蘭飛出。政府在前毫無準備、臨時周章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不得不在威靈頓飛機場徵用了一些民用飛機才把餘下的一連人運

^① 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印度斯里時報”。

走。大舉進犯的消息來得這樣的倉卒，以致於二十七日下午把防護鐵路的一連人動員起來在帕蘭集中。而且，如果印度政府派兵入克什米爾事前有準備，如公告所說，那末，在斯利那加第一批降落的印度軍隊，和集中在巴拉馬拉的一部族武裝比較起來，就不該這樣的張弱懸殊。政府的消息竟這樣的不靈通，印度軍隊在巴拉馬拉第一次與侵襲者接觸，大為驚異，發現部族土著並非無組織的烏合之衆，而是配備着輕機關槍、臼砲，由精通現代軍事戰略戰術、善用地形的司令官所率領的，受過高度訓練的有組織的部隊。

第二，這樣重要的文件，印度政府本可以拿着它在安全理事會裏作為證據，為什麼被毀？難道不是因為這種文件是英帝國主義的幾位軍事領袖在印度所擔負的真正任務的真實憑實據嗎？

第三，由於同樣的原因，印度政府在提交聯合國委員會和安全理事會的備忘錄裏就沒有提及這封信。

第四，肯寧漢是對英王負責的官員，而印度政府也是向英王盡忠的。肯寧漢究竟採取了什麼步驟，不讓克什米爾受到侵襲呢？他向英國政府報告了沒有？如果他已經報告了，那末英國當局本身並沒有設法制止侵襲。推論起來，必定是他讓一切都按着既定程序進行的^①。

① 甘貝爾一約瑟在他們的“從蒙巴頓出信記”(二九二頁)上寫道：“印度輿論懷疑肯寧漢使用好許暗中發動部隊向克什米爾進行牽制性的進攻。”

第八章

策劃聯合國干涉的蒙巴頓 計劃和新戰略

克什米爾河谷戰事的第一個星期內，印度軍打了兩次仗，一次在斯利那加—巴拉馬拉公路，另一次在巴德甘。巴德甘是在斯利那加西南九英里，在斯利那加飛機場附近。印軍在這兩次戰役中傷亡很大，可是當前的目的却已達到。斯—巴公路上的戰役曾擊潰了來犯的縱隊，並且阻止了它的前進，取得了印度增援的時間。巴德甘戰役解除了對飛機場的當前威脅。

雖然斯利那加還沒有安然可保，可是印軍入境，印度援軍還可源源而來，這就造成了把侵襲者驅逐出境的可能。因此，英國陰謀家們就不能單單依靠部族戰爭來佔領河谷。英國就不得不用政治上、外交上的活動以濟作戰之不足。因為只有這樣，一旦印軍把侵襲者逐出克什米爾土邦，或是只逐出河谷以外，英國的計劃還能夠照樣實現。

正當斯利那加附近進行激戰的時候，據蒙巴頓的新聞隨員所透露，蒙巴頓曾對“政治家日報”主筆斯特芬斯說，由於奧欽列克將軍出面干預，真納已被說服可以邀請他和尼赫魯到拉合爾去討論克什米爾危機。總督的這位正式發言人也曾透露：蒙巴頓說過尼赫魯抱病固然是事實，可是印度內閣却竭力反對尼赫魯到拉合爾去。當着十月二十九日蒙巴頓去看尼赫魯的時候，薩達·巴特爾也在座，蒙巴頓曾談

起訪問拉合爾的意圖。蒙巴頓問他們對於他本人到拉合爾去有何意見。可是薩達·巴特爾說他和其他閣員堅決反對兩人之中任何一人到拉合爾去。然而蒙巴頓到底說動了尼赫魯往拉合爾一行。蒙巴頓回到政府大廈，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真納，真納對這項建議表示同意。可是，後來正式宣佈，尼赫魯送了一封信給蒙巴頓說，醫生認為他的身體還不適宜於旅行，總督可以一人獨行。侵襲開始後，只有十二天，正當克什米爾人民在斯利那加近郊對侵襲者進行激戰的時候，蒙巴頓就已經和真納舉行政治會議，向他提出新的建議：

“蒙巴頓把印軍在斯利那加的實力和幾天以後印軍的軍事佈置告知真納。他對真納說，他認為部族土著，現在以任何規模的武力要進入斯利那加，前途都是頗為渺茫的。這就引起真納提出了第一次總的建議。建議說，雙方應該立刻同時撤退。……

“蒙巴頓探悉了真納對於公民投票的態度。真納認為印度軍隊佔領了克什米爾，再加上阿卜杜拉的政權，普通回教徒是絕不敢投巴基斯坦的票的。蒙巴頓就建議在聯合國組織的主持下進行公民投票。”^①（重點為作者所加）

這是一種新奇的建議。毫無疑義，克什米爾人民運動一定要弄明白了克什米爾人民的願望以後，才決定它加入那一國的問題。可是，為什麼正在部族土著發動侵襲行動以後，正當克什米爾人民所面臨着的最緊急的問題是要把自己和國家從侵襲者的魔手中拯救出來的時候，蒙巴頓就提

^① 甘貝爾-約翰遜：“隨蒙巴頓出使記”，二二九——二三〇頁。

出了在聯合國主持下進行公民投票的問題呢？部族土著之所以侵襲克什米爾，並不是要使得克什米爾人民有一種機會通過公民投票來決定他們將來的歸屬。恰恰相反，當時所宣揚的是：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克什米爾回教徒從印度教土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姑且假定這種謊話是真話，那末聯合國所控制的公民投票既是決定克什米爾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問題，而不是決定專制統治的前途問題，怎樣能夠平息侵襲者，說服他們撤出克什米爾呢？

後來，特別是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以後就很明顯了，這個陰謀變成了在保證公正的公民投票的藉口下，使得帝國主義所操縱的聯合國能夠干涉克什米爾，把帝國主義的統治強加於這個戰略地區。因此，聯合國的干涉就成為代替部族土著作戰的另一個花樣。這就是說，如果不實行英國所唆使的部族土著在軍事上佔領克什米爾，便要實行聯合國為英美來干涉克什米爾，霸佔克什米爾。

可是，因為在克什米爾戰事第一週，儘管印軍到達斯利那加，主動權仍然操在部族土著侵襲者的手裏，而部族土著的進攻並不減弱而是加緊，所以聯合國干涉的建議只是準備在侵襲者被擊敗的條件下拿出來使用。為着順利而輕便地轉變到聯合國干涉這第二步花樣，蒙巴頓甚至在斯利那加的陷落尚在兩可之間的時候，就強迫取得了印度總理的許諾，說印度政府願意在聯合國的主持下舉行公民投票。尼赫魯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的廣播裏說：

“我們準備在和平、法律、秩序建立起來的時候，在類似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的主持之下，進行公民投票。我們要公正無私地取決於人民，我們要接受人民的意見。我想沒有比這種要求更公正無私的了。”

庫馬翁連^①的兩小隊在巴德甘战役全軍覆沒。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副總理巴特爾和國防部長巴爾德夫·辛格同到斯利那加，急忙和軍隊司令官舉行會議。他們看出形勢仍然非常嚴重。當天他們就回到德里，向內閣國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報告情況。內閣討論的結果，再調一營步兵空運斯利那加，從此以後會不斷向斯利那加增援。差不多也在这時候，有一個裝甲車中隊派遣到斯利那加。到了這時候，印度軍隊已經有了適當的配置，準備進攻，準備收復巴拉馬拉這一通往斯利那加河谷的战略要道。

印軍有了戰鬥機和裝甲車配合作戰，十一月七日向部落族侵襲者進行襲擊，並且轉入攻勢。当晚印軍攻佔南坦，十一月八日下午印軍進入巴拉馬拉。巴拉馬拉的收復徹底地結束了對斯利那加河谷的威脅。甘貝爾—約翰遜寫道：

“巴拉馬拉是克什米爾河谷的孔道。大家都覺得巴拉馬拉的收復大大地減少了部落土著再度進犯河谷的可能性。”^②

在收復巴拉馬拉的第二天，蒙巴頓公開宣佈為着參加伊麗莎白公主（現在是女王）的婚禮離開德里前往倫敦。他回到德里以後，舊調重彈，就和印巴兩國領袖進行政治會談，採用更正式的方式提出他的聯合國干涉的建議，以堅持不懈的態度進行勸說。蒙巴頓的顧問伊斯麥更進一步把英國印度總督的原定計劃加以具體化和調節^③。

① “庫馬翁連”是印度一種部隊的名稱。庫馬翁是印度的地區，包括印度現在北方省東北部的五縣。庫馬翁部隊是英法在一八一三年招募這個地區的人所組成的軍隊。這支軍隊以熟悉山區作戰技術著名。——譯者。

② “隨蒙巴頓出使記”，二三五頁。

③ 同上書，二五〇——二五一頁。

印巴兩國總理沒有被說服來接受伊斯麥所擬定的詳細計劃，蒙巴頓便“建議請聯合國組織担当第三者的任務”^①。

正当这些重要的政治談判在新德里進行的時候，有兩件具有重大軍事意義的事件在查謨—克什米爾土邦發生。印度軍的反攻，到了收復巴拉馬拉快到烏里的時候，便不再前進。从此以後，就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反攻，沒有把侵襲者逐出烏里並且更進一步逐出土邦边界以外。斯利那加盛傳司令部對於印度政府不命令他們進攻烏里把侵襲者趕出土邦深以為怪。蒙巴頓劝阻印度內閣繼續向前進攻的作用是不可輕視的。他以印巴調停人自居，始終認為越過烏里綫追擊侵襲者就会激起印巴戰爭。他說他是決心要避免印巴戰爭的。他的正式發言人甘貝爾—約翰遜寫道：

“有一件令人高興的消息，就是对烏里沒有發動攻勢，印軍沒有在那裏和敌方發生接觸，因為蒙巴頓仍然覺得繼續進攻会激起更大的衝突。這件事對於這些國際演變可算是一個小註。”^②（重點為作者所加）

差不多与此同時，侵襲者在查謨省攻佔了一大片地區。已經被牽制住在克什米爾河谷的印度軍便派了一些部隊到查謨，開始驅逐侵襲者。蒙巴頓在這時候堅決表示印度軍不應該擴大戰綫。

“蒙巴頓很耽心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躊躇滿志的看法，竭力主張在軍事上謹防陷入長期的戰綫擴大的戰爭。”^③

① “簡蒙巴頓出使記”，二五——二五二頁。

② 同上書，二六〇頁。

③ 同上書，二二三頁。

這就是規勸印度內閣，不要在查謨省抵抗侵襲者。而實際上印度軍在那裏的地位是很危險的^①。

這兩件事的全部後果就是侵襲者依然佔領着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大片的土地。這種情況對於英國政府是有利的，因為只有這樣，糾紛總是不得解決，結果就使得聯合國的干涉成爲可能。

到了提交聯合國的事實根據已經造成，印度政府對於提交聯合國也表示同意的時候，蒙巴頓就接到英國當時首相艾德禮的覆信，說他（艾德禮）贊成把克什米爾問題提交聯合國。

“果如蒙巴頓所料，艾德禮不贊成個人匆忙進行干涉的主張，因為他覺得除非以一般性的調停人的名義，他是不能有何種特殊地位去進行干涉的，他贊成依靠聯合國的‘正當途徑’。他就送給尼赫魯一封措詞極爲婉轉的信，要他慎重從事。印度政府接到他的覆信以後，不等列雅格特（即當時巴基斯坦總理列雅格特·阿里·汗——譯者）的答覆，就決計向聯合國提出控訴。”^②

印度政府終於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把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

甘貝爾—約翰遜關於英國政府慫恿印度政府把克什米爾問題提交聯合國時所存的私衷和所採取的主動態度的坦白供認是可以確信無疑的。爲着免得還有可疑之處，我們還可引証路透社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倫敦消息如下：

“據昨夜最高當局消息，印度報界報道印度政府將

① “海峽殖民地使記”，二五六頁。

② 同上書，二五九頁。

克什米爾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行動與英國政府的勸告相反，這是毫無根據的。

“某位官方發言人說，英國政府歡迎把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是便於在現存情況下造成謀求迅速和平解決的最大希望。印巴兩國了解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①

當時的國大黨主席阿查里亞·克里帕蘭尼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的“印度斯坦旗報”（德里）上的一篇文章裏寫道：

“克什米爾問題爲什麼會提交到聯合國去？這件事在印度政府裏只有幾個人知道。顯然這是避免與巴基斯坦麻煩。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麻煩是不能避免的。大家都相信，政府是聽從了英國的勸告，才提交聯合國的。事實究竟是否如此，也只有那幾位決定要提交聯合國的人才知道。”

在聯合國裏，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關於克什米爾的計劃，不出所料，與蒙巴頓在和印巴兩國總理會談中所佈置的完全一致。在阿揚加爾向安全理事會提交印度案件的兩天之前，美英計劃的藍本曾經由路透社明顯露骨地報道出來：

“據悉，大多數會員國都贊成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克什米爾公民投票的建議。”^②

因此，公民投票問題便在聯合國裏矯揉造作地被提出來，並且成爲首要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真正性質反而模糊不清。同時，要在克什米爾成立“中立行政機構”來“監督”“公正無私的公民投票”的要求也作爲不可分割的部分被提出來。由英美操縱着多數的聯合國本身的構成來看，很明顯地

①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印度斯坦時報”。

②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孟買紀事報”。

可以看到,这种政权就会被帝國主義所控制。

披着聯合國外衣的英美政权,一旦在克什米爾穩固地建立起來,就会把全邦的政治、經濟、文化机构放在它的魔掌控制之下,而它本身就變成了真正的政府机构。到了任何有需要的時候,它都能在某一藉口之下,把外國軍隊引進克什米爾,把這個具有战略位置的國家變成反对苏联的軍事基地和反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一個有利地帶。要派遣外國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这种意圖,早在克什米爾案件提交到安全理事会十天後,就由參議員華倫·奧斯汀毫不含糊地提出來了。这件事實曾由印度“國民先驅報”記者从紐約報道出來:

“他(參議員華倫·奧斯汀)在非正式的個人談話中,曾經關心到一些細節,類如:是否要有武裝去制止巴基斯坦,如何才能在聯合國主持之下徵募一支軍隊。”^①

如何才能巧妙地把帝國主義的軍隊派遣到克什米爾去,这种念头,曾被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在爭端的初期表露出來:

“穆罕默德曾經指出:爲要克什米爾實現停火,双方就必須撤退一切武裝,包括志願軍在內,並且派遣國際武裝去維持法律秩序。……外交部長(指穆罕默德——譯者)曾討論到關於國際武裝的意見以及聯合國在爭端中的任務。”^②

用這樣的方法,帝國主義國家把克什米爾轉變成軍事

①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國民先驅報”。

② 哥倫比亞代表、美國代表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喀喇蚩舉行的非正式會議的記錄。

基地的陰謀，讓外界人士看來，就好像是解決該邦歸屬問題所必需的办法。这套陰謀在表面上是以調停印巴嚴重爭端為目的，實際上是要實現它的真正意圖——使得美國和英國能够不必使用武力就“和平地”霸佔克什米爾。英帝國主義者通过部族土著正面武裝進攻所未能實現的目的，現在打算通过那迅速變為美國國務院附屬機關的聯合國的作用來平穩地實現。

上面已經指出過，与西方國家策劃公民投票这一战略有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要煽動印巴之間的仇恨。克什米爾將來究竟歸印度还是歸巴基斯坦這個問題所造成的未定之局，會使得他們的和睦關係趨於惡化，招致外國的“調停”和对兩個國家的統治。當時喀喇蚩半官方報紙“黎明報”，在一篇社論中曾承認英帝國主義者利用克什米爾爭端作為有力的武器來製造印巴之間的衝突：

“帝國主義是毫無顧忌的，特別是在英帝國主義處心積慮所造成的克什米爾爭端上。英國輪流在印巴兩國頭上澆潑一陣涼水一陣熱水，而保持戰術上的優勢。蒙巴頓在製造克什米爾局勢上所扮演的角色，使得印巴兩國長期相爭，這件事實已經常常被人議論。……四年半以來，英國一貫所採取的態度是加緊克什米爾問題的衝突，而不是幫着去消除衝突。”^①

印巴之間的緊張局面能够被利用來分裂印巴兩國的人民運動，來轉移它們對於民族獨立，民主、和平問題的注意。

最後，帝國主義國家也打算通过公民投票的战略，來分裂國民會議黨，從而由克什米爾內部來削弱人民力量。它們

① 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黎明報”。

所使用的办法是延緩僵局，同時提出歸印歸巴的問題，从而使人民離開民族解放鬥爭和經濟改革的道路。

第九章

安全理事会的決定

印度政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備忘錄，要求是很簡單明確的。備忘錄說：事實是無可爭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

“（一）侵襲者被允許在巴基斯坦領土過境；

“（二）侵襲者被允許使用巴基斯坦領土作為作戰的基地；

“（三）侵襲者的軍事配備、運輸、供應（包括汽油）是從巴基斯坦運入的；

“（四）巴基斯坦官員積極訓練、指導、協助侵襲者。”

因此，印度請求安全理事会要求巴基斯坦政府禁止它的軍政人員去干涉或協助侵襲行動，不許侵襲者走進和利用巴基斯坦領土來對克什米爾作戰。阿揚加爾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開始辯論的時候，要求安全理事会使用它的力量把侵襲者從克什米爾驅逐出去，停止軍事衝突；

“我們向安理会提出一個簡單明確的問題。我們所提出的唯一首要的任務是叫侵襲者從克什米爾領土撤退出去，把他們驅逐出去和立即停戰。”

從印度的控訴內容看來，從發生了的無可爭辯的事實

看來，侵襲行動是已肯定了的。任何人會指望安全理事會承認事實，立即採取步驟糾正錯誤。可是，使得克什米爾大為驚奇，安全理事會並不這樣做，反而撇開印度的控訴，曲解事實、顛倒事實、隱瞞真象。英美在安理會中所操縱的多數，不去譴責侵襲者，要他們從克什米爾撤退，反而在一月十七日通過一項議決案，這議決案並不接觸到問題的中心，更壞的是對侵襲者和被侵襲者等量齊觀，並且還要求解除反抗武裝侵襲的克什米爾人民的武裝。議決案裏說，要求印巴兩國“立即採取措施，包括向人民呼籲，使局勢有所改進，不得作任何聲明，或採取任何措施、或允許採取任何措施，足以使得局勢惡化”。蘇聯代表葛羅米柯曾經指出這項議決案主謀人徹頭徹尾的假仁假義：

“這種新的姿態對於既成事實，並不會增加任何東西。……我們需要一項針對問題本質，幫助恢復兩國政府間的友好關係的議決案。”

西方國家為要撇開印度控訴的要點，從而準備印巴接受它們對克什米爾爭端的意見和辦法的根據，他們就首先建議印巴兩國代表與安理會主席會談“謀求解決的基礎”。後來，據查弗魯拉·汗透露，在“中立的”“無私的”統治下進行公民投票的建議曾在這些會談中被提出來。這些會談的真正用意，並不是想緩和印巴關係，也不是要部族土著停止侵襲，而是要在克什米爾設立一個外國行政機構。印度沒有接受這種建議，因此會談並無結果。阿揚加爾堅持他原來的立場，認為安全理事會的主要任務是實現驅逐侵襲者和停止戰爭。

當西方國家完全認清了印度對這項建議的態度的時候，他們立刻用小心謹慎的態度來提出它們的建議。它們裝

作真正“調停人”的姿態，要求安理會主席蘭亨諾夫（比利時代表）提出一項議案，成立一個三人的聯合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不是要使它成為安全理事會的機構，而是成為英美的代理機構。葛羅米柯引用印度尼西亞委員會的例子，揭穿了這個擬定的委員會的真正性質，並且提出警告，指出它可能轉變為安全理事會裏霸權集團的一個工具。他說：

“這項議案使得它在形式上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委員會，可是實際上它將單獨活動，它與安理會的關係只不過是紙上空談。如同印度尼西亞委員會一樣，它是自行其是，只不過間或向安全理事會報告一下而已。”^①

蘇聯代表為要防止這樣的危險，曾提出建議主張這個委員會委員無論三人、五人、或十一人，都一定要由安全理事會的會員國所組成。可是安全理事會的多數代表國沒有接受這項議案。

英美代表取得了印度對成立一個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委員會的同意以後，便在安全理事會正式展開他們公民投票和“無私的”行政機構的實際計劃。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蘭亨諾夫提出了兩項議案。第一項議案說，“克什米爾的命運應該由國際管制下的公民投票來加以決定，以保證其公正無私”。第二項議案是補充第一項的，規定這一委員會負責“促成停止敵對行為和暴亂行為，並且以此為特別緊急性質的任務”。他們還打算把這兩項議案解釋為對這一委員會的訓令，指示它以在“國際管制”（英美統治的委婉說

①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印度教徒報”。

法)下進行公民投票爲主要任務。

英美代表抓緊時機向安全理事會的多數國進行游說，說他們對克什米爾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根據克什米爾的主要情況。爲着這一點，他們又不得不捏造事實，杜撰情況，極盡造謠的能事。克什米爾聽到這批人在大造謠言，發生了很大的惡感。諾爾·貝克和華倫·奧斯汀在距離戰爭和反侵略的場所幾千英里的安全理事會舒適的房間裏，一口咬定說進行侵略的部族土著之所以發動侵略，是因爲他們關心克什米爾回教徒的慘況，又說除非他們得到保證，讓他們同胞的前途能通過自由無私的公民投票加以決定，他們才會被勸誘撤退。奧斯汀對安全理事會說：

“你們怎樣去要求部族土著撤退呢？除非他們滿足於：公正的公民投票通過一臨時政府得到保證，你們才能實現和平解決。……”^①

貝克更細緻地補充和引申他主子腔調：

“主要的就是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是整個解決辦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這種公民投票一定要取得每個人的信任，包括那些正在攻打（克什米爾）的人們在內。因此，我和其他代表一樣，得出結論認爲一定要有無私的臨時政府的佈署。”^②

在“中立”的行政機構下進行公民投票計劃背後的終極目的是在於美英對克什米爾的直接統治。因此，非但公民投票，而且還有設立“中立”的（也就是說帝國主義的）行政機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印度時報”。

②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印度時報”。

構，就成為西方國家在安全理事會上最主要的要求。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從成功湖發出的報道說：

“現在和從前一樣，關鍵問題仍然是決定克什米爾歸印或歸巴的公民投票的實行方法。”^①

加拿大“蒙特利爾明星日報”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寫道：

“到現在為止，一切的調解辦法的建議都集中於設立中立政权去統治克什米爾。”

奧斯汀帶頭要求首先設立這樣一個由外國統治的行政機構，作為執行克什米爾所謂“無私的”公民投票的先決條件：

“關於創造這些條件的手段和方法，就是要設置一個臨時政府。這個政府要被公認為沒有硫黃氣味的，要做到差不多和印巴兩國所能想像的那樣公正和完善，要做到全世界都信任它是公正無私的。”

美國代表主張這種政权要完全聽命於安理會的操縱者英美兩國，作為這種政权的必要條件：

“這樣的政权要尽可能地不偏不倚，兩國都能指望它在安全理事會的保護下行使職權。”^②

阿卜杜拉從成功湖回到克什米爾後，曾透露當時就考慮到這樣的政权將由幾個外國組成：

“奧斯汀先生堅持要在克什米爾成立一個中立行政機構。他曾明白說出這個行政機構將由安全理事會的幾個會員國參加。”^③

阿揚加爾曾反對這兩項議案。他主張安全理事會的唯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倫敦“泰晤士報”。

②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③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服務報”(KIDMAT)。

一工作是驅逐進行侵襲的部族土著，從早停止敵對行動。他重申他原先的立場，認為克什米爾的前途不成爲爭論的問題。他要求安全理事會休會，好讓他回印度去請示。這種簡單的要求曾激起安全理事會的軒然大波。英美代表及其僕從國家哥倫比亞代表洛佩茲都勃然大怒。他們居然不顧外交禮節和體統，公開地用冷嘲熱諷的言詞來辱罵和揶揄印度代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的“紐約時報”報道他們一致的意見說：“你不能這樣的隨便，想什麼時候回國就什麼時候回國。”哥倫比亞代表大發雷霆地說道：

“阿揚加爾不先听取安全理事會的願望就要打票回國，這簡直是嘲弄安理會。爲着安理會機構的尊嚴，明天還要開會，還要繼續開會，一直到達成某種決定爲止。”^①

阿揚加爾對於這番無禮的謾罵非常憤慨。他曾起來加以反擊：

“我的國家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爲着需要一些時間向本國政府請示，這一簡單的要求，竟受到重大的懷疑。我今天曾受到百般的嘲弄。”^②

阿揚加爾所非常倚重的英國朋友並沒有去幫助他。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辱罵他。在資本主義陣營裏他看不到一個國家來支援他。當時唯有烏克蘭代表塔拉遜科挺身而出向帝國主義應戰，參加辯論：

“需要休會是毫無疑義的。就連休會的時間，安理會也不應該加以限制，因爲向本國政府請示所需要的時間是無從規定的。如果英美所操縱的多數不想同意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蒙特利爾明星日報”。

②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紐約時報”。

这一簡單明白的要求，儘管公開拒絕好了。儘管付表決，把這項要求記錄下來。”^①

經塔拉遜科責難之後，休會才被同意。可是爲要迫使印度就範，英美所操縱的多數還保留了無論阿揚加爾出席与否在他們需要和認爲適當的時候就恢復討論的權利。

“這項決定被接受下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這項決定使得安理會保留一項權利：如果克什米爾的消息證明有恢復討論的必要，安理會有权在任何時候，無論阿揚加爾出席与否，恢復討論。”^②

毫無疑義，安全理事會上第一遭辯論，闡示出美英曾集中一切力量撇開印度的控訴，規避明顯而簡單的問題。這次辯論也闡示出，他們只關心利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控訴，藉口要監督所謂“無私的公民投票”，在克什米爾成立他們自己的行政機構。而這種“公民投票”是印度和查謨—克什米爾人民從來就沒有向聯合國提議過的。這種看法是確鑿無疑的。尼赫魯本人曾經指責過英美“不肯面對提交給它的正面問題”，“不依是非曲直，而是以實力政策的運用爲依歸”來考慮克什米爾問題。他在查謨曾經說過：

“他們不直截了當地去討論和決定我們的問題。出席安全理事會的那些國家都沉溺於實力政策當中。”

從英美這樣的態度來看，任何人當然會盼望印度政府重行考慮它把這項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決定並得出堅決不移的結論：立即從安理會議程中撤回所提的案件，決定擺脫它的圈套不受它的干涉。可是，印度政府却繼續希望美國所控制的安全理事會去解決問題。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世紀”。

②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蒙特利爾明星日報”。

印度政府在某些個別重要的基本問題上，例如在設立“中立”政權的問題上，對帝國主義的確是抱着反對的態度。在極端重要的、影響克什米爾生命、命運、民族運動的問題上，印度政府的這種態度，曾經暫時阻撓帝國主義當前目的的实现。可是，單靠這種反對態度，並不能擊敗美英的全盤陰謀。印度政府儘管間或在一些緊要問題上表示異議，可是它對安全理事會的依賴，却使得英美能夠繼續對克什米爾問題進行干涉。阿揚加爾回到聯合國以後，這種事實及其含義就變得十分明顯了。

第 十 章

英美陰謀逐步展開

美英對克什米爾問題的態度曾經引起克什米爾和印度深切的憤慨。特別是在克什米爾，抱着民主見解的輿論界，很快地開始看出它們的陰謀。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的“泰晤士報”寫道：

“聯合國所採取的討論方式使得印度輿論大譁。”

金斯萊·馬廷在發給“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的通訊上說道：

“印度的控訴應該加以實事求是的考慮，不應該置之不理。……安全理事會不肯面對着向它所提出的正面問題，幾乎使得印度每個人都認為這個問題並不依是非曲直來考慮，而是以實力政策的運用為依歸。尤其是，據說基本因素之一是英美關心在巴基斯坦的基

地。”^①

蒙巴頓看出了印度對於安全理事會關於克什米爾問題的處理的激昂情緒：

“蒙巴頓在我們今天（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的參謀會議上談到克什米爾的不安情況。案件提交到聯合國至少是免除了立即爆發戰爭的危險，可是一種新的危險却在潛滋暗長。我們在德里比較倫敦政府或是聯合國的代表們更容易理解這種危險的真象。印度政府和具有政治意識的大眾人士都發生各種各樣的懷疑。這種心情滙合起來，足以發展成對印英友好關係的巨大的正面進攻。

“最重要的是，印度對於聯合國遲不接受它對於在克什米爾所發生的侵略行為的基本控訴大惑不解。這裏的人認為這樣遲不接受並不是僅僅形式上的事，而是憤憤不平的主要點，認為這是对和平的一種威脅，而聯合國之所以設立正是為要消除這種威脅。因此，印度就發生疑慮，認為聯合國正在變成助長國際強權政治的會場。美英代表奧斯汀和諾爾—貝克的公開言論會被引用來作為證據。這兩個人受到普遍的指責，被認為是為着許多不可告人的理由，無恥地袒護巴基斯坦。

“全國感覺到沉痛的失望。由於失望就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思想，認為印度最大的希望是來自蘇俄及其衛星國家方面，無論是進行調停或是使用否決權。”^②（重點為作者所加）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

② 甘貝爾—約翰遜：“隨蒙巴頓出使記”，二八六—二八七頁。

於是，蒙巴頓便運用狡猾的計謀，很机警地來对付这些變化；更改安全理事會議案中引起印度反感的令人討厭的形式，表示一兩點小的讓步，採取戰術上的退却，可是仍然保留它們計劃的實質。

“蒙巴頓覺得很爲難。他認爲艾德禮和諾爾一貝克對於這項爭端所發生的心理影响不够敏感，並且認爲他們公平处理的企圖却造成了拙劣的外交。照倫敦的看法，問題的癥結是在於印度不願意承認在阿卜杜拉的主持下，一面有印度軍隊的支持，甚至还有安全理事会的後援所進行的公民投票，是不合乎公平处理的條件的。依蒙巴頓的意見，英國代表如果主張巴基斯坦應該首先停止援助侵襲者，就可以有利地对印度採取一種不太敌对的態度。他覺得，此後對於監督公民投票而不干涉到合法政府的問題，應該加以更同情的討論和看待。”^①（重點爲作者所加）

蒙巴頓的新聞隨員寫出上面所引的一段話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三月七日聯合國的消息說道，對於克什米爾問題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辦法，又說克什米爾臨時政权這一爭執問題可能通過在一個更廣泛的政治基礎上擴大阿卜杜拉政权的辦法，求得解決^②。蒙巴頓的新辦法在三月十八日國民黨代表蔣廷黻在安全理事会上所提出的提案中，具體地正式地表現出來。

這項提案規定：（一）巴基斯坦政府竭力設法使侵犯克什米爾的部族土著退出克什米爾並防止其向該邦再行侵

① 甘貝爾—約翰遜：“蒙巴頓出使記”，二八七頁。

②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政治家報”。

犯；(二)印度政府贊同逐漸撤退在防務和安全上所不必要的軍隊；(三)由聯合國秘書長委任聯合國官員管理公民投票行政機構；(四)“克什米爾一切大黨派充分參加”查謨—克什米爾臨時政府。

細讀這項提案的規定就可充分看出，安全理事會上的多數國家並沒有從根本上放棄他們在克什米爾問題最早列入安理會議程的時候所擬定的主要戰略。在聯合國控制下的公民投票，同從前一樣，仍然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在這方面，這項提案的起草人並沒有絲毫離開他們早先的建議，而那些建議是被印度在安全理事會第一遭辯論中所堅決反對的。可是，這項提案在某些重要問題上曾經作了一些修改。這項提案儘管只是用默認的方式，但是卻承認了印度對巴基斯坦既然幫助了侵襲者，就有責任加以制止的指責。它允許印度在克什米爾駐紮若干軍隊。它修改了要取消國民會議黨政府的要求，也修改了要代之以由安全理事會多數國家所任命的“無私的”政權這種辦法。

最後的一項要求之所以被奧斯汀和諾爾—貝克所不斷地堅持，是由於兩個目的：第一，這樣就會使得英美取得直接統治克什米爾的可能性；第二，阻撓帝國主義計劃的國民會議黨政府就可以永遠被剝奪了政權。可是，這種要求曾經激起印度政府和人民的激憤。因此，為要使得印度能夠接受，就必須修飾得像樣一些。於是，就打算通過另一種辦法來實現這項要求的第一個目的。辦法是設立聯合國官員的“公民投票行政機構”，使得合法政府完全順從於它。倫敦“泰晤士報”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寫道：

“公民投票行政機構會成為印度接受這項計劃的最大障礙。因為公民投票行政機構會剝奪克什米爾政

府對於軍隊和警察的正常權力，使得公民投票行政機構掌握實權。這種行政機構雖然在名義上是克什米爾政府的一部分，但是實際上却是对安全理事會負責的。”

爲要達到第二個目的，就通過使親近帝國主義的“自由克什米爾”分子參加政權的辦法（所謂的“克什米爾一切大黨派充分參加查謨—克什米爾臨時政府”），來取消國民會議黨政府的羣衆性。

蔣廷黻的提案是按照美英要把克什米爾放在它們直接統治之下的這種基本戰略，來代替原先要公然取消國民會議黨政府的計劃。這是放棄成立安全理事會政權的辦法，而是在克什米爾合法政府之上安置一個公民投票行政機構，同時去削弱，或者甚至去取消，國民會議黨政府的羣衆的民主的主動性。這正是蒙巴頓所主張的“監督公民投票而不干涉到合法的政府”。

結果，印度竟然陷入英美代表在聯合國處心積慮所設下的蒙巴頓圈套。阿揚加爾回到聯合國說道：“蔣廷黻三月十八日的議決草案是一個妥協的大膽嘗試，這種精神體現於雙方所能接受的草擬條款。這次議決草案大膽地擺脫了一二月間爭論的窠臼。”阿揚加爾看不見這種提案的條款是以嚴重破壞克什米爾主權爲目的，是以把國民會議黨政府放在公民投票行政機構之下，听从公民投票行政機構的命令爲目的。他曾親自承認公民投票機構“將由聯合國秘書長所委任的一位主任和幾位副主任管治，並且具有最高限度的獨立性去行使職權”。當時他甚至還痴心妄想克什米爾政府的主權會依然完整。

“印度斯坦時報”對於這項提案表示歡欣，把它說成是

“在一個合理可行的基礎上，第一次要認真解決爭端的企圖”，還說“主要的規定是自尊的愛好和平的國家所能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

當着印度政府對這項提案的態度表示出來的時候，英美及其僕從國家的代表們，都洋洋得意，立刻就召開會議，提出一項新的提案。這項提案基本上是和舊提案一樣，只是詳列聯合國公民投票行政機構的權力、它控制查謨—克什米爾政府的武裝和警察的權力範圍以及推荐地方法官在該邦司法系統中工作的權力。這項提案的要點如下：

(一)“印度政府應該承認：在公民投票行政機構認為有必要時，該邦將授予公民投票行政機構指揮和監督該邦軍隊和警察的權力，以便進行公正無私的公民投票，並以此項目的為限。”

(二)“印度政府應該承認：查謨—克什米爾政府將任命公民投票行政機構所推荐的完全合格的人員，在該邦司法系統內充當特別法官，審問公民投票行政長官認為與自由無私的公民投票的準備和執行有重大關係的一切案件。”

這項提案還規定：該邦政府應該釋放一切政治犯。一九四七年十月國民會議黨執政時，國民會議黨政府曾經逮捕了一些著名的教派主義分子、前總理卡克手下的帝國主義走狗以及其他反人民的分子。所說的政治犯是指的這一幫人。這項提案還把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從三人增至五人。

當着新提案全文全部公佈了以後，印度政府的反應非常劇烈。阿揚加爾沒有看出蔣廷獻提案的真正的惡毒的性質。他還讚揚它，說它是“一個妥協的大胆嘗試”。可是，當着

它的真正意義和用意在新提案裏赤裸裸地表露出來的時候，印度代表受到印度政府的指示，曾對這項提案加以拒絕。尼赫魯曾指示阿揚加爾正面譴責這項議案，並且提出斷然的強烈的抗議。可是，那位狡猾的英國總督立刻運用他的勢力去影響尼赫魯的態度。

“起初，尼赫魯的反應是劇烈的反對。昨日他給蒙巴頓一封信，說這項提案與蔣廷黻原來的提案有些地方完全不同，並且認為這項提案完全拒絕了印度代表所提出的論點。尼赫魯暗示，印度政府唯一的辦法是對於這項提案加以全盤的反對。蒙巴頓給他的覆信說，在他看來，還是以小部分修改新提案為原則。……

“剛開頭，尼赫魯似乎是要指示在聯合國的阿揚加爾，要他全部反對，可是蒙巴頓竭力堅持，並且發出精闢入微的議論，最後說服了尼赫魯，使他的反對意見分散開來並且局部化。分析起來，四項反對意見中有三項是表達印度政府不願意削弱阿卜杜拉主權的意旨。在取得尼赫魯的同意准許尚未組成的公民投票委員會進入印度這件事上，蒙巴頓也曾起了很大的作用。”^①（重點為作者所加）

不顧印度的反對，這項提案竟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安全理事會上被英美所操縱的多數所通過。

這項議決案的通過是對克什米爾的主權、對它的民族運動、對克什米爾政府一個直接的打擊。因此，它被克什米爾所反對。國民會議黨常務委員會曾對它加以全盤拒絕：

^① 甘貝爾—約翰遜：“續蒙巴頓出使記”，三一六——三一七頁。

“國民會議黨常務委員會認爲這項議決案，是強權政治的又一次表現。而強權政治正是安全理事會自從成立以來就加以防止的。自從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到安全理事會以來，有些會員國拚命想利用這個問題，來爲他們自己打算。……有些會員國甚至主張安全理事會應該直接參加克什米爾的政权。

“常務委員會願意不斷闡明：國民會議黨不能容忍任何方面來干涉人民以十七年艱苦鬥爭而在最近贏得的自由。……常務委員會要求人民政府武裝人民立即採取步驟動員全民族爭取此項目的。”

雖然四月二十一日的議決案是被拒絕了，可是由於尼赫魯和蒙巴頓的合作，印度政府對於安全理事會派遣一委員會來到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爾的決定却表示歡迎。尼赫魯總理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信裏寫道：“印度政府很抱歉，它不能履行議決案的某些部分，對於那些部分的反對意見，曾由印度代表團明白申述。印度政府與代表團商討後，對於所申述的反對意見完全贊同。如果安全理事會決定仍將派遣委員會……印度政府將樂於和它商談。”在六月五日的信裏，尼赫魯在重申他原先的合作態度時寫道，“除非印度政府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得到完滿的答覆，該委員會想要履行關於克什米爾的議決案是不可能的”。他還說“如果該委員會要來印度訪問，印度政府希望預先知道它打算商談哪些問題”。

這本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實，印巴委員會“調停”工作所依據的問題，已經明白規定於四月二十一日的議決案裏面。印巴委員會知道如果重申議決案上的各點，就會冒犯印度並且僵化尼赫魯對它來印度的態度。因此，它規避正面答

覆尼赫魯的問題。後來尼赫魯曾加以追問，該委員會又避而不答，但說“前往印度和巴基斯坦，是爲着和平解決查謨—克什米爾的局勢”。尼赫魯對於這些假冒爲善的話信以爲真，就對印巴委員會表示合作：

“我國政府得悉印巴委員會具有最誠懇的願望，真心協助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前來印度次大陸，解決克什米爾局勢。……在該委員會到達德里時，印度政府將樂於與該委員會商談。”^①

國民會議黨的領袖們和克什米爾的所有民主勢力都決心反對印巴委員會來到印度和克什米爾。可是，印度政府認爲這是對聯合國不禮貌的表示。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一日的倫敦“泰晤士報”透露：“阿卜杜拉的黨徒受到了嚴厲的警告，禁止他們舉行敵視的示威運動。”

國民會議黨的領導曾屈服於印度政府的壓力。倫敦“泰晤士報”對於這一點，表示洋洋得意，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二日寫道：

“雖然印度聯邦對於此項事件的看法沒有什麼改變，可是在最近幾星期內對待印巴委員會的態度顯然有些和緩。……據說印度對於印巴委員會的接待，將採取‘正確而不熱烈’的態度。另一方面，據悉克什米爾阿卜杜拉政權却反對印巴委員會進入克什米爾，預料將舉行黑旗示威表示公眾的憤慨。

“印度認識到這樣的做法對於印度的信譽和利益並無裨益，特別是巴基斯坦可能對印巴委員會表示熱烈的歡迎，因此印度內閣曾經仔細討論這個問題，結果

^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尼赫魯致印巴委員會電。

一面在原則上對於安全理事會關於克什米爾問題的議決案保持反對態度，同時却決定在印巴委員會到達印度時，給予充分便利和有禮貌的接待。”

一九四八年五月八日的倫敦“泰晤士報”曾說明尼赫魯對待印巴委員會到達印度的態度的重要性：

“印巴兩國政府同時表示他們並不反對克什米爾委員會到達現場，表示他們可以和它合作。……這是一種最令人鼓舞的穩重態度。如果兩國政府都決定採取一種全盤否定的立場，他們就不会任命自己的專門代表來接待印巴委員會。當着一個中立性的組織到達克什米爾，由於它的到場，就會造成一種安定的調解氣氛。”（重點為作者所加）

於是，通過聯合國的英美干涉便開始了。

第十一章

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着手執行英美計劃

阿揚加爾在反對四月二十一日的議決案時曾對安全理事會說道：

“議決案既然如此，印度就不得不加以堅決的反對。如果不願我們的拒絕和反對，議決案仍然要付諸實行，印度政府就要決計自行相機行事。關於克什米爾及早停戰和隨後進行公民投票，印度將自行其是。”

這幾句話具有很重大的意義，也是克什米爾後來時局變化的徵兆。往後的變化會決定了印巴委員會的方針。

一九四八年四月間印度軍隊在查謨和克什米爾發動了攻勢。在查謨以拉召里爲目標，在克什米爾則以穆扎法拉巴爲目標。四月二十一日印軍進佔了拉召里，同時對穆扎法拉巴籌劃兩路進攻。

英美唯恐：如果讓印度接着對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的拒絕而發動的軍事進攻繼續下去並且發展成全邦掃蕩侵襲者的軍事行動，他們對克什米爾進行干涉的根據，就會受到嚴重的破壞，而他們的要挾力量也將大爲降低。他們要對克什米爾進行有效的干涉，就非有侵襲者繼續佔領大片土地作爲必要條件不可。

前面曾經說過，正當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到聯合國的時候，蒙巴頓曾經企圖把印軍的進攻局限於烏里範圍以內。這次印巴委員會爲着要進行隨後的干涉行動，也認爲必須制止查謨和克什米爾境內印軍的軍事進攻。

帝國主義迅速地行動起來。巴基斯坦的英國總司令格賴錫將軍對於印軍威脅到“他的”國防，曾大發雷霆，主張必須加以擊退。他竭力主張巴基斯坦陸軍應該直接地公開地向克什米爾進攻：

“如果巴基斯坦不想遭遇到另一次巨大的難民間題；如果不許印度坐近巴基斯坦的階前；如果不要士氣渙散民心消沉；就必須不許印軍超過烏里綫。”^①

巴基斯坦隨即把它的不正規軍開進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在此以前，它還只限於以軍火、軍備、軍官供給侵襲者。

印巴委員會則從外交方面得心應手地來加以应付。印巴委員會在七月十日到達新德里的時候，便要求“雙方”不

^①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查弗魯拉·汗在喀喇蚩巴基斯坦外交學會上的演說裏所引用。

要採取任何進攻的行動。實際上這就是要阻止印度按巴定方針收復多麥爾並把侵襲者趕出克什米爾土邦去。印度官方的出版物曾經說道：

“印巴委員會要求在他們進行談判的時候，雙方都停止進攻。印度政府立即答應了這項要求，在克什米爾和查謨的印軍就得到指示不採取新的攻勢。”^①

印巴委員會唯恐：如果過早開始強迫印度去接受四月二十一日的議決案，印度政府就會加以全盤拒絕，決心去把侵襲者從大片土地上驅逐出去。印巴委員會為着消除這種可能性，便以商談停火為它的第一件工作。它認為只要商談停火這件工作一旦得到保證，印軍就不會採取攻勢，而印度政府也就不得不接受四月二十一日的議決案。他們的估計是這樣：實行停火，保證敵對武裝從該邦撤退，印度政府就會除開要求印巴委員會的干涉以外別無出路。到了這個階段，印巴委員會就能使印度唯命是從。

印巴委員會向印巴兩國政府提出停火和停戰建議書。這些建議早已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擬定並且作為議決案通過了的。這項議決案的主要規定如下：

(一)向印巴兩國統率下的一切武裝同時發佈立即停火的命令。

(二)雙方高級統帥對於凡是足以增加各方武裝的軍事潛力的任何措施一律停止。

(三)“巴基斯坦軍隊進駐查謨—克什米爾土邦使得自從巴基斯坦政府將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以來的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因此巴基斯坦政府應該從該邦撤退

^① 印度政府所編“保衛克什米爾”，一九四九年版，六三頁。

本國的軍隊。”

(四) 巴基斯坦保證撤退進行侵襲的部族土著。

(五) “巴基斯坦軍隊所退出的地區由地方当局管理，等待最後解決。”

(六) 部族土著和巴基斯坦軍隊撤退以後，印度政府開始撤退大部分的本國軍隊。

(七) “印度政府在接受最後解決查謨—克什米爾問題的條件之前，可在停火時所劃定的界綫以內，經印巴委員會同意，認為係協助地方当局維持治安所必要，駐紮本國軍隊。”

(八) 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監督停火命令的遵守”。

(九) “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政府重申肯定他們的願望；查謨—克什米爾上邦的前途將按照人民的願望加以決定。爲着要達到這項目的，兩國政府在承認停戰協定的基礎上，同意與印巴委員會進行協商規定出可以保證自由表達人民願望的公正平等的條件。”

當印巴委員會忙於和印巴兩國政府商談的時候，印巴委員會發出電報給聯合國秘書長，要求派遣四十名軍事觀察員和一位將軍級的軍事顧問到克什米爾來。在電報到達聯合國總部的時候，蘇聯代表馬立克恰巧是安全理事會的主席。他召集了一次安全理事會的會議，討論選派軍事觀察員的問題。他提議軍事觀察員應該由參加印巴委員會的五個國家（阿根廷、比利時、哥倫比亞、美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選派。蘇聯代表援引巴勒斯坦的例子，那裏的觀察員是由參加巴勒斯坦停戰委員會的三個國家（美國、法國和比利時）平等選派的，向安全理事會建議選派克什米爾軍事觀察員可以採取同樣辦法。安全理事會所有的代表，除馬立克和曼

努爾斯基(烏克蘭)以外,非但反对這項建議,而且根本反对这次理事会會議的召開。苏联代表的建議受到了嘲笑和拒絕。

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比利時和挪威的陸軍裏选派外國軍事觀察員是執行和實現把克什米爾放在美英宗主权之下的基本計劃的一個重要步驟。

印度政府接到了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就要求對於某些規定加以解釋和說明。印度政府要求印巴委員會解釋的兩項主要問題是關於國民會議黨政府在停火綫以外的主权以及該邦有战略地位的北部和东北部將來的行政权。關於第一項問題,尼赫魯在八月二十日在給印巴委員會主席的信裏認為議決案不得解釋為或作為下列實施的根據:(一)引用到查謨一克什米爾政府對於巴軍所撤離的地區的主权問題,(二)對於所謂“自由克什米爾”政府的承認,(三)使得這個地區在停戰期內造成不利於該邦的任何方式的兼併。他还提到委員會主席曾經向他解釋,“印巴委員會並沒有資格承認除查謨一克什米爾政府以外對於撤離地區的主权”。当天,尼赫魯在另一封信裏提出北部和东北部人口稀少的山區問題,要求那裏的行政权要歸於查謨一克什米爾政府,允許印度管理那裏的防務。印度政府願意接受的唯一例外,就是關於吉爾吉特地區:

“在這個地區(北部和东北部),除開流寇騷擾,巴基斯坦非正規軍佔領斯卡杜^①這類地方以外,整個說來,查謨一克什米爾政府对這個地區的主权並沒有受到危害或擾亂。照你在十八日的談話裏所同意的,印巴

① 斯卡杜是巴勒提斯堪的首府。人口五千人。斯卡杜通往吉爾吉特、阿斯托爾的道路只有夏季才能通行,冬季靠飛機才能与外界联系。——譯者。

委員會的議決案並沒有涉及這一廣大地區的行政或防務問題。我們希望在巴基斯坦軍隊和非正規軍撤離這個地區以後，撤離地區的行政權應該歸還查謨一克什米爾政府，而防務的責任則歸於我們（我們所願接受的唯一例外就是吉爾吉特）。我們一定要有权在這個地區裏某些地點駐防，一面防止那不遵守法治的部族土著侵入，一面保衛从克什米爾到中亞細亞的通商大道。”

在我們進行討論這些問題之前，必須首先了解印度政府放棄它關於吉爾吉特戰略地區立場的深遠含義。在這裏可以回顧到美英政府爲着反蘇戰爭的目的，需要佔有克什米爾的若干地點，其中就有吉爾吉特。因此，這個地區行政權和防務問題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由印巴委員會來決定，就只會有利於美英兩國政府。当着印度陸軍轟炸吉爾吉特飛機場及其他軍事設備的時候，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就很稚氣地發表威脅性的言論說，吉爾吉特會被迫加入蘇聯！他這樣設法迫使印度改變它對吉爾吉特的政策，放棄它對這個戰略地區的要求：

“穆罕默德說巴基斯坦所關心的另一問題是吉爾吉特專區的地位問題。他談到吉爾吉特專區與英王關係的背景。一九四七年十月，吉爾吉特專區的代表曾提出要加入巴基斯坦的要求，但是巴基斯坦政府當時沒有採取任何決定。吉爾吉特專區時常提出這樣的請求，曾經很明顯地表示：如果巴基斯坦不採取行動，他們將設法加入蘇聯。幾天以前，他接到消息說吉爾吉特城市已被印度空軍轟炸。那裏並沒有軍事目標，這種行動是濫殺平民的行爲。穆罕默德認爲吉爾吉特專區不久就會要求巴基斯坦給予軍事援助，他還認爲如果不進

行援助，它會從別的方面獲得更多的援助。”^①

尼赫魯被這種威嚇所脅迫，放棄了吉爾吉特行政權應該歸還克什米爾政府的要求。

擁護印度政府的人們也許會認為把“人口稀少的山區”的問題放在更巨大而真正的利益問題之上，是一種沒有遠見的看法。他們可能有一種藉口說是這種部族地區對於克什米爾經濟毫無用處，因此就不需要它歸屬國民會議黨政府。可是，克什米爾和印度反對帝國主義的民主勢力，就不願意這種雖是多山而又經濟上貧瘠的地區由英美代理人統治，用作反對蘇聯的基地。他們不願意克什米爾有一寸領土被用作反蘇、反民主的基地，無論那塊領土是在河谷，還是在北部，無論它是魚米之鄉還是不毛之地。將吉爾吉特輕易地交給帝國主義，非但危害克什米爾的主權，而且也背棄了和平利益，並且犯了縱容準備反蘇戰爭的罪惡。

現在再回到八月十三日議決案問題和尼赫魯所要明確解釋的問題。如果把印巴委員會對他的兩封重要信件的答覆全部引用出來，那是有益的。印巴委員會主席對他第一封信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答覆的：

“委員會要我將它的意見轉達閣下。來函第四段（關於查謨—克什米爾政府在巴軍撤離地區的主權）對於議決案的解釋，與委員會的解釋是一致的。關於第一點（第三項），撤離地區的人民將享有合法的政治活動的自由。在這一關係上，‘撤離地區’這一名詞是指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內，目前在巴基斯坦高級統帥有效控制下的地區。”

^① 美國代表、哥倫比亞代表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喀喇蚩舉行的非正式會議的記錄。

印巴委員會是這樣地接受了印度政府的主張：克什米爾政府的主權應該被承認，現在巴軍和“自由克什米爾”軍隊所佔領的地區，克什米爾政府都將行使主權。對於第二封信關於北部和東北部的統治權問題，委員會主席是這樣答覆的：

“委員會要我確認：由於這個地區的特殊情況，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沒有特別涉及這項問題的軍事方面。可是，來信所提的問題可能在實行這項議決案時加以考慮。”

任何人都會指望委員會將遵守它對印度所作的諾言。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對於這兩項重要問題也要求加以解釋和說明。可是，印巴委員會給他的答覆卻是互相矛盾，截然相反的保證。巴基斯坦外長在九月六日給印巴委員會的信裏曾經透露，通過對巴基斯坦政府的口頭解釋，他所得到的認識是這樣：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巴基斯坦高級統帥統治下或控制下的一切地區包括吉爾吉特在內，以及自由克什米爾控制下的地區，在停戰期內，將歸停火時期事實上控制這些地區的政權繼續統治。印度政府或是土邦政府的民政官員或是軍官都不能進來或對這些地區行使任何政權。”印巴委員會對印巴兩國政府耍弄的兩面手法非常拙劣，使得雖是英國大資產階級的喉舌都情不自禁地寫道：

“的確不必多談，談判從開始起就被印巴委員會可憐的作風弄糟了（所幸到現在還沒有證據）。印巴委員會應邀對這一方進行‘解釋和說明’，却不把這類答覆通知另一方。”^①

①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經濟學家”週刊。

这种相互矛盾的保証終於打到自己头上來了。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依據印巴委員會給他口头上的諾言，在上述給印巴委員會的信中說道，在“印度政府接受印巴委員會對巴基斯坦政府所作的解釋和說明，以及巴基斯坦政府接受印巴委員會對印度政府所作的解釋和說明”的條件下，巴基斯坦政府才能接受八月十三日議決案上的建議。查弗魯拉要求：印度應該無條件地“按議決案創議人所解釋的”，接受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的全部規定。他還要求印巴委員會給他一件肯定書，說明“巴基斯坦政府在討論過程中，依據印巴委員會口头上所作的說明、解釋和保証是否合理”。九月三日印巴委員會曾經給查弗魯拉一封信說，“在收到兩國政府對於議決案的答覆以後，議決案的全文以及印巴委員會和兩國政府之間有關議決案的來往信件，都要發表出來”。在這種情況之下，對巴基斯坦所作的口头保証是否能變成書面文件呢？印巴委員會認為這樣辦法只會激怒印度，造成嚴重的後果，使得當前的目的難於實現。在查弗魯拉提出這一問題的那一天，印巴委員會戲劇性地宣佈：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不能指望立即實行。這就結束了一場爭論。印巴委員會為着顧全面子，為着避免情況複雜化和嚴重化，除了這個辦法以外，也別無他法。印巴委員會決定到歐洲去，準備向安全理事會提交關於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局勢的臨時報告。印巴委員會為着要從查弗魯拉不知趣的舉動所造成的窘境裏解脫出來，它就勾銷了它的諾言，九月七日很委婉地給他一封信，說“在你九月六日第一次信裏轉達你國政府對於印巴委員會議決案的意見……你所作的假定和所表示的某些斷定，並不很精確地反映委員會的立場或它口头的解釋。……”

爲什麼印巴委員會要對印巴兩國作出相反的保證呢？第一，因爲它想嚇使彼此相反對，進一步地使得印巴關係緊張。第二，因爲它估計到：正式地遷就雙方的要求，雙方就會直截了當地接受停火建議，而停火建議正是全部實現英美四月二十一日計劃的基本先決條件。印巴委員會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他的單獨報告中說，“同一時間，由於想兩邊討好”，曾經作出許多重要的說明和解釋，使得印巴委員會陷入窘境。

印巴委員會的委員們在一九四八年九月最後一週到歐洲去。他們在“調停”的初次回合中失敗了以後，就重行在巴黎和印巴兩國談判。這次印巴委員會並不局限於安排停火停戰的工作。立即成立聯合國公民投票行政機構，也成爲討論中同等重要的一部分。十二月十一日，印巴委員會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它的建議。這是八月十三日議決案的補充。主要條款如下：

(一)“聯合國秘書長將取得印巴委員會同意推薦一位具有高度國際地位，衆望所歸的人物充當公民投票行政官。他將由查謨—克什米爾政府正式任命。”

(二)“公民投票行政官將由查謨—克什米爾土邦取得他認爲所需要的權力，以便組織和實行公民投票，並且保證公民投票的自由和公正。”

(三)“公民投票行政官將有权任命他所需要的助理員和觀察員。”

(四)“土邦內所有民政當局和軍事當局以及主要政治人物均須與公民投票行政官合作。”

在十二月最後一週，印巴委員會委任代表三人：洛扎

諾、桑佩(洛扎諾的副代表)、科爾班(賴伊的個人代表)到德里和喀喇蚩去。他們和印巴兩國政府討論這些建議，並且對兩國政府提出解釋和說明。這些討論的內容曾經由印度政府以兩個外交備忘錄予以公佈，巴基斯坦政府曾以一件備忘錄予以公佈。印巴委員會為要使得印巴兩國接受十二月十一日的建議，這次還是和上次一樣，仍靠提出互相矛盾的諾言和截然相反的保證這套老辦法。

關於解除“自由克什米爾”武裝和解散“自由克什米爾”武裝的問題，印巴委員會對於這一件重大問題曾經提出過相反的意見。洛扎諾在和尼赫魯第一天會談(十二月二十日)中，曾經明白承認：“印巴委員會的意圖是要大量解除這些部隊的武裝”。

“印度總理舉出事實提請注意，即自由克什米爾部隊是由巴基斯坦武裝和配備起來的，而且由巴基斯坦陸軍作戰統帥部所指揮，兵力已達數萬人。……洛扎諾指出：印巴委員會的意圖認為儘管真正的土著不可能要他們撤離那些地區，可是這些部隊應該大量地解除武裝。”^①

在第二天會議上，洛扎諾企圖推翻他的諾言。當着尼赫魯對他加以反擊時，他才重行保持他原來的意見。

“他(洛扎諾)建議：外交備忘錄裏所用的自由克什米爾部隊‘大量解除武裝’這句話也許並不表達印巴委員會的意圖。印巴委員會的意向是解散這些部隊；結果便是解除武裝。總理指出解散和解除武裝並不是一回事。巴基斯坦已經把二萬八千人(三十五個營)增加到

① 印度政府“外交備忘錄”第一號。

三萬人，作為自由克什米爾的部隊。……洛扎諾由於這種解釋才同意‘大量解除武裝’這句話應該被認為正確地詮釋了印巴委員會的意圖。”^①

另一方面，洛扎諾向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保證，印巴委員會並不打算解除“自由克什米爾”部隊武裝和解散“自由克什米爾”部隊。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依據印巴委員會早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所提出的保證，曾經透露道：

“印巴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的信裏第二段第三項中，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明確的保證，說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並不考慮到自由克什米爾部隊的解除武裝或解散’……洛扎諾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向我保證，只有到了公民投票階段，到了印度軍隊以及克什米爾土邦部隊作最後處理的時候，自由克什米爾部隊的解除武裝和解散，才會實行。……”^②

印巴委員會是通過這些自相矛盾的諾言和保證，才能欺騙印巴兩國去接受十二月十一日的建議。儘管隔得很久，倫敦“泰晤士報”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六日的報上也都承認了這種兩面欺騙的手法。它說“印巴委員會想兩面討好有求必應，而結果是丟盡了面子，一事無成”。

印巴兩國同意了印巴委員會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和十二月十一日的建議（後來就變為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議決案）以後，雙方政府便分別授權各方的英國總司令——巴車將軍和洛賴錫將軍——發佈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午夜

① 印度政府“外交備忘錄”第二號。

②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致聯合國印巴委員會主席函。

前一分鐘生效的停火令。

大家可以看出，一月五日的議決案是与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不同的。一月五日的議決案包含着停火和停战建議以外，还包含着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的若干基本規定。及早任命聯合國公民投票行政官和立即停火停战一樣地成爲主要部分。

印巴委員會策略的改變与以後克什米爾的局勢發展是有關係的。要了解这种變化，我們就要注意这件事實：印巴委員會爲要竭力設法使得印巴兩國从早接受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它曾經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向印巴兩國提出了互相矛盾的保證。印巴委員會在離開印度以後，就深信委員會与印度在解除“自由克什米爾”部隊武裝和解散“自由克什米爾”部隊、克什米爾政府对巴軍佔領地區的主权、以及北部战略地區將來的行政权這些問題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印巴委員會就不能指望順利地从早实现八月十三日議決案所規定的停战建議，特别是当着印度政府關於三個重要問題要求明確的無條件的許諾的時候。因爲安排停战是進一步執行英美四月二十一日計劃的重要的先决條件，所以对印巴委員會說來，成立克什米爾公民投票行政機構這個最終目的，顯然就会無限度地推遲。因此，它就看出必須把停火停战計劃和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計劃結合起來。它估計到：兩個計劃既然結合起來，即使停战談判拖延下去，公民投票行政官还可以行使職權替美英对克什米爾的全盤統治進行準備工作。不單是停火停战而且同時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就成爲印巴委員會新的策略。当尼赫魯对洛扎諾說明印度政府的態度時，洛扎諾就很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了。尼赫魯对他說过，在巴基斯坦政府完全接受和

实行停火停战建議以前，印度政府不能就印巴委員會的公民投票建議採取任何行動：

“印度總理着重指出的第一點是：即使印度政府接受印巴委員會的公民投票建議（十二月十一日的建議），印度政府也不會就這項建議採取任何行動，除非印巴委員會八月十三日議決案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關於停火和停戰）全部實行。……

“關於第一點，洛扎諾曾經詢問是否在八月十三日議決案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實行以前，對於公民投票行政官的任命也要反對。洛扎諾和科爾班都認為公民投票行政官即使在着手進行籌備公民投票之前也能進行有用的調查工作。”^①

在實現停戰建議之前就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這種主張的含義會由洛扎諾及其同僚在和尼赫魯另一次會議上透露出來：

“洛扎諾在答覆總理的詢問時說道，印巴委員會並不打算在該委員會的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議決案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實行之前公民投票行政官就從事有關公民投票的行政工作。……印巴委員會的看法是有關公民投票細節的討論儘快開始起來，會在各方面造成良好的印象。科爾班支持這種看法。他的理由是發表一個極有聲望的人物當公民投票行政官會發生極好的心理效果。”^②

因此，從早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便成為印巴委員會的一件重要工作。“洛扎諾曾強調儘快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的重要

① 印度政府“外交備忘錄”第一號。

② 印度政府“外交備忘錄”第二號。

性”^①。

如果細讀一月五日議決案的規定就會看出原來要成立“公民投票行政機構”的計劃，已經改變為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的計劃。這不是單純用語的改變，而是一種狡猾的計謀，想令印度相信（如洛扎諾對尼赫魯所說）：從早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為的是要幫助規定公民投票的細節，並不是統治克什米爾土邦。很顯然地，若要統治克什米爾土邦就要有行政機構。因此，這種改變是來對付印度可能發生的一種議論：認為在實現停戰建議之前聯合國不能為着所謂執行公民投票的目的而統治克什米爾。可是，授與公民投票行政官的權力是這樣的大，他所掌握的人員又這樣的多，以至於他一旦來到克什米爾，他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查謨—克什米爾土邦真正的統治者。

一月五日議決案的若干規定也表明：公民投票行政官的權力範圍，雖然已經在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中明白規定，却要由他根據“他認為組織和實行公民投票並保證公民投票的自由和公正所必要的條件”加以決定。印巴委員會鑒於印度竭力反對安全理事會授予公民投票行政機構這樣大的權力，就覺得在早期必須避免詳細列舉權力範圍，而是要含糊其詞。印巴委員會打算等待一個適當的機會，就是在停火以後，停戰已經達成協議的時候，毫不含糊地說出權力的真正的範圍。可是安全理事會上的辯論卻已經充分暴露出帝國主義國家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克什米爾成立他們自己的政權。洛扎諾在與尼赫魯某一次會談中在這個問題上企圖支吾其詞、不着邊際。就是他，也不能提出明確的保證說印巴

^① 印度政府“外交備忘錄”第二號。

委員會並不考慮到這一主張。相反地，他却和鸚鵡一般地重覆議決案的文句：

“洛扎諾說，具有國際地位和衆望所歸的公民投票行政官，可以在和印度政府協商後加以任命。他可望很合理地行使職權。印巴委員會並不企圖要他侵犯土邦政府在民政治安方面的職權。他的職權只限於保證公民投票的自由和公正。”^①

因爲印度政府拒不允許立即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除非巴基斯坦履行如洛扎諾所解釋和說明的、並且在八月十三日議決案裏所規定的那樣的停戰條件，所以印巴委員會所指望的在實現停戰建議之前就在克什米爾安置公民投票行政官的計劃，並沒有成功。因此，印巴委員會現在就設法從早實現停戰建議。

第十二章

美英強圖仲裁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任命了美國陸軍前海軍作戰部部長尼米茲海軍上將爲克什米爾公民投票行政官。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透露過他的薪水定爲每年四萬五千美元，可見他的職位的重要。印巴委員會爲着要使得這位海軍上將早日能到克什米爾，就竭力促成停戰建議的實現。聯合國印巴委員會早

^① 印度政府“外交備忘錄”第一號。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間到達印度次大陸，立即着手草擬停戰建議。

四月十五日印巴委員會向印巴兩國提出第一個停戰建議。這些建議後來曾經加以修改，在四月二十八日重行提出。停戰條件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停火綫；第二部分——撤退軍隊；第三部分——一般規定。第一部有一條（第一段，第四項）是關於北部有戰略價值的人口稀少的山區的规定：

“因為印度政府曾一再要求在這個地區某些戰略地點保有防哨和駐守的權利，印巴委員會為要迎合印度政府的主張起見，所以規定：如果印巴委員會和（或）公民投票行政官斷定有在此地區設防的必要，印巴委員會和（或）公民投票行政官可以依據觀察員的意見和印度政府的情報，同意印度政府在停火綫以北駐防。”^①

停戰條件的第二部分是關於從該邦撤退軍隊問題。印巴委員會規定了巴基斯坦軍隊和大部分印度軍隊撤退的時間表。第三部分除其他問題外，規定了巴軍所撤出的地區由“地方當局”在印巴委員會監督下加以管治。印巴委員會在給印巴兩國政府信件封皮上的說明裏說“繼續討論恐無結果。印巴委員會本此精神要求對附上的條件予以無保留的接受”。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印度政府對印巴委員會的停戰條件加以答覆。印度政府在覆信中重申它關於（一）解散“自由克什米爾”部隊和解除“自由克什米爾”部隊武裝及其與

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告。

大部分印軍撤退的關係，(二)北部人口稀少地區的处理，這兩個問題的立場。覆信中說解除“自由克什米爾”部隊武裝和解散“自由克什米爾”部隊問題不能久懸不決，也不能听任將來發生翻案和爭執。因此，巴基斯坦政府應該同意解散“自由克什米爾”部隊三十二個營並且解除武裝。印度政府向印巴委員會明白表示：印軍分期撤退應該根據巴方軍隊的解散和解除武裝的实行程度。關於第(二)項，覆信裏說：仍如總理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給印巴委員會主席的信中所說，印度軍隊應該有权在北部战略地區某些地點駐防。

巴基斯坦政府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與印度的態度根本相反。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認為“自由克什米爾”部隊三十二個營的解散和解除武裝，以及北部軍事控制权的移交給印度政府、行政权移交給克什米爾政府，這是與八月十三日議決案毫無關係的，因此就不能成爲停戰條件的一部分。

照印巴委員會的說法，兩國政府的答覆都不能構成對四月二十八日停戰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情況就會使得尼米茲就任克什米爾行政官遙遙無期。印巴委員會急於要使他早日就職，於是就多數議決採用一種超出它权限範圍的新辦法，來促成停戰條件的實現。印巴委員會所採取的辦法便是仲裁。

從一九四九年五月起，美國報紙上就經常登載尼米茲海軍上將不久就要到印度次大陸去的報道。這是很顯然的，仲裁辦法是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他們打算使尼米茲僭取爭端的最高仲裁人的权力。他們打算用這種辦法替他鋪平道路，好讓他順利地到克什米爾去充當那裏的真正的統治者。六月初美國報紙發出消息，說是聯合國方面透露，印巴

委員會將採取仲裁的辦法。非常湊巧，美國報紙發表這項消息以後，隔一天印巴委員會的美國委員就在委員會中提出他第一次的仲裁建議，竭力以仲裁解決停戰問題的辦法來勸說其他委員。捷克斯洛伐克委員奧爾德里奇·契爾曾經很清楚地指出印巴委員會之所以急於要以仲裁作為解決停戰問題的“唯一”辦法的原因：

“仲裁辦法是超出印巴委員會权限範圍的。可是，這並不是偶然發生的。美國代表早於今年六月間就竭力活動要實行仲裁，公然自認其用意是在使得尼米茲能以仲裁人身份愈早愈好地到達印度次大陸。印巴委員會本身也很贊成這種仲裁建議，因為它已經不大相信它能完成它調停的使命，主要因為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議決案的難於實現，整個看來已經十分明顯。”^①

契爾在他的報告裏還說道：

“用仲裁辦法來實現停戰，則停戰仲裁人就有很大的可能實際上變成整個爭端的仲裁人。”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反對美國代表的仲裁計劃。他的理由是：“在開始考慮任何其他解決辦法之前，印巴委員會有法理上的責任，同時也有道義上的責任，邀請兩國政府參加聯席政治會議。”^② 印巴委員會一面表示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議，同時却竭力設法破壞它，印巴委員會堅持必須以旨在劃定停火綫的喀喇蚩軍事會議順利結束為條件，才能實行該項建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拒絕接受這種要求，認為一件嚴重的政治問題不能和一個軍事會議的順利結束聯在一

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契爾博士對安全理事會的報告。

② 同上。

起，不能以它作為條件：

“這是一項嚴重的政治問題，應該在它本身的政治基礎上加以考慮，無論喀喇蚩的軍事會談結果如何，都不應該和它牽連在一起。”^①

可是，印巴委員會的多數代表繼續堅持他們的觀點，主張印巴兩國政府聯席會議最後決定召開與否，要看喀喇蚩軍事談判的結果如何。

印巴委員會却大失所望。喀喇蚩軍事會議關於劃定停火綫達成了協議。這次軍事會議順利結束後，印巴委員會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上午會議上，認可了捷克斯洛伐克關於召開印巴兩國聯席政治會議的建議，只有美國代表棄權。可是，當天下午的會議却通過了美國代表所提出的實行仲裁的建議。建議勸告印巴兩國政府接受尚未就任公民投票行政官的尼米茲海軍上將為仲裁人。對於這次表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棄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契爾曾向安全理事會報告“美國代表所提出的仲裁建議之所以要急於通過，是因為他們非常耽心聯席政治會議結果可能失敗，為着節省時間，必須有一個新的建議作後備”^②。

印巴兩國政府接受了印巴委員會召開聯席政治會議的建議。兩國政府都任命了他們的代表團，並且決定了八月二十二日在新德里召開會議。可是，他們在八月十八日知道印巴委員會已經決定取消印巴兩國所急忙準備參加的聯席政治會議，他們大為驚異。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喀喇蚩通知印巴委員會主席說，巴基斯坦政府對於印巴委員會取消聯席會議的決定非常驚異。

① 契爾博士的報告。

② 同上。

八月三十日印巴委員會主席在新德里接到印度外交部代表的通知，兩天以後接到尼赫魯本人的通知，都說印度政府對於這項決定非常驚訝和失望。契爾曾經這樣說：

“他們（指印度和巴基斯坦——譯者）抱着這樣見解的理由，是因為他們認為一件爭端的雙方不一定要有相同的看法，看法不同這正是爭端之所以形成。可是他們應該坐下來共同商談，至少也應該開始討論是否有什麼解決辦法可以實行。”^①

印巴委員會主張取消聯席會議的理由，是他們發覺印巴兩國政府關於會議的規章和議程的答覆具有不可調和的分歧。可是，印巴委員會却未提及“觀點不同，不但印巴委員會早已知道，而且印巴兩國政府也是早就知道了的”^②。契爾反駁印巴委員會的多數代表，說他們無權取消會議，又說只有參加會議的印巴兩國政府才能取消會議。

促使印巴委員會採取這樣決定的真正理由，並不能長久地瞞過民主輿論。八月二十三日印度報業托辣斯通訊社從成功湖聯合國總部發出消息說，預料“克什米爾委員會（即印巴委員會在一般新聞上的簡便名稱——譯者）目前所處的僵局”可由“尼米茲海軍上將被任命為仲裁人，歸他來決定印巴之間停戰條件”而打開。這家通訊社還說道：

“雖然一直到今天大家都是在尼米茲海軍上將會被任命為調停人的基礎上加以推測，可是凡是關心克什米爾問題的人都注意‘紐約時報’在‘各方促使尼米茲充當克什米爾仲裁人’，‘聯合國委員會建議任命’的標題下關於克什米爾的新聞。”^③

① 契爾博士的報告。

② 同上。

七天以後，也就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印巴委員會真地向印巴兩國政府提出關於仲裁的備忘錄，要求印巴兩國“將它們之間關於實現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議決案第二部分所發生的一切問題所存在着的分歧提交仲裁”。尼米茲海軍上將被推荐為爭端的仲裁人。

因為印巴委員會的仲裁計劃過早在美國報紙上披露，印巴委員會便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印巴委員會對於這種宣傳方式表示關心，並且一致認為這會影響它的工作和威信。於是它便決定發一電報給安全理事會主席，要求秘書長對記者發表一項聲明，說明印巴委員會將自行決定採取應有行動，祛除印巴委員會是受着報紙或其他方面影響的印象。可是，聯合國秘書處的一個職員科達爾，在八月二十六日壓住印巴委員會的主席（當時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電報，不送交安全理事會的主席，當時安理會主席正是蘇聯代表。而這份電報是印巴委員會全體委員一致通過的。九月四日印巴委員會接到科達爾的通知說他並沒有把那封電報送交安理會主席。答覆印巴委員會的電報是亞力山大·卡多甘爵士和賴伊具名的。這封電報駁斥了印巴委員會的指責，措詞簡直是在申斥印巴委員會。賴伊之所以不應印巴委員會的要求發表聲明，是因為在這時候杜魯門和艾德禮正要乘着印巴委員會所發出的及時的對印巴兩國進行干涉。

印巴委員會在一次秘密會議上所擬定的仲裁方案，在提交印巴兩國以前，就已經交由英美兩國政府相機而行。契爾揭露當時的情況說道，“仲裁備忘錄的原文密件，同時甚

③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論壇報”。

至在正式提交印度政府之前，就送交新德里和喀喇蚩的英國高級專員。……”^① 杜魯門總統和艾德禮首相同時利用這一備忘錄實施“干涉性的公開壓力”。印巴委員會向印巴兩國政府提交仲裁備忘錄兩天以後，杜魯門和艾德禮便寫信給尼赫魯和列雅格特·阿里·汗，促使他們予以立即無保留的接受。他們的動機是很明顯的。

“有四條通商大道經克什米爾通往中亞細亞。北部边界數英里以外就是蘇聯。……英美兩國都意識到這種情況，這也就說明了杜魯門—艾德禮的步驟。”^②

杜魯門—艾德禮的干涉引起了克什米爾和印度的深切的憤慨。尼赫魯在阿拉哈巴的羣衆大會上說：

“杜魯門總統和艾德禮先生對克什米爾問題的干涉，使我非常驚訝。……撇開衝突的基本原因不理，是不對的。這樣的情況使我們感覺不安。”^③

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認為杜魯門—艾德禮的信件是“對克什米爾爭端嚴重的干涉”^④。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間舉行的國民會議黨年會曾經指出仲裁建議是一種要剝奪查謨—克什米爾人民自決權的計謀。國民會議黨以“懷疑和憤恨的眼光”來看待這種干涉。

印度政府對於印巴委員會的仲裁辦法和杜魯門—艾德禮干涉的反對，使得英美兩國要把尼米茲立即安置在克什米爾的策略，遭到失敗。可惜這種反對並不是全盤的反對；對於最近將來的外國干涉的大門仍然開着。

① 黎諾博士的報告。

②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倫敦“時与潮”。

③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印度斯坦時報”。

④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論壇報”。

第十三章

麥克璠頓將軍出場

印巴委員會的四個委員(美國、比利時、哥倫比亞、阿根廷代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譯者)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提到三項問題：(一)“自由克什米爾”軍隊的處理，(二)從土邦撤退正規軍，(三)成爲解決爭端主要障礙的北部地區的防務和將來的行政權。這份報告很周詳地討論了印巴兩國政府關於這三項問題的立場：可是對於印巴委員會向兩國政府所提的互相矛盾的諾言、互相排斥的保證，却保持緘默，甚至一字不提。關於非軍事化問題，印巴委員會的委員們曾經下了這樣的結論：這個問題應該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加以解決，“來消除一切分歧，包括有關徹底處理查謨—克什米爾土邦一切武裝力量的全部問題在內”。關於北部地區問題也是一樣，它的結論是“目前北部地區情況是這樣：印軍到它目前所佔領地區以外的若干地點駐防，結果將使得印度政府的軍事活動擴大。……”

印巴委員會關於取消印巴聯席會議、實行仲裁等等越權行爲曾經被契爾加以徹底的揭露。因此，印巴委員會就向安全理事會建議取消這個五人委員會的組織，由“大權”獨攬的“一個人”來代替。這種辦法的目的是在消滅捷克斯洛伐克的呼聲。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團曾經堅持不懈地在印巴委員會裏面揭穿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

捷克斯洛伐克參加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代表契爾曾向

安全理事會提出一份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單獨報告。這項文件毫不留情地揭露印巴委員會旨在遠行英美反對克什米爾及其民族運動的計劃的卑鄙行爲和陰謀。印巴委員會“斷定”它的任務未能完成是由於兩國政府的不妥協的態度。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不同意這樣的“斷定”。契爾在他的報告裏很中肯地指出，“應該認清克什米爾整個問題的本質，在印巴委員會本身的一切活動中”來檢查失敗的原因。可是，印巴委員會“多半只從技術的角度來判斷它的工作而不能從克什米爾問題的整個政治背景來作出結論”。“契爾報告”曾經詳細分析印巴委員會如何沒有採取建設性的方法來正面解決整個問題。取消印巴聯席政治會議；越權提出仲裁建議；向美英政府洩露關於仲裁的秘密備忘錄——這一切都曾列爲破壞印巴委員會調停作用的主要因素。

關於“自由克什米爾”部隊和北部地區這兩個問題，契爾說道，印巴委員會在通過八月十三日議決案的時候，“過低估計了自由軍的重要性，也完全沒有考慮到‘北部地區’的情況。後來印巴委員會的一切工作便在這兩個問題上垮台了。在八月十三日議決案裏就沒有提到‘自由軍’。一九四九年春季，‘自由軍’就增加到三十二個營受過訓練、武裝齊備的軍隊。”契爾還說道：

“這件事實違反上述議決案第一部分第二段裏禁止雙方增加軍事潛力的規定。由於這件事實，情況就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並且也產生了新的問題：議決案所說克什米爾的‘大部分’印軍，究竟指的是多少。從這一問題在邏輯上也發生了關於解除‘自由軍’的武裝和同時撤軍更深一層的困難。”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他的報告裏說，關於“北部地區”，

印巴委員會也表現得“無先見之明”，使得情況愈加困難。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議決案裏都沒有提到“在戰略上對克什米爾北部非常重要的地區”的情況。印度政府覺察到這一嚴重缺陷，對於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就提出了保留部分。印巴委員會不去改正這一重大缺陷，却寫信給印度總理說，“在履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議決案時，這項問題可以加以考慮”。

“由於印巴委員會本身的錯誤判斷，印巴委員會的義務沒有明文列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議決案，如今印巴委員會只不過表示往後對於北部情況將要加以研究的一種意向而已。”

可是，這時候巴軍佔領了這些戰略地區，而印巴委員會則面對着一件既成事實。

“印巴委員會後來面對着北部地區變化重大的局勢，就不得不承認：印度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所提出的保留在法律上儘管是有效的，可是在實質上是不能實現的。”

印巴委員會在報告裏曾經提出由五個委員所組成的委員會缺乏靈活性，契爾對於這種結論曾經加以駁斥：

“並不是缺乏靈活性而是靈活性太大了。這種情況表現在那麼多那麼重要的解釋和說明等等裏。由於妄想同時討好爭端的雙方，這種太大的靈活性大大地損害了印巴委員會的地位。”

契爾曾經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下列的建議：

(一)“根據過去的經驗，十分顯然，新的調停機構一定要真正地獨立而不受外界勢力的束縛。”

(二)“要由安全理事會全體會員國代表組成一個

委員會，充分的獨立才能獲得保證。”

這就是提交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討論克什米爾問題的會議上的兩件報告。印度代表在這次安全理事會會議上並沒有利用契爾的報告，甚至連提都沒有提到。印度輿論知道了這件事就非常驚訝。

挪威代表孫德建議：安全理事會主席可以“和雙方進行非正式的會談，謀求雙方都滿意的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的方法”。這項建議為英法代表所支持，並且為絕大多數所通過。

安全理事會主席麥克瑞頓將軍（加拿大）向印巴代表提出幾項建議，要點如下：

（一）“應達成協議，用撤兵和解散部隊辦法，分期逐步減少停火綫兩邊的武裝力量；進行程序以不引起停火綫兩邊人民的恐懼為準。”

（二）“非軍事化方案應包括撤退正規軍和裁減地方武裝兩個方面。巴基斯坦從查謨—克什米爾土邦撤去巴方的正規軍。印度則撤退它維持停火綫印度那一邊的當地治安所不需要的正規軍。裁減武裝方面，應解散當地武裝，包括這一邊的克什米爾土邦軍隊和民兵及另一邊的‘自由軍’武裝。”

（三）“北部地區的行政權，應在聯合國監督下，仍歸現存地方當局行使。”

（四）“當聯合國代表認為籌備公民投票的、雙方協議的非軍事化方案已經完滿實現的時候，公民投票行政官應該前往行使印巴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議決案所規定的職權。”

（五）“聯合國秘書長應任命一位聯合國代表監督非軍事化的執行。”

細讀麥克瑞頓建議的條文就會看出印巴委員會對印度政府所提出的一切保證都一筆勾銷了。第一，查謨—克什米爾政府對停火綫以外地區的主權在實質上已被否認。第二，“自由克什米爾政府”（“現存地方當局”）在這些地區的行政權却被承認。第三，由於克什米爾土邦軍隊和民兵同樣地要解除武裝和解散，所建議的要解除“自由軍”武裝和解散“自由軍”的作用則被抵消了。第四，印度對於取得北部地區防務和行政權的要求已永遠被撤銷。印度出席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拜內戈爾·納辛·勞說得很對，他說“這些建議的真正作用就在於取消或抵消印度所信賴的一切保證”。麥克瑞頓背後主要的提綫人英美兩國這次公然地把它們自己對“自由軍”和北部地區的主張提出來，甚至於對印方的主張都不假裝支持。英國代表卡多甘強調說麥克瑞頓關於北部地區的建議是正確的：

“關於北部地區的問題，我國政府深信印巴委員會報告中第二七三段的意見；印軍進入停火綫以北地區，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敵對行動的重新爆發。……大家都還記得印巴委員會全體委員，除掉一位委員（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以外，都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政府應該自願放棄這項要求，無論怎樣這種要求是應該重行加以考慮的。”

於是，帝國主義國家就原形畢露。在麥克瑞頓的建議裏就沒有印巴委員會的兩面諾言和花言巧語，而是不可捉摸的保證。

要了解英美策略的轉變，就必須重行申述：印巴委員會對印度所作的保證，並不是出於真心誠意。處於外國干涉的那一特殊階段，就必須採取這種好計，以便討好印度而把它

拉進英美的圈套。可是，这种笨拙的計謀却使印巴委員會陷入了雖然提出仲裁办法而不能脫身的泥坑。印巴委員會的繼任人麥克瑞頓現在就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重行高唱印巴委員會对印度所作的虛偽保證，或是直截了当地否認這些保證。重述过去保證的这种机会已一去不復返了。於是，不得不向印度政府說出實話，並且要它同意从早任命公民投票行政官。因此，麥克瑞頓便提出一個与印巴委員會过去所提的办法絕然不同的方案。

帝國主義者爲要强迫印度接受这些計劃，便施展他們压迫和訛詐這類慣用的故技。當時克什米爾副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曾經透露过：英國和美國曾对印度施加重大压力，威脅印度說，如果印度拒絕麥克瑞頓的方案，就要停止对它的汽油供应。

“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在三月七日一次集会的演說中曾經透露，‘英美曾用停止供应汽油和其他仰給於它們的貨物，來威脅印度。’‘英美集团打算以威脅和政治压力把它們的決定強加諸印度身上。’”^①

可是，这种高压政策这次並沒有生效。印度政府拒絕了麥克瑞頓的非軍事化方案，也反对他把北部地區歸“自由軍”政权統治的建議。

在这种形勢之下，安全理事会所操縱的多數便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通过了美國、英國、挪威、古巴所提出的提案^②。議決案規定解散印巴委員會，任命一“聯合國”代表

①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印度新聞紀事報”。

② 當時常任理事國苏联缺席，中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一直由國民黨代表非法佔據，通过此項決議只有三個常任理事國的可決票，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是不合法的。——譯者。

來代替印巴委員會。議決案要求印巴兩國在五個月內，在麥克璠建議的基礎上準備並執行非軍事化方案。這項議決案為印度所接受，但有關麥克璠建議的部分則予以保留。

美國和英國從印巴委員會的經驗懂得了如果聯合國代表的權限以某些呆板的建議為範圍，如果不授以權宜大計的自由，他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會不能實現。因此，議決案裏規定：聯合國代表能向印巴兩國提出他認為“可能導致爭端解決”的任何建議。以後的事實表現出這項議決案的主謀人又籌劃了一套新花樣。

第十四章

迪克遜提出新方案

英美非常謹慎地挑選了他們的代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出版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週刊”描寫歐溫·迪克遜爵士這位人物有如下述：

“一九四二年五月議會通過特別法令，任命法官歐溫·迪克遜爵士為澳大利亞駐華盛頓特命全權公使。

“兩年半以內歐溫·迪克遜爵士代表澳大利亞利益駐在戰時世界外交的神經中樞，曾受到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大使館的尊敬和信任。他的非凡的判斷力、學識廣博、為人正直，使得他的美國朋友對他十分器重，也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亞在美國各界的聲望。”

在歐溫·迪克遜爵士被任命為聯合國代表以前，外國報紙就已經在披露美英所策劃的計劃的性質。專欄作家李

普曼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寫道：

“克什米爾爭端如果用一種名爲調停實際上是仲裁的辦法去解決，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首先要認定查謨—克什米爾土邦並不是一個民族的或是自然的整體。它們並不是在地理上、語言上、宗教上的一個羣體。實際上它們是若干不同地區的拼合。……因此，我認爲就可以冷酷地說查謨—克什米爾王公土邦可以而且應該分治，以求得解決。”

在迪克遜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到達次大陸以後，這些計劃的本質，曾由英美報紙更確鑿地披露出來。倫敦“泰晤士報”的特派記者曾從喀喇蚩發出報道說：

“如果歐溫·迪克遜爵士斷定印巴雙方的意見是不可調和的，可是還值得在總的公民投票以外，試圖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他還可以有一兩種辦法。最顯然的一種辦法就是分治，或是一面分治同時再加上在克什米爾河谷實行公民投票。”^①

“紐約先驅論壇報”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寫道：

“大多數美國人也許會相信，理想的解決辦法是印巴軍隊完全撤退，由聯合國暫時管理，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及早實行公民投票。”

許許多多消息靈通的外國報紙都紛紛透露這次計劃的要點，而這一切的說法與後來迪克遜所主張的正相吻合。這種吻合情況令人相信：迪克遜已經受了美英兩國政府的委

^①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倫敦“泰晤士報”。十一天以後這位記者寫道：“歐溫·迪克遜爵士現在打算把他的調查研究移轉到分治的可能性，或者是分治和在一個地區或幾個地區內進行公民投票結合在一起的解決辦法。”（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倫敦“泰晤士報”）

託，而且他是奉行美英政府的指示的^①。

這些報紙所披露的分治、局部的公民投票和聯合國管理克什米爾這一套辦法，在大體上和美英早期計劃並沒有什麼大的差別。無疑地，差別就在於現在打算實行的是局部公民投票而不是全盤公民投票這一事實。不成問題，這是一種變化，而且是一次重要的變化。可是，外國報紙却赤裸裸地報道美英要統治克什米爾河谷這一基本目的非但沒有改變，而且可能通過迪克遜計劃求得實現。倫敦“泰晤士報”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寫道：

“如果實行分治，克什米爾河谷就是一個問號。也許要舉行一種地方性的公民投票，可是這就難免引起回教徒反對非回教徒的教派衝突。其實，還可以採取另一種辦法，就是在克什米爾河谷實行一段主權暫缺時期，也就是實行中立的代管五年或十年，在這個時期之內，人民可以選定他們願意歸向的一方。如果他們最後決定，哪一方也不歸屬，而願意繼續自治，成為全世界暑假和冬令的公共娛樂場，也許這才是徹底解決的辦法。”

“格拉斯哥先驅報”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寫道：

“如果事實證明，雖在那裏（克什米爾河谷）也不能實行公民投票，還可以採取另一個辦法，就是把河谷變成一種‘自由地區’，最低限度一直到克什米爾懸而不決的情緒恢復了正常狀態為止。”

^① “印度報”駐倫敦特派記者也曾透露過這一點：“據悉，在歐溫·迪克遜爵士動身前往印度次大陸之前，英美代表和其他政治家曾在聯合國私下非正式地向他建議一種新的妥協方案來解決克什米爾爭端。”（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孟買“印度報”）

在迪克遜公佈他分治、局部公民投票和聯合國接管克什米爾河谷這套真正的計劃之前，他還重申全盤公民投票的老一套計劃以及麥克瑠頓的非軍事化方案。他把已經被拒絕的辦法拿來促使雙方實行，目的是在再度昭告世界輿論，印度和巴基斯坦與調解人之間各執己見，互不相讓，以便證明改取分治和局部公民投票這一套迪克遜被派到次大陸來所要實現的計劃是正當的。這是要向外界證明：分歧是這樣的深刻和尖銳，除分治以外就不能解決“克什米爾亂局”。迪克遜本人曾經明白說出：

“只要我証實了確實不能達成協議（好像麥克瑠頓的會談沒有說清楚過一樣——著者），證明協議的一切實際可能性都已絕望，我就要撇開全邦實行公民投票，另外謀求別種解決方式。”^①

這位調解人一面為他的分治計劃創造條件，同時準備基礎以便勸說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把克什米爾全部交給帝國主義。他以帝國主義老練外交家的狡猾手腕來進行這一切。他建議，由於印度要求在“自由克什米爾”地區除克什米爾政府以外，任何政權都不能承認，所以這些地區的每個縣法官辦公處都要有聯合國官員參加；由這些人員按照“該邦事變前的法律和習慣”辦理行政。聯合國（應讀作英美）官員將有权“監督並採取他認為所需要的一切步驟”。關於北部地區的行政機構，他建議代表聯合國的政治代理應該擁有一切政治權力。關於在國民會議黨政府統治下的地區，迪克遜曾作下列的建議：（一）每縣縣法官由聯合國官員充當或每一縣法官辦公處配置聯合國官員一人；（二）聯合國官

^① 迪克遜致安全理事會的報告。

員有权过問公文和縣法官办公处案件以及縣法官办公处以下的官員；(三)聯合國官員的責任包括“視察、稽查、建議、報告”；(四)“如果沒有聯合國官員事前的書面同意，政府或行政機關的任何官員不得按緊急法令對任何人發出傳票或拘票，不得有拘押或監禁的權力，一切被拘捕人經公民投票行政官正式規定日期或時期後，應於七天內一律釋放。”

迪克遜藉口要取消成爲政治界綫的停火綫，要建立全邦的單一政府，提出了三項建議。這些建議實際上是由“聯合國”行政機構，或是親帝國主義的政權來代替查謨一克什米爾政府。這三項建議是：(一)“成立聯合政府。辦法或是由阿卜杜拉和‘自由克什米爾運動’的最高領袖吳拉姆·阿巴斯舉行一次會議，或是由各方分担部長。”(二)“由若干政界以外身居司法或行政要職、具有聲望的被委託的人物組成全邦行政機構。……主席將由聯合國任命。……現任部長仍將繼續供職，但在相當時期內將免除職權。”(三)“第三種計劃與第二種計劃不同之點只在行政機構的組織方面。第三種計劃的行政機構完全由聯合國代表所組成。”

從迪克遜的初步計劃可以看出帝國主義的這次新計劃(分治、由“聯合國”統治河谷來實行公民投票)並不是以非軍事化的棘手問題爲基礎的一種妥協方案。迪克遜的第一種計劃(與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以後的計劃相較)，唯一的新的特徵是公開地肯定地要以“聯合國”行政機構來代替克什米爾政府。如果迪克遜不是打算以這次方案與全盤公民投票的計劃的合併，作爲下一步分治計劃的基礎；如果他只以解決那到目前爲止妨碍一切“進展”的非軍事化的技術問題爲目的；那末，他就該在與麥克唐頓方案不同的基礎上重新來掌握這個麻煩問題，並且設法打破僵局。如果這次活

動只是爲着要取得印度对帝國主義非軍事化計劃的同意，他也該提出一個新的方案。可是，迪克遜恰恰相反，他毫無更改地繼承着他前任人的計劃。一開始他首先集中力量於“聯合國”对河谷的統治這一問題。他想以這個問題來制服印度。經過這一回合以後，他才把他在華盛頓和倫敦所擬定了的、在帝國主義報紙上顯明預示過的新計劃提出來。

迪克遜早就料到他的初步計劃和所謂非軍事化建議會被拒絕。到了這一套办法被拒絕的時候，迪克遜就提出他的真實計劃。這次計劃的要點如下：（一）分段分區執行公民投票，各段各區按投票結果分別處理；（二）承認某些地區毋須進行公民投票即可斷定歸印歸巴，應該照議定結果歸併。只在不能確定的地區才實行公民投票。在迪克遜看來，這個地區就是克什米爾河谷，“也許還有某些鄰近地區”。如“泰晤士報”和“格拉斯哥先驅報”所透露，公民投票的把戲扮演起來，將使得英美把河谷置於它們的完全控制之下。迪克遜在他的報告裏說道：

“事實上，我曾經決定把我所建議的全邦採取的办法之一，在局部公民投票地區（克什米爾河谷和鄰近地區）運用。……我打算規定在局部公民投票地區設立有聯合國官員參加的行政機構。公民投票行政官將是這個機構的首腦。這個機構在這個地區將行使政府的職權，一直到宣佈投票時爲止（‘泰晤士報’公然說這就要‘五年或十年’——著者）。”

他还說：

“在我看來，公民投票的自由與公正並不能免除危險，除非聯合國官員暫時參預在如今還控制着公民投票地區的宗教性行政機構。政府在該邦其他地區的權

力可以不受影響。在公民投票地區以內，政府的普通行政可以照常進行，但在局部公民投票區，聯合國行政官將暫時主持行政。……”

細讀迪克遜第二種計劃的規定，就可看出這並不是安全理事會過去議決案的舊話重提。它與過去的議決案有所不同，特別是與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以後的建議不一樣。非但全盤公民投票變為局部公民投票，而且現在克什米爾政府將被以尼米茲海軍上將佔首要地位的“聯合國”行政機構所代替。要了解這次重大變化的含義，必須在這裏再度強調指出：由奧斯汀和諾爾—貝克在安全理事會中首先提出的取消克什米爾政府的要求，在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通過以後，並不是真正放棄了，只不過是在印巴委員會議決案含糊雙關的詞句下隱藏起來。在那時候美國和英國有必要掩蓋它們的真正意向，避免像在克什米爾問題剛提交到安全理事會時那樣大喊大叫。當時，它們害怕這種辦法會使得印度政府越發不願接受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的基本要點，特別是在印軍採取驅逐侵襲者出該邦的政策的時候。可是，在迪克遜來到次大陸的時候，四月二十一日議決案的基本規定已經被印度政府所接受，議決案的實施方法已經在討論。因此，迪克遜乘机把帝國主義原來的要求，併入英美關於克什米爾的文件裏面，而印度政府却以為帝國主義原來的要求已經壽終正寢了。迪克遜嘲笑印度政府的天真看法；他曾提醒尼赫魯：對這項基本問題他既然已經同意了總的前提，這時候就得使它具體化和實現：

“我認為印度對於調查人民真正願望的辦法有一種誤解，而那種辦法並不是我所想像的辦法。……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議決案，關於執行公民投票和投票的

先行步驟，有了一些一般性的規定，對於這些比較一般的規定，雙方都能加以同意。可是，對於引用這種主張而規定的實際行動和具體事實的方案也應當加以同意。沒有這種方案，公民投票行政官是不可能開始進行組織投票這種廣泛而又艱難的工作的。事實證明，障礙就在於這種實際步驟，而不是比較一般的主張。”^①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受了分治和局部公民投票的原則。可是，在河谷建立聯合國政權這一中心計劃，仍然被印度政府所拒絕。正是這種拒絕使得迪克遜向安全理事會報告調停失敗。

第十五章

克什米爾——反對新中國的基地

早在部族土著侵襲之前，美國間諜尼柯爾·史密斯就曾經來到克什米爾，在與中國新疆鄰近的拉達克進行廣泛的調查。他在他所著“通往西藏的金門”(Golden Doorway to Tibet)一書裏，描寫他的探險旅行。尼柯爾·史密斯曾供職美國戰略情報局，在法國、泰國、中國、印度、錫蘭工作過。他在他以前的“滇緬公路”(Burma Road)一書裏描寫過他在中國內地和海南島的活動。後來他曾以“美國戰略情報局諜報員的身份空降到泰國”^②，他還寫了另一本書“進入泰國——地下的王國”(Into Siam-Underground Kingdom)。

① 迪克遜致安全理事會的報告。

②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

和史密斯一起到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去的，有他的“一位朋友羅倫·屠特爾，他曾在那裏拍攝了電影也曾照了照片”^①。屠特爾少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任太平洋第五戰鬥攝影隊隊長。他們兩人在斯利那加同以“黎明”號船上旅舍為大本營。照料他們的人叫做巴德雅里，簡名拉賈。他們在印軍到達克什米爾的那一天離開斯利那加到美國去。“紐約時報”駐德里記者羅伯特·特倫布爾當天就報道說：

“印度軍隊所包定的飛往斯利那加的幾架民航飛機，其中有一架搭了兩位美國探險家回到新德里。一個是住在紐約中央公園南路一百五十號的作家兼演說家尼柯爾·史密斯，一個是芝加哥的攝影師羅倫·屠特爾。……

“史密斯和屠特爾搶救出在克什米爾和西藏西部拍攝的一萬八千英尺影片，但不得不遺棄了價值六千美元的攝影設備。……

“史密斯在此混亂時期，曾經遍遊克什米爾各地。他確信若干當地統治者可能利用一次事變背棄土王。在拉達克地區……史密斯發現到处有要求獨立的情緒。”^②

特倫布爾在第二天又報道說：

“昨天從斯利那加來的紐約的作家兼演說家尼柯爾·史密斯帶來了一些消息說克什米爾境內的拉達克首府列城有親蘇的活動。他最近曾到過列城。拉達克和新疆接壤。新疆雖是中國的一個省份，但史密斯也發現那裏處在強烈的蘇聯影響之下。”^③

①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

②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

尼柯爾·史密斯在他的“通往西藏的金門”一書裏曾說明他訪問拉達克的目的：

“……我會抱着一種得意的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常乘一架 C-47 型飛機飛過西藏東部的羣山，我很耽心下面幾千平方英里的地面上沒有一塊平地可供降落。難道班公湖一帶也沒有可以降落的地方嗎？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①

班公湖一部分在西藏一部分在拉達克，長約四十英里，寬約二英里至四英里，海拔一萬三千九百三十英尺。因為尼柯爾·史密斯當時有病，羅倫·屠特爾曾獨自測量過班公湖地區。史密斯敘述他的調查結果如下：

“屠特爾的觀察使他深信湖的北段至少有二英里寬，二十英里長，湖水很深，即使是靠近湖邊的地方水也很深。

“屠特爾從他衣袋裏取出他所記的簡略筆記。他說在湖的這一端有足夠的地方可以建築一條幾英里長的跑道。他堅信，事實上，在這裏修幾條跑道也有地方。西北部的山相當低，任何飛機起飛後都能很容易地飛過。

“我們兩人默然相視。……”^②

克什米爾對帝國主義的戰略價值與時俱增，特別是由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現在克什米爾不僅是美國進攻蘇聯的橋頭陣地，而且也是進攻中國新疆的橋頭陣地。此外，它還可以被利用作為侵入西藏的前進基地。當時，西藏還沒有解放。國會議員馬蘇迪在德里一次公

①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

② 尼柯爾·史密斯：“通往西藏的金門”，一九四九年版，二三四頁。

③ 同上書，二四八頁。

衆集会上強調指出這一點：

“克什米爾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某些大國不從克什米爾人民的觀點來對待這個問題，而是從利用它作為新的世界戰爭中軍事基地來對待這個問題。由於它鄰近中蘇兩國，在它們看來克什米爾是一個有價值的戰略地區，因此，在它們心目中這個因素就在解決克什米爾爭端的每種建議中成為最重要的因素。”^①

查謨—克什米爾制憲會議議長薩迪克一九五一年在克什米爾一次工會大會上說：

“英美除掉要把克什米爾變成反對蘇聯和反對新中國的軍事基地以外，別無其他動機，只是由於這種原因它們才這樣熱烈地忙着來干預這些問題。”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麥克阿瑟總部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當美蔣勢力被驅逐出中國大陸、大局已定的時候，就曾派出幾個軍事專家，冒用“聯合國觀察員”的名義到克什米爾去。路透社從東京報道說：

“麥克阿瑟的盟軍最高統帥部宣佈，有七個美國陸軍軍官奉命以克什米爾爭端停戰觀察員的身份從東京前往新德里。”^②

其後，還有許多外國觀察家訪問拉達克，其中有“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瑪加麗特·巴頓和倫敦“泰晤士報”的特派記者。

一九五〇年十月西藏的和平解放^③，更加提高了克什

①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印度斯坦時報”。

②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政治家報”。

③ 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式簽字；人民解放軍向西藏進軍於一九五〇年十月開始，十月十九日解放通往西藏的孔道、西康的昌都。——譯者。

米爾對美國統治者的重要性。他們對克什米爾的注意也就日益積極而且露骨。

美國合衆社從華盛頓傳出消息說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負責東方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喬治·麥基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曾舉行一次關於克什米爾的會議。合衆社的消息說：

“美國官員並沒有提出特殊的建議，只是指出美國關心那個戰略地區的穩定，那裏距離被共產黨所侵入的西藏只有幾英里，而且也靠近尼泊爾，尼泊爾人民正要推翻現政權。”^①

兩個半月以後，合衆社從聯合國發出消息說：

“聯合國和西方國家對於克什米爾一向非常焦慮，因為三年來的情況帶有全面戰爭的威脅。在共產黨的威脅下，亞洲的結合在西方決策人的心中成爲一件緊急要務，於是克什米爾問題的重要性在最近數月就逐漸增高。……

“克什米爾與赤色中國接壤，而共產黨向西藏的推進就側擊了這個地區。蘇聯的塔吉克共和國邊界與克什米爾北部邊界當中隔着阿富汗的狹長領土，距離不到一百英里。”^②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日羅伯特·特倫布爾從新德里報道說：

“亞洲的整個局勢，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進軍西藏，使得克什米爾問題的解決更加迫切。克什米爾和西藏接壤又與中國本部^③交界，而且克什米爾的拉達克又

①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孟買“印度星期日新聞”。

② 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香港“德臣西報”。

非常傾向西藏。”^③

解放西藏問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拉薩地方當局通過和平談判獲得了解決，這樣一來，就顯出了克什米爾的東北地區拉達克在帝國主義者軍事戰略策劃中的重要性。

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新中國的興起也給整個印度帶來了新的重要意義。美國當時把印度看成爲“自由世界”裏唯一“穩定的”亞洲的盟友。美國政府急於要在關於遠東的一切突出的政治和軍事問題上把印度拉到美國那一边。“紐約時報”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寫道：

“幾個月來，共產黨軍隊已經席卷中國大陸，華盛頓已經把在亞洲建立民主據點的希望寄託在印度這一亞洲第二大國身上，而且把希望寄託在印度決策人尼赫魯總理身上。……

“美國正在設法重整西方勢力，以便阻止共產主義在遠東的蔓延。爲着這個目的，華盛頓就打算取得東南亞大多數國家非正式代言人尼赫魯總理的支援。”

十月二十七日瑪加麗特·巴頓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

“由於共產主義已經在中國鞏固起來，並且逐漸威脅着東南亞，所以印度儼然成爲東方民主制度最穩固的堡壘。……

“印度成爲民主國家僅存的潛在的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它的人力供應是很巨大的。它是煤、錳、鐵、雲

③ 克什米爾與中國的西藏和新疆接壤，帝國主義者故意把西藏和新疆加以區別，而稱新疆爲“中國本部”，這也表明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的陰謀。

——譯者。

④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紐約時報”。

母和相当數量的石油的出產地。它的鍊鋼廠是世界上最大煉鋼廠之一。”

因此，美國對克什米爾的關心並不只限於將來要利用它作為侵入新疆和西藏的前進基地。美國一旦在克什米爾建立了在尼米茲海軍上將統治下的美國軍事統治，克什米爾就能被利用來控制印度，迫使它的政府在一切具有政治軍事重要性的問題上，特別是與遠東有關的問題上，無保留地倒向美國一邊。

當美國總統杜魯門（和英國首相艾德禮）寫信給尼赫魯和列雅格特·阿里·汗迫使他們無條件地接受聯合國印巴委員會邀請尼米茲海軍上將到克什米爾來充當爭端最高仲裁人建議的時候，美國計劃的這一方面曾經明明白白地顯露出來。雖然這些信件的原稿並沒有公佈過，可是外國報紙曾經指出這些信件的主要內容以及他們之所以要寫這些信件的背景。美國合衆社從華盛頓報道說：

“據悉，杜魯門總統在給印巴兩國政府領袖的信裏曾說，克什米爾之爭已形成對整個東南亞和平的威脅。……

“正當美國最高決策集團繼續努力規劃一個包圍亞洲共產主義的美國新政策的時候，杜魯門總統提出了這個主張。這種新政策的主要特點之一，推想起來是要在與中國接壤的地區加強穩定局面和民主制度，以便圍繞着共產黨中國建立一個‘安全地帶’。”①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在倫敦召開了一次英聯邦總理會議。當時美國冒險主義正在囂張，主張立即在東方和全世界發動新的戰爭。美國軍隊已經不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甚至與美國統治者友好的某些政府的警

告而越过了三八綫，侵入了北朝鮮。麥克阿瑟將軍公開宣稱要進攻中國，要把戰爭擴大到朝鮮國界以外。杜魯門總統曾揚言要对朝鮮人民使用原子彈。美國的主戰分子曾公然叫囂要發動包括全亞洲全世界的戰爭。

因此，这就毫不足怪，美國政府曾对英联邦總理會議施加沉重的压力，要求以更多的經費備戰，並結成一致反对中國的陣綫。他們希望英联邦會議竭力進行的主要工作是：發動一個各方同意的計劃來建立太平洋公約，以印度為主要基地，反对新中國，反对東南亞人民的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的“紐約時報”曾經說：

“中國既然侵入朝鮮和西藏，又听从俄國的政策，就給全世界帶來了共同的危險，使英联邦籠罩在共同危險中。

“因此，亞洲防務就是一個中心問題，差不多也可以說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的“華盛頓郵報”曾經解釋美國所認為的印巴次大陸的特殊重要性：

“英國但願強盛的印度和強盛的巴基斯坦聯合在一起抵制中國共產主義勢力向全亞洲伸張。

“中國共產黨軍隊已經到達西藏，西藏的山岳俯瞰

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印度斯坦時報”。

“蒙特利爾明星日報”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寫道：外交界認為這一行動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這是正当以無任所大使非利普·克·耶塞普為首的“高級顧問團正打算在緊接着國民黨在中國垮台以後，規劃出一種新的亞洲政策”的時候採取的。這種政策的要點是“支持中國周圍的民主政府”。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盛頓記者也曾報道說，在華盛頓這一行動被解釋為是“為了反对共產主義而規劃的新的亞洲政策和遠東政策的第一步”（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泰晤士報”）。

着印度平原。……英國覺得亞洲國家應該在世界上的那一地區領導反共鬥爭。……”

兩天以後“華盛頓郵報”又說道：

“在地理上，巴基斯坦和印度是英國自治領当中最接近的國家，如果沒有克什米爾問題，就能在中東提供有力的幫助。……”

“爲着這個原因，華盛頓曾擺脫通常的外交拘束，建議在英聯邦會議上提出克什米爾問題。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中東防務的關鍵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①

“蒙特利爾明星日報”駐華盛頓記者曾引証透露這件機密信件的那位美國官員的話，這位記者也直認不諱美國政府確實曾經寫信給英國政府要求它把克什米爾問題列入英聯邦會議的議程：

“印巴兩國的大量軍隊束縛在回教徒佔優勢但由爲印度教徒統治的克什米爾的爭端上面已有兩年之久了。美國官員們覺得這種局勢削弱了對東南亞和中東一切戰略規劃的基礎。

“國務院新聞官麥克德莫曾經透露，美國設法要在倫敦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②

美英兩國的報刊都會評論美國要英聯邦會議提出克什米爾問題的用意。“泰晤士報”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寫道：

“克什米爾問題已經成爲印巴兩國合作的主要障礙。這次會議既然主要地在考慮東南亞的防務，這個問題就不能全然不提。如果克什米爾問題不能得到解決，整個聯邦以及印巴兩國在籌劃加強亞洲和中東的國際

①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華盛頓郵報”。

②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蒙特利爾明星日報”。

安全計劃上，就會處於嚴重的不利地位。”

“商業週刊”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評論道：

“克什米爾問題的解決是印巴兩國在中東和東南亞防務上合作的關鍵。這正是聯邦部長們為什麼要重行努力來解決這項爭端的原因。”^①

克什米爾問題的“解決”是這樣地被認為是印巴兩國在執行帝國主義在中東和東南亞戰略計劃以及反對人民中國上合作的關鍵。

當美國要把克什米爾問題列入總理會議議程的壓力發生了效力的時候，英聯邦裏兩個美國僕從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就自告奮勇要派遣它們的軍隊到克什米爾去，以在公民投票時維持法律和秩序作為幌子。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的香港“德臣西報”報道在倫敦和巴基斯坦總理的談話曾經寫道：

“有人問列雅格特·阿里·汗哪些聯邦國家會派軍隊到克什米爾去，他回答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我想還有其他聯邦國家也會派遣軍隊。究竟是哪些國家，我們現在還沒有到查問的時候。’”

“曼徹斯特衛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報道說：

“澳大利亞總理孟席斯今天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道，他是建議聯邦軍隊應該在將來公民投票時派到克什米爾去維持秩序的發起人。”

說是外國軍隊實際上要歸美國直接管轄，這是加拿大總理弗勞倫透露出來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渥太華的記者曾在報道與他談話時說他說過這樣的話：

^① 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的倫敦“時與潮”、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的倫敦“泰晤士報”都曾作出同樣的解釋。

“……提出的建議是這樣，佔領克什米爾的印度軍隊和巴基斯坦軍隊將由其他聯邦國家的混合軍隊來代替，在聯合國指揮下執行任務。”^①（重點為作者所加）當時也曾提出另一種辦法：解散克什米爾國民兵團，賦予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以就地徵募軍隊維持“法律和秩序”的最高權力。可是親美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總理的這套建議曾被尼赫魯所拒絕，因為他不贊成外國軍隊進駐克什米爾。

如本書第八章所述，美國和英國在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到安全理事會時，就打算繼聯合國在克什米爾設立了行政官之後，接着就派遣外國軍隊進駐克什米爾。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聯合國印巴委員會、麥克瑞頓和迪克遜企圖迫使印度接受任命尼米茲海軍上將為公民投票行政官的時候，美英从不向印巴兩國提出要讓外國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要求。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甚至於還說過聯合國並不考慮派遣軍隊到克什米爾去的問題。當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問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委員，他們是否“要找一支國際性的或中立性的軍隊來幫忙”^②，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主席回答道：

“巴基斯坦政府是懂得的，聯合國手裏並沒有掌握着國際性的軍隊。聯合國印巴委員會並沒有考慮到要使用中立的軍隊。”^③

因為聯合國手裏沒有掌握着國際性的軍隊，所以聯合

①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② 巴基斯坦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提交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備忘錄。

③ 聯合國印巴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對巴基斯坦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備忘錄的答覆。

國印巴委員會就沒有考慮在克什米爾使用任何“中立性的軍隊”，這種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話。如果這種說法是印巴委員會不能在其議決案裏規定使用“中立性的軍隊”的真正原因，那末，聯合國的機構——安全理事會——何以在一九五一年二月竟要求印巴兩國讓“聯合國會員國”的軍隊進駐克什米爾呢？爲什麼聯合國所委任的人員弗蘭克·普·葛拉罕也曾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詢問印巴兩國是否接受這種軍隊進駐克什米爾呢^①？真正的原因是聯合國印巴委員會認爲在行政官穩妥地在克什米爾安置起來以前，就暴露出英美的最終目的，是不高明和不適當的。

可是，英聯邦總理會議的討論却表明：在美國還沒有把尼米茲海軍上將弄到克什米爾去上任的時候，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建議却洩露出來了。其所以如此，是因爲到了新中國已經出現、整個西藏已經擺脫了外國的圈套、美國統治者已經認真地準備進攻中國大陸的時候，美國認爲美軍或是美國僕從國家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計劃決計不能拖延了。後來在一九五一年二月間安全理事會的會議上，美英在其關於克什米爾的議決案草案中正式聯合提出了派遣外國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建議，這就完全証實了美國的陰謀。

^① 這是下一章的主題，在這裏只不過爲分析起見提到一下。

第十六章

五角大樓的代理人插手干涉

一九五〇年十月底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常務委員會舉行會議。常務委員會強烈地反對分割克什米爾，並宣稱人民的統一和整體是絕不應被破壞的。這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最動人的特色之一是它直率地宣稱：美國所操縱的聯合國並沒有解決了克什米爾問題，而是使它久懸不決，從而損害克什米爾人民的幸福和他們國家的前途。因此，這次會議決定：根據成人投票選舉，召開最高權力的制憲議會，來決定查謨一克什米爾邦將來的政體和歸屬。這次會議還規定由制憲議會去決定專制君主政體的前途以及對取消了土地所有權的地主付予賠償費問題。

這是對美英的一次直接反擊，對它們要把克什米爾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軍事戰略基地計劃的直接反擊。“曼徹斯特衛報”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寫道：

“安全理事會對於克什米爾制憲議會不能採取寬容的態度，因為一切有關方面都承認克什米爾的前途應由聯合國主持的公民投票取得解決這一原則，而制憲議會却拒絕這一原則。”

美國參議員、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一個辦理從緬甸到中东一帶國家事務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克勞德·皮佩曾發表威脅的言論說道：“如果這兩個國家不能和睦地解決問題，聯合國將‘用適當的辦法來處理這個問題’。”^①

於是，美英便急忙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召開安全理事會的一次會議來考慮它們的代表所提出的關於克什米爾的聯合提案。這個提案的主要內容是：

(一)“爲便利非軍事化的進行和公民投票的執行所需要的武裝部隊由聯合國會員國提供或就地徵募的可能性。”

(二)“在查謨—克什米爾邦政府行使職權需要監督的時候，在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程度的監督的可能性。”

(三)“在一切突出的分歧上應接受仲裁，由一仲裁人或仲裁小組實行仲裁，仲裁人員均由國際法庭與雙方協商加以任命。”

提案的序言說全查謨—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常務委員會所建議的召開制憲議會來決定該邦的將來政體和歸屬，“將在該邦造成一種與上述原則不相符合的安排”。格拉德文·傑伯爵士在提出這一提案時說道：

“我覺得必須代表我的代表團說，在我們方面，我們覺得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的議決案與一致同意了的解決方式是難於調和的。我國政府相當耽心，唯恐克什米爾當局一意孤行，這就會是對安全理事會和整個聯合國的權威的一種抗拒行爲。”

英美聯合提案還規定要任命一名聯合國代表前往次大陸“實行查謨—克什米爾邦的非軍事化”並且“向印巴兩國政府提出在該邦進行公民投票的詳細計劃……”。

印度代表團團長拜內戈爾·納辛·勞對於英美聯合提

①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黎明報”。

案表示反对。他曾通知這項提案的發起人，印度政府不願接受外國軍隊駐紮克什米爾的建議：

“我們完全不能接受外國軍隊進駐該邦或印度任何其他地方的办法。由一九四八年八月的議決案和一九四九年一月的議決案看來，使用外國軍隊，或是由任何外人就地招兵，是毫無根據的。”

英美提案的草案受到印度報界和人民的激烈反对。特倫布爾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從新德里發出的消息報道印度對這項提案的一般情緒時曾經指出：

“難於想像會有人指望他（尼赫魯）去接受外國軍隊或就地徵募的新軍在公民投票時期在克什米爾邦維持秩序的新建議。

“印度報紙對這次關於克什米爾的新提案所表現的反对，其態度之一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過去也很少用這樣強烈的語句。毫無疑義，報界在這一問題上是反映着政府的意見，儘管政府在聯合國會議上使用比較委婉的辭令。”^①

英美遭遇到這樣的反对，於是就設法“遷就”印度的意見。因此，英美代表便在三月二十一日提出一個修正了的草案。其中關於：（一）駐紮外國軍隊，（二）在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程度的監督這兩點是刪掉了。修正了的草案要求聯合國代表（替換迪克遜）在聯合國印巴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議決案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議決案的基礎上，去實現非軍事化。這項英美提案曾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在安全理事會會議上由多數通過。

^①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

英美在安全理事會所操縱的多數任命了弗蘭克·普·葛拉罕為“聯合國駐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曾經報道過，原來曾打算派艾森豪威爾將軍擔任這項職務。最後選定了葛拉罕，這也不是偶然的。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的“曼徹斯特衛報”寫道：

“他是美國高雅的開明人士。……他最近在勞工部當國防人力顧問。……美國總統在這樣緊急時期寧願把葛拉罕博士放出來，可見他對於克什米爾重視到什麼程度。”

葛拉罕帶有十二個隨員，大部分都是美國人。美國野戰軍前任司令雅各布·戴維爾斯當他的軍事顧問。

一九五一年以後，西方國家就認為公然要求取消克什米爾政府，代之以外國行政機構不是高明辦法^①。因此，由於印度堅決反對，關於外國控制克什米爾政府的條文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修正後的英美聯合提案裏便爽快地刪掉了。這並不是簡單地刪掉幾句話，而是表示着美英策略的轉變。

新策略的目的在於：及早把公民投票行政官尼米茲海軍上將安置到克什米爾去；把聯合國觀察員的人數增加到幾千人，並且還配備適當的武器。帝國主義者打算通過這兩種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手段，毋須公開要求結束克什米爾政府，代之以外國行政機構，就能把克什米爾置於它們的控制之下。

弗蘭克·普·葛拉罕一到達印度，便立即實施帝國主義的計劃。在他談判的第一回合（一九五一年六月到九月），

^① 這次變化的原因將在第十九章中討論。

他集中力量於非軍事化問題，因為不解決這個問題，印度就不能被誘導來接受任命尼米茲海軍上將為克什米爾行政官的計劃。葛拉罕著名的十二項建議就是為了這個用意。

十分明顯，葛拉罕非軍事化的方案不能根據於麥克羅頓的方案，也不能根據於迪克遜的方案，因為這兩個方案都是被印度拒絕了的。因此，這位美國“調解人”便對這項問題提出一種“新的途徑”。他的十二項建議的第七項就規定：“在非軍事化結束時期，在現存停火綫的巴方將存留民政武裝……人，停火綫的印方……人。”^① 據尼赫魯總理所說，印度政府在停火綫的印方所需要的兵額是一個交通綫總部的兵力和一個（正規編制的）步兵師，一師是四個旅，每旅是四個營^②。印度政府同意在停火綫的巴方駐四千人的民政武裝。巴基斯坦總理在給葛拉罕的信裏主張在停火綫的各方所駐人數不得超過四個步兵營（並保有必要的行政機構）^③。

葛拉罕第二回合的談判（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是在巴黎進行的。在這次談判中，葛拉罕非但要解決停火綫各方駐軍數額的問題，並且還要解決關於印度政府讓公民投票行政官就職日期問題、增加聯合國觀察員人數問題以及在克什米爾駐紮外國軍隊問題。葛拉罕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送交印巴兩國政府的詢問書裏問道：（甲）在現有聯合國軍事觀察員以外，“聯合國”和兩國政府“認為還應當”增加到什麼數額；（乙）能不能在克什米爾駐紮外國軍隊“維持法律和秩序”，駐紮期限以聯合國的需要為準；（丙）兩

① 空白處由各方政府填寫。

② 印度總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給葛拉罕的信件。

③ 巴基斯坦總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給葛拉罕的信件。

國政府是否同意“使公民投票行政官在最遲不超過非軍事化時期的最後一日正式就職”。

戴維爾斯將軍在他第一次計劃裏說道，觀察員的數量將增加到官員八百人，工作人員六百人，配備着“必需的吉普車、直升飛機和通訊工具”。可是，在第二次計劃裏（據印度政府說第二次計劃從沒有給印度代表看過），並不開列確數，只是籠統地認為約為數千人之譜。

印度政府在对葛拉罕的詢問書的答覆裏說道：（一）關於所擬觀察員人數問題，在停火綫的印方，兩倍於現有人數，應已足夠；在巴方以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為宜；（二）以外國軍隊代替印度軍隊，無論如何組成，絕對不能接受；（三）“公民投票行政官要在停火綫的雙方情況可以開始實行公民投票的時候才能就職”。

巴基斯坦政府接受了詢問書裏關於增加軍事觀察員人數和駐紮外國軍隊的（甲）（乙）兩項。關於（丙）項，它說道：

“巴基斯坦政府願意強調公民投票行政官儘早正式就職的重要性。……希望他能在非軍事化完成的那天之前，儘早就職。”

因此，葛拉罕在他与印巴兩國的談判中，就力求儘速實現使公民投票行政官在“非軍事化期內某一時机”上任就職，並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正規軍或是假冒“聯合國觀察員”身份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事人員派進克什米爾去的計劃。

必須注意，美英現在並不急於要取消克什米爾政府，或是由一外國行政機構來取而代之。它們的最後目標固然是要把克什米爾納入它們的戰略軌道，可是它們爲了實現這最後目標，現在却以便尼米茲海軍上將從早充當克什米爾的行政官作爲當前任務。葛拉罕本人曾經說過：

“非軍事化方案這一複雜問題的主要關鍵……將是公民投票行政官就任日期的確定。”

美英報紙曾經評論派遣大量外國軍事觀察員到克什米爾去這一計劃的重要性。“華盛頓郵報”曾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九日寫道：

“如果要有什麼解決辦法的話，就必須放棄固執的見解，必須雙方願意讓步。不幸的是沒有聯合國警察部隊去保衛克什米爾。可是，假如真有達成協議的誠意，難道不能由印巴兩國撥出少量的軍隊交給聯合國指揮去維持秩序以待公民投票嗎？徵調一隊中立的觀察員去監督公民投票是不該有任何困難的。”

“曼徹斯特衛報”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曾經寫道：

“前些時曾經有過這樣的建議，主張在目前情況下最好的保證莫過於有增加很大數量的觀察員由公民投票行政官掌握。如果在他們的監視之下進行公民投票，如果停火綫兩邊的軍隊都移駐人口稀少的地區去，就能向雙方重行保證公民投票的公正無私。”

正是在外國干涉進入這樣危險的階段，蘇聯出席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在安全理事會中揭穿了英美的陰謀和各種計劃的真正性質。他揭露了它們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本質，並且指出它們並不是根據於要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的願望。這些計劃是幫助英美去干涉克什米爾的內政，是要延長印巴爭端，是要以通過聯合國進行協助的藉口把克什米爾變為美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的“託管地”：

“關於克什米爾的這些計劃歸根結蒂是要使美英兩國的軍隊能夠開進克什米爾，把克什米爾變成美英的殖民地，變成一個軍事戰略的據點。”

苏联代表責問安全理事会是誰授权葛拉罕詢問印巴兩國是否同意讓聯合國會員國的軍隊進入克什米爾，什麼時候安全理事會議決案裏規定过這樣的建議。安全理事會議決案曾規定过聯合國代表的权限，但並沒有授予他處理使外國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問題的任何權力。是誰促使葛拉罕採取這樣的步驟？馬立克說道：

“安全理事会並沒有授权於他。那末是誰授权於他的呢？答案只有一個，葛拉罕先生顯然是直接从華盛頓、从五角大樓接受指令的。

“結果，葛拉罕先生作為聯合國代表，超越了他的权限，奉行美英集团的總路綫，濫用权力以便創造條件好讓美英武裝部隊假冒‘聯合國’武裝部隊的名義進入克什米爾。”

苏联代表从這些事實得出結論：正是美英对克什米爾內政的干涉，“阻撓着克什米爾問題的解決，使得克什米爾人民不能在聯合國憲章上所規定的自決原則的基礎上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他正告安全理事会：如果沒有外國的任何干涉，讓克什米爾人民有機會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克什米爾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馬立克对英美侵略克什米爾的陰謀作了無情的揭露，就打亂了傑伯和格羅斯的計劃。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巴基斯坦時報”曾經寫道：

“苏联揭穿了英美關於克什米爾的目的，似乎使那班大人先生們陷於癱瘓狀態。這班人曾向全世界揚言，最後的方案已在準備，不久就要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就使得安全理事会主席法國代表宣佈無限期停止討論，安全理事会中的英美多數要求葛拉罕再到印度次大陸去走

一遭重行和印巴兩國政府進行談判。

葛拉罕在他談判的第三回合（一九五二年二月到三月）再度企圖取得印巴兩國對他的非軍事化建議的認可，以便為及早安置軍事行政官掃清道路。他之所以從非軍事化計劃入手，是因為印度政府仍然主張：如果關於非軍事化的範圍和非軍事化結束時保留武裝部隊的數額達成協議，行政官就職日期就能毫無困難地加以解決。因此，解決非軍事化問題便成為葛拉罕進一步執行他的計劃的一個主要的先行條件。

印度政府關於非軍事化結束時停火綫雙方保留最低限度的兵額仍然保持原來的主張，就是說：在印方駐有兩萬一千人的印度正規軍和六千人的土邦民兵，在巴方駐有四千人的民政武裝部隊。印度主張：民政武裝部隊的人員應該是“自由克什米爾”地區的普通居民，其中一半是“自由克什米爾”的支持者，另一半不是“自由克什米爾”的支持者。巴基斯坦政府則相反，它同意葛拉罕的建議：在非軍事化結束時，停火綫各方所保留的兵額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停火綫各方存有的最低限度的兵額”。葛拉罕並沒有能夠強制印巴兩國接受他的非軍事化計劃。這種情況勢將使得尼米茲海軍上將的就職變得遙遙無期。葛拉罕為要繞過這種困難便想出了一種新的狡猾的策略。

美國代表提出意見認為他“深信”除開他一向注意的最後兵額問題以外，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着非軍事化，現在必須加以考慮。他解釋說，這些因素和影響着“公民投票的準備工作與公民投票行政官的責任”的問題密切相關。葛拉罕還說他沒有資格對這些所有的因素發表“受人尊重的言論”。因此，他要求除他的民事和軍事人員以外，還要有尚未

就任的公民投票行政官和他共同“研究並考慮一般問題”，從而利於非軍事化問題的解決。這種陰謀詭計的目的是想以“協助談判”^①為表面藉口，在棘手的非軍事化問題解決以前，就把尼米茲海軍上將從後門弄到印度次大陸來。羅森塔爾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紐約時報”上寫道：

“安全理事會已經任命了尼米茲海軍上將為公民投票行政官，可是老是不能就職。葛拉罕在他上次報告（就是現在所討論的報告）中小心翼翼地建議：在非軍事化談判時期，把尼米茲海軍上將弄到現場上去。……”（重點為作者所加）

印巴兩國政府如果接受了這次巧妙計謀，儘管在形式上是為着不同的理由，却會達到把美國海軍上將安置到克什米爾去的目的，使得兩國政府和查謨一克什米爾人民面對着一件既成的事實。可是，葛拉罕却大失所望，印度政府拒絕了他的建議，他的當前目的因此沒有達到。

從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六日，葛拉罕在紐約和印巴兩國代表恢復了談判。美國代表在談判的這一回合（第三回合）裏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議。他只要求印巴代表提出關於停火後各方在非軍事化結束時所留兵額的意見，以及關於實現聯合國印巴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議決案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議決案問題的意見^②。

葛拉罕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在紐約舉行的印巴代表聯席會議上提出了他十二項建議的修正草案。他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一部長級的會議上討論這一修正建議。兩國政府接受了他的要求，從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九

①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

② 不提出新建議的原因將在第十七章中加以解釋。

月十日便在日內瓦舉行會議。同上幾次談判一樣，葛拉罕以尼米茲及早就職作為他十二項修正建議的中心部分。他在給安全理事會的第四次報告裏說道：

“非軍事化和公民投票整個方案的中心是公民投票行政官的就職。這是十二項建議原案和修正案的**中心部分。**”

日內瓦會談(第四回合)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討論修正建議開始。其中第七項建議：在停火綫的巴方保留兵額三千人至六千人，在停火綫的印方保留印軍一萬二千人至一萬八千人。葛拉罕提議要設法在上述限額範圍以內確定停火綫各方的兵額。九月二日他提議在非軍事化結束時，在停火綫的巴方保留六千人，在停火綫的印方保留一萬八千人。在非軍事化建議的兩種草案裏，在停火綫的巴方兵額數字並不包括吉爾吉特和北部偵察隊，在停火綫的印方兵額數字並不包括土邦民兵。

印度政府答覆這些建議說道：它認為非軍事化結束時在停火綫的印方最低限度要有二萬八千人。但是，如果“自由克什米爾”部隊完全解散並解除武裝，它同意減少七千人。但無論如何不得少於二萬一千人。印度政府認為絕對不能讓民兵計算在這個數字以內。印度政府認為它可以同意在停火綫的巴方留駐民政武裝部隊四千人。但如果使這個地區的“地方當局”保有相當於正規軍那樣的武裝，那就是對查謨—克什米爾政府主權的破壞。至於公民投票行政官的就職問題，印度政府說：他只能在非軍事化過程完成後才能正式行使職權。但印度政府表示如果非軍事化能按照計劃全部實現，它願意同意他在非軍事化完成的最後一天實行就職。

巴基斯坦政府主張在非軍事化結束時，停火綫各方只應保留維持法律和秩序（印度則說在印方將包括防務）和保持停火綫所必要的武裝部隊，而且停火綫雙方部隊的性質應該相同。巴基斯坦政府認為葛拉罕建議行政官的就職不遲於非軍事化方案完成的那一天，這是对印度政府的讓步。但巴基斯坦政府願意把它作為十二項建議的一部分接受。

因此，葛拉罕又一次不能把他的非軍事化計劃強加諸印度和巴基斯坦。於是會議的第二階段就從此開始。葛拉罕在這次會議上試圖“根據停火綫各方的需要”提出一些“能夠作為確定兵額準則”^①的原則。因此，他便在印巴聯席會議上提出一項新的建議草案。草案第七項規定，非軍事化應以這樣一種方法完成：在非軍事化結束時，在停火綫的巴方所存兵額應為“維持法律和秩序”和停火協定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部隊，在停火綫的印方所存兵額應為“維持法律和秩序”和停火協定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印軍和土邦武裝部隊。可是，雖是這樣，葛拉罕也沒有能夠強制印巴兩國接受。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討論葛拉罕的第四次報告。十一月六日，美英提出關於克什米爾的一項聯合提案，打算使安全理事會成為印巴兩國政府的受託者以便：

“立即在聯合國總部進行談判，從而達成關於在非軍事化結束時在停火綫的各方保留兵額的協議，在停火綫的巴方保留兵額將在三千人至六千人之間，在停火綫的印方保留兵額將在一萬二千人至一萬八千人之間。”

① 葛拉罕給聯合國的第四次報告。

美英聯合提案的提出以及美英兩國代表根據提案的發言再一次証明他們当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使得印巴兩國同意尼米茲海軍上將及早到克什米爾就職。英國代表傑伯在提出這項提案時說道：“我們期望在幾個月內能看到公民投票行政官正式就職並安置在克什米爾。……”^① 這位英國代表還直率地說美英決心要派遣它們的軍隊或是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到克什米爾去：

“他(傑伯)還提起英美一九五一年二月的建議，主張如果雙方恐怕重新發生衝突，也可以在克什米爾使用中立性的武裝部隊幫助非軍事化的實行。”^②

蘇聯代表佐林在對美英提案發言時說道，葛拉罕的第四次報告以及安全理事會所進行的討論，對於克什米爾問題的考慮和解決並沒有新的貢獻。他說明葛拉罕所謂的“戰略地理”實際上已由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海軍上將雷德福(後改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譯者)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訪問喀喇蚩以後清楚地說明了。同時他指出英美對克什米爾的政策很明顯地帶有帝國主義的特性。據巴基斯坦半官方報紙“黎明報”的報道，雷德福說：“巴基斯坦佔着戰略位置，就不得不在全世界反共鬥爭中起着重要作用。”“黎明報”評論雷德福來巴基斯坦的訪問說道：“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軍事計劃是要在巴基斯坦設立空軍基地，只要飛行九十分鐘就可達到蘇聯的重要工業區。”佐林說，這就是“戰略地理”的真正意義。蘇聯代表還指出：要把外國軍隊引入克什米爾的建議已經被印度斷然拒絕，這次又被葛拉罕在他第四次報告裏提出來：

①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政治家報”。

② 同上。

“這個屢被拒絕的關於聯合國軍的建議，這一次是以這樣的方式提出的：聯合國通過中立的或當地的官員，來掌握軍事行動和管理上的權力，以控制一部分自由克什米爾的軍隊。在葛拉罕的心目中，這就取消了巴基斯坦高級統帥部的權力。”

印度政府因為這種辦法的目的是在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同等看待，並且也把安全理事會對印度所作的全部諾言一筆勾銷，所以對於美英提案表示反對。可是，這項提案終於不顧印度的反對，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美英操縱下的多數所通過。

一九五三年二月，葛拉罕與印巴兩國在日內瓦進行第五回合的談判。

美國代表在二月十四日提出一項建議，主張在非軍事化時期後，在停火綫的巴方保留“自由克什米爾”武裝部隊六千人，印方保留印軍二萬一千人，包括土邦武裝部隊在內。建議中進一步規定：在“自由克什米爾”地區，六千人的軍隊將由編餘的“自由”軍組成，“在聯合國的監督下，受地方當局管轄，由當地官員率領”。這種部隊將不受巴基斯坦高級統帥部行政的和作戰的管轄。它不可以有大砲和裝甲車。

印度政府在答覆葛拉罕的建議時說道：它不能同意在“自由克什米爾”地區保留任何軍事人員。印度政府認為在“自由克什米爾”方面防止破壞停火綫的任務可由民政武裝部隊二千人和非武裝人員二千人有效地擔任。但印度政府準備同意酌量增加所建議的民政武裝部隊的人數，並且也準備同意這一部隊的武裝部分可裝備認為保證滿意地履行此項任務的適當武器。

巴基斯坦政府認為葛拉罕的建議違反了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議決案，停火綫印方的軍隊人數武斷地毫無理由地增加到二萬一千人。

這次建議和以往的許多建議一樣，目的並不在於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和結束爭端，而是要促成尼米茲到克什米爾去就職。葛拉罕在他給安全理事會的第五次報告裏曾強調公民投票行政官及早就職的重要性：

“我們要及時地把對部隊人數和性質問題所有的必要的注意，轉移到具有更重大意義的公民投票行政官就職的基礎上去。

“關於確定部隊人數的分歧，雖然很重要，却是沒有公民投票行政官就職與否的分歧那麼顯著。目前的局勢既然是由於公民投票行政官就職問題這一簡單事實所造成的，那末這種局勢的轉變對於該邦人民在兩國政府協議下實行自決這一重大目的，就有絕大的重要性。”

葛拉罕還利用六千“自由克什米爾”武裝部隊“歸聯合國監視”為藉口，打算把英美的武裝人員通過後門送到克什米爾去。

葛拉罕的第五次報告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提交聯合國的，可是至今尚未加以討論。

第十七章

教派政党分割查謨—克什米爾邦的口号

助長美英对克什米爾的陰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印度發生了要使查謨脫離克什米爾的一种趨勢。这种趨勢發源於查謨人民協會(Jammu Praja Parishad)的政策和活動，更由於印度的人民党(Jan Sangh)①、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②、阿卡利党(Akali Party)③在印度的加以扶植、加強和傳播。某些國家企圖按照它們的軍事战略計劃來設計查謨—克什米爾邦的前途，也在促使該邦按國際規模實行分治。在迪克遜的報告中，想把查謨—克什米爾邦依其人口的教派成分劃分為幾個人為的部分的觀念就已經表露出來了。自从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到安全理事会以來，英美早就準備到了克什米爾爭端發展到某個階段，就向印巴兩國提出，要它們接受這項計劃。即使是在迪克遜向安全理事会報告“調解”失敗以後，這些國家還一心想使用這種計謀。倫敦“泰晤士報”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就曾說道：

① 人民党是一九五一年从印度教大会分裂出來的教派主義的政党。它代表封建勢力、商人和大資本家的利益。——譯者。

② 印度教大会是一九〇六年創立的地主和大資本家的政党。

——譯者。

③ 阿卡利党是旁遮普錫克教徒的政党。——譯者。

“迪克遜工作的價值是在於它可能使得安全理事會採取一種新的更有效的方針進行工作。”

本書第十四章已經討論過，英美曾經把查謨—克什米爾邦的分治想像為實現它們在克什米爾的終極目的的別開生面的辦法。所以，該邦的任何分裂趨勢就必定使得帝國主義在克什米爾的活動獲得充分的便利。

因此，在這裏分析一下這種趨勢的起因，描繪一下在查謨—克什米爾和印度其他各地從事活動的那些黨派的性質，並不是不恰當的。我們先從人民協會的性質、綱領以及它在該邦政治上的作用說起。

現在大家都知道，人民協會的活動是局限於查謨省，它的勢力是以城市為中心。這並不是偶然的。自從多格拉政權^①出現以來，查謨就成為查謨—克什米爾邦統治王朝的大本營。擁有土地的查謨貴族開始享有種種特權。河谷內大片的土地被賞賜給多格拉各系氏族，變成他們的采邑，作為他們效忠王室的恩賜。克什米爾河谷和拉達克人民却不許在土邦軍隊裏服務。該邦的武職就成為查謨人所專有的職務。特別是拉吉普特^②貴族的子弟，他們在土邦軍隊裏高居美缺，幾乎是他們生來就有的權利。雖然克什米爾河谷的封建經濟性質和查謨相同，可是統治王朝却在查謨造成一種

① 多格拉政權是指英國所扶植的統治克什米爾土邦的政權。這個政權開始於一八四六年，形式上結束於一九五二年。當中經過五傳：第一代是古拉伯·辛格，死於一八五七年。第二代，古拉伯·辛格的兒子彌比爾·辛格繼位，死於一八八五年。第三代，彌比爾·辛格的兒子普拉塔普·辛格繼位，死於一九二五年。第四代，普拉塔普·辛格的侄兒哈里·辛格繼位，一九四九年退位。第五代，哈里·辛格的兒子卡蘭·辛格繼位，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克什米爾制憲議會選任為邦長。——譯者。

社会基础，在那裏形成了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的大本營。因此，反動的封建勢力便在查謨以人民協會爲他們的代言人。

人民協會的活動開始於一九三一年。當時這種活動是印度國家義勇服務團^③活動在查謨的伸張。國家義勇服務團起初是在查謨城內吸收一些印度教中產階級的青年，訓練他們使用武器。一九四四年國家義勇服務團的領袖戈爾華爾卡到查謨來訪問他的黨徒，親自指導查謨各地分會的活動。他離開查謨時，帶有國家義勇服務團的組織捐獻給他的巨額資金。

人民協會的黨徒感染着濃厚的擁護查謨和該邦其他地方封建社会与經濟制度的思想，對於奴役四百万克什米爾人民的統治者表示無限的忠誠。查謨的國家義勇服務團就變成了一切擁護封建利益分子的政治上的代言人。

地主們既然大量集中於查謨，多格拉家族統治下的農民便遭受地主和高利貸者無情的剝削。查謨省勞動人民和克什米爾邦其他地區一樣，生活水平低落得難於想像。貧困籠罩着大地。人民共同的命運是極端的貧困、愚昧無知、疾病流行。而多格拉統治家族却從多格拉勞動人民的血汗血

② 拉吉普特 (Rajput) 是一羣種姓的通稱。傳說他們是古代刹帝利 (武士族) 的後裔。他們散佈於印度北部各地。傳統上，他們是武士和佔有土地的主要階級。在克什米爾，拉吉普特約有十三萬人。克什米爾土王是拉吉普特中的米恩 (Mian) 系。因此，拉吉普特過去在克什米爾軍政界担任要職，並佔有大片肥沃的封建采邑。但教育程度落後，在克什米爾的拉吉普特中識字人口只佔百分之六。——譯者。

③ 國家義勇服務團 (Rastriya Swayam Sevak Sangh) 是在印度教大會倡議下一九二五年創立的印度教徒的軍事化組織。它主張印度教徒軍事化、恢復印度教固有文化，主張實現“統一的印度”、廢除“印巴分治”。

——譯者。

淚中積累了大宗的財富。可是國家義勇服務團非但不幫助勞動大眾發動人民運動反對專制和封建主義的統治，而且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事情去減輕查謨人民的痛苦。恰恰相反，當着克什米爾人民發動推翻土王統治的運動的時候，查謨國家義勇服務團却去全力支持土邦的統治政權。當着一九四六年克什米爾發生了“滾出克什米爾去”口號下的反對土王和封建主義統治的強烈鬥爭的時候，查謨國家義勇服務團却成爲統治王朝及其反人民的殘酷鎮壓政策的主要擁護者。一九四六年六月，當尼赫魯不願土邦政權禁止他入境的禁令要在科哈拉進入克什米爾邦的時候，查謨國家義勇服務團甚至於曾組織示威來反對尼赫魯。他們叫出了“尼赫魯走回去”、“不許干涉克什米爾”的口號。當阿薩夫·阿里夫人在蘭比爾辛波拉公眾集會上演講的時候，國家義勇服務團的義勇隊隊員曾去搗亂會場。他們向她拋石頭，從她手裏奪去旗幟，當衆燒毀。

印巴分治以後，人民協會主張查謨一克什米爾邦“獨立”，並且勸告土王不要加入印度聯邦，勸告他宣佈獨立。這是查謨國家義勇服務團的創始人普賴姆·納特·多格拉直接指使的。這位先生現在却主張查謨一克什米爾全盤併入印度，變成一個“全盤歸併”的倡導人，這真是一件奇聞！

甘地被暗殺以後，國家義勇服務團在克什米爾被宣佈非法。可是這並沒有使國家義勇服務團停止活動。一九四八年三月間，國家義勇服務團改稱爲人民協會，領導和骨幹一切照舊，再度出頭露面。

一九四八年底，人民協會發動惡毒的運動主張查謨一克什米爾按教派分治。特別在停火以後，當英國報紙上暗示要“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就必須把印度教徒地區劃分給印

度，把回教徒地區劃分給巴基斯坦的時候，人民協會使用有組織的方式提出分治的要求。聯合國觀察員們很關切地注視一九四九年三月間人民協會的示威遊行，這並不是毫無意義的。爲着要迫使克什米爾按教派分治，他們竭力使得反對克什米爾政府的騷動在時間上與聯合國代表到達印度、或是向安理會提交報告、或是在安全理事會進行辯論配合一致。當迪克遜來到克什米爾時，人民協會就大叫“分區公民投票”的口號。當葛拉罕來到克什米爾時，查謨的騷動又曾一度高漲。當時的克什米爾副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曾經說道：

“人民協會所發動的間歇性的騷動與聯合國關於克什米爾的辯論、巴基斯坦“神聖戰爭”的威脅，在時間上配合得一點不差，這是意味深長的。”^①

人民協會在要求分治以外，一九四九年還發動運動迫使克什米爾政府任命哈里·辛格爲首席王公^②。它還反對實行無賠償地廢除地主制度。

一九五二年春季，國民會議黨的領袖們正在要求查謨—克什米爾邦在防務、外交、交通方面歸屬印度，在其他方面該邦保有自治權的時候，人民協會的運動曾達到新的高潮。國民會議黨的領袖們曾宣佈在歸屬印度的三個方面範圍以外的印度憲法條文將不適用於克什米爾。當時，查謨—克什米爾制憲議會正在討論制憲議會土地賠償委員會的報

①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印度斯坦時報”。

② 首席王公 (Rajpramukh) 是乙部各邦的最高長官。甲部各邦的最高長官是由總統任命。乙部各邦的首席王公則由總統認可。土王哈里·辛格在一九四九年退位。人民協會主張他成爲首席王公也就是希望他恢復王位。

——譯者。

告。這項報告建議，政府根據“廢除大地產法”剝奪地主的地產，不應該給予地主賠償費。

因為印度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如果不償付適當的賠償費，就不能剝奪私有財產的所有權，所以除非查謨一克什米爾邦享有完全的內政自治權，不受印度憲法這一條文和其他類似條文的限制，土地賠償委員會的建議才能付諸實行。“自由新聞”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社論中曾經說道：

“克什米爾制憲議會曾經建議，‘在原則上和政策上都不宜對被剝奪財產的所有主償付賠償費’。制憲議會認為償付賠償費會有‘無窮的害處’，會使現存的財富不均的情形長期存在。

“這是與印度憲法條文直接抵觸的。印度憲法上說，如果不償付適當的賠償費，就不能剝奪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這是克什米爾制憲議會的見解與我們當權的自稱的改良主義者之間的基本分歧。”

因此，如果不放棄無償地廢除地主制度這個目的，就必須實行有限度的加入印度。“政治家報”專欄作家維德特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曾說道：

“不受印度憲法‘基本權利’那一章上規定的限制，才能使得克什米爾邦政府進行土地改革。如果和其他各邦一樣，全面加入印度，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實行。”

因此，國民會議黨領袖們的這些宣告就不能不受到邦內邦外封建勢力的反對和攻擊。封建勢力在全國各地曾發動繼續不斷的運動反對有限度的加入，反對制憲議會無償地廢除地主制度的建議。他們最害怕的是：克什米爾制憲議會的決定很可能在印度使得廣大羣衆對於切盼的土地改革

發生熱情。“甘露市場報”的特派記者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自新德里的報道說：

“據新德里政治觀察家的意見，查謨—克什米爾邦制憲議會對剝奪了地權的地主不付賠償費的決定，必定會在全印度引起深遠的反響。

“政治觀察家們又認為全議會七十五名議員對於阿卜杜拉剝奪地權而不付應有的賠償費的主張一致贊許，這件事實在印度全國也會產生同聲響應。”^①

土地賠償委員會提交了它的報告以後，克什米爾制憲議會的基本原則委員會隨即就提出報告建議結束土王的世襲統治。這個委員會的建議以及制憲議會後來的決議也受到印度封建勢力的劇烈反對。典型的例子是“甘露市場報”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的評論：

“世襲統治權的原則是已故的巴特爾^②所贊同的，為的是要避免衝突，要從專制政體順利地轉變為民主政體。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克什米爾制憲議會違反這個原則……那末，就不能指望其他乙部諸邦^③的人民還繼續肯承認世襲土王的權威。因此，印度政府就要面臨着嚴重的政治問題，誰也不能預測它的反作用對於全國會發生何等的影響。”

反對有限度加入印度的主張、反對制憲議會的兩項決

① 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甘露市場報”。

② 薩達爾·巴特爾曾任印度共和國的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土邦改制會由他主持。他於一九五〇年逝世。——譯者。

③ 在印度共和國成立之前，印度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九個行省，另一部分是六百個土邦。共和國成立後印度政府逐漸把許多大大小小的土邦改土歸流，土邦所形成的各邦就成為乙部諸邦(Part B States)。——譯者。

定的運動，是印度封建性的教派主義的反動勢力的右翼領袖所發動的。其中有斯雅馬·普拉薩德·慕克吉博士^①、卡爾博士^②、塔拉·辛格^③等人。他們並不限於反對有限度加入印度、反對廢除專制、反對無償的廢除地主制度。他們還在全國發動運動主張查謨—克什米爾邦全面合併入印度、主張印度憲法全盤適用於查謨—克什米爾邦。他們主張：如果不能如此，兩個非回教徒佔多數的地區——查謨和拉達克——應該與印度合併成爲乙部邦，克什米爾河谷則聽其選擇自己的道路。

主張查謨和拉達克脫離克什米爾河谷的要求、主張分裂查謨—克什米爾邦的要求，就這樣在印度各地提出。印度某些報紙公然主張分治是“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的辦法。“印度時報”的專欄作家維維克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寫道：

“時間越來越証實主張在分治基礎上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的那些人（迪克遜等人）的先見之明。這種主張是建議巴基斯坦佔有目前在手中的西部和北部，印度佔有查謨和拉達克。……可以在克什米爾河谷迅速實行公民投票讓人民決定他們的去向。

“有足夠數量的聯合國觀察員，就能保證公民投票自由無阻地進行。”

要求查謨與拉達克脫離克什米爾河谷的主張非但要破壞該邦這些地區人民的民主統一，而且要造成一種有利條件好讓外國干涉者來強迫實行他們分治和直接統治克什米

① 斯雅馬·普拉薩德·慕克吉曾任印度教大會會長，後爲人民黨領袖。一九五三年逝世。——譯者。

② 納拉揚·巴斯卡·卡爾是印度教大會的一個領袖。——譯者。

③ 塔拉·辛格是錫克教徒政黨阿卡利黨的領袖。——譯者。

爾河谷的計劃。因此，人民黨要求實行分治的主張就得到帝國主義方面的同聲響應。英國“經濟學家”週刊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寫道：

“這種主張（查謨和拉達克脫離克什米爾河谷）澄清了當前的問題，也許能夠回轉到迪克遜分區進行公民投票的建議上；這就會把問題縮小到只限於克什米爾河谷這一爭端的真正問題上。特殊情況既然如此，也就得這樣來處理。”

人民黨的分治運動後來就特別險惡，因為國民會議黨有些領袖如阿卜杜拉和伯格^①據說也主張分裂，最後竟然主張劃為“獨立”邦。當時總的印象是這樣：這兩位領袖之所以特別強調克什米爾有限度地加入印度，與其說是要保持克什米爾人民的真正的內政自治權，不如說是為着想實現把印度和克什米爾的關係翻轉這個最後目的。這就是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曼徹斯特衛報”像下面這樣寫的原因：

“很顯然地，阿卜杜拉多少有些是偶然地提出了某些難於處理的憲法問題。克什米爾的加入可能對印度聯邦起分裂的作用而不是加強的作用。難道這不是再度證明分治是克什米爾問題唯一的愉快的解決辦法嗎？……在克什米爾河谷實行公民投票，同時實行分治自然是在一個最複雜、最不愉快的情況中，能夠做到的最公正的解決辦法。”

帝國主義國家在打算利用人民黨所提的查謨與拉達克脫離克什米爾的口號來為它們的終極目標服務時，就主要

^① 伯格是克什米爾當時的稅務部長。他後來和阿卜杜拉同時被革職逮捕。——譯者。

依靠印度与克什米爾之間的危机，而印度的教派主義的反動勢力正在挑起这种危机，当然这是得着阿卜杜拉和伯格的暗中支持的。帝國主義國家希望，教派主義政党要求印度憲法全盤適用於查謨—克什米爾邦、要求查謨与拉達克分離的劇烈的運動，会引起印度与克什米爾之間的危机，並且為克什米爾河谷脫離該邦同時脫離印度联邦鋪平道路，最後，或是以執行在尼米茲監督下的公民投票為外衣，或是通过聯合國的託管，為把克什米爾順利地變成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地區鋪平道路。

一九五二年七月間，克什米爾政府和印度政府的領袖們在新德里舉行一次會議。克什米爾國民會議党及其政府的領導人所提出的要求，印度國大党及其政府的領導人並不大願意接受。印度政府特別不同意國民會議党領袖要求廢除世襲專制和無償地廢除地主制度的方案。可是儘管有國內反動勢力的劇烈反对、內閣裏某些分子的反对，印度政府仍覺得不能不遷就國民會議党領導的主張。印度政府之所以如此，第一是因為印度人民對於克什米爾制憲議會的決定普遍地表示同情，其次是因為印度政府唯恐拒絕國民會議党的要求會削弱印度在聯合國關於克什米爾問題的地位。

在新德里所達成的協議，後來稱為德里—克什米爾協定，承認了國民會議党領導方面的某些別項要求，特別是制憲議會規定克什米爾單獨的憲法和邦旗的權利。德里—克什米爾協定非但標誌着查謨—克什米爾人民的重大勝利，也標誌着全体印度人民的勝利。因為印度各地人民現在已經能夠要求廢除首席王公制，要求實行無償廢除地主制度了。

這項協定最重要的結果是：它消除了——雖然是暫時的——逐漸緊張的、讓帝國主義國家有機可乘的印度—克什米爾之間的危機。“紐約先驅論壇報”勃然大怒，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寫道：

“這種行動顯然會是一個新的嚴重的障礙，阻撓聯合國為準備讓人民進行公平的公民投票在克什米爾創造條件而進行的堅持不懈的努力。”

“紐約時報”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寫道：

“葛拉罕以聯合國調解人資格曾經建議舉行部長級的會談來討論印巴之間的僵局。

“正在這時候，尼赫魯總理在印度國會中宣佈：克什米爾加入印度在法律上和事實上是全面的，它是印度的一部分。這種辦法不是為公民投票準備條件的辦法。而公民投票本是尼赫魯自己首先建議的。”

帝國主義國家曾經想通過印度與克什米爾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把它們重大的希望寄託在印度與克什米爾的決裂上。因此，美國代表葛拉罕在這個期間（一九五二年五月至七月）內，在他與印巴代表的紐約會談中，並沒有提出十分新鮮的主張。他老是局限於他的早已被拒絕的非軍事化的建議的範圍之內，並且把會議的範圍限制在關於“兵額”、“邦武裝部隊”等類名詞定義的討論上。到了一九五二年七月間，印度報紙上議論印度與克什米爾雙方政府之間即將訂立的協定，並且談論到印度與克什米爾的危機的和緩，葛拉罕才在七月十六日印巴兩國代表的紐約聯席會議上提出他旨在取得印巴雙方同意讓尼米茲及早就職的關於非軍事化建議的修訂了的草案。

德里—克什米爾協定具體表現了查謨—克什米爾人民

的勝利。它給了全印度人民爭取廢除封建制度、廢除王公政權的運動一次推動。這種推動力量非常強大，甚至在國大黨內部，克什米爾的例子也帶來了新的希望。在一九五二年國大黨賈浦爾年會上，有些乙部諸邦的國大黨人竟然也要試圖提出廢除首席王公的提案。甚至在國會裏，也有幾位國大黨人提出這樣的要求。在巴地阿拉東旁遮普邦聯盟（PEPSU），曾召開過一次各黨派會議，要求廢除首席王公及其年俸；參加會議的人有共產黨、人民社會黨、國大黨、阿卡利黨的一派的領袖。

在印度進步力量從克什米爾的實例得到了新的鼓舞的情況下，人民協會不能公然宣傳要取消制憲議會關於廢除專制、無償地廢除地主制度的決定。因此，它便創造一種新的口號：“一個總統，一個憲法，一個國旗”。

“一個總統”的要求實際上是要廢除查謨—克什米爾邦選舉出來的元首，代之以首席王公，而首席王公則如在其他乙部諸邦一樣，聽命於印度聯邦的總統。因此，很顯然，這個口號的目的是在推翻那要廢除統治王朝的決定。儘管人民協會想在“一個總統”的欺騙口號下掩蔽它真正的目的，可是它的領袖們卻不止一次透露出他們主要目的是要恢復土王的王朝政權。“印度斯坦時報”的特派記者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自查謨報道說：

“我從這裏許多方面常常聽到的一種議論是說：人民協會在它的新的煽動中顯然受到那些特權階級暗中的支持，有時候甚至還受到公開的支持。那些特權階級分子幾十年來一向是在封建專制的庇護下飛黃騰達的。……

“人民協會總部有一位領袖甚至毫不遲疑地對我

表示,他也主張恢復哈里·辛格土王。這是當前局勢一個很中肯的說明。”^①

口号的第二部分是“一個憲法”,這就是說制憲議會無權制定查謨—克什米爾的單行憲法,如果一定要制定憲法,就必須是印度憲法的翻版,並且要保存它的基本條款。因此,這項要求的目的顯然是要全盤實行印度憲法來阻撓印度人民無償地廢除地主制度(憲法第三十一條)和取消首席王公制度(憲法第二三八條)。接受了口号的第二部分,結果就要恢復那已經退位的統治王朝,並且要放棄無償地授地給勞動農民這一目的。口号的第三部分是要強迫克什米爾政府取消制憲議會所採用的新的邦旗,而新的邦旗是查謨—克什米爾人民反對專制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的象徵。人民協會的領袖甚至連採用“一個國旗”(印度聯邦的國旗)的主張也不是表裏一致的。土王的旗幟一向是被公認的查謨—克什米爾邦的旗幟,許久以來,從沒有提出過“一個國旗”的口號。只有到了取消土王旗幟代之以流血鬥爭的旗幟時,人民協會才提出這一口號。

因此,人民協會便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底在“一個總統,一個憲法,一個國旗”的口號下,發動了新的騷動。重要的是這次示威遊行的重新爆發在時間上是配合英美在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聯合提案的。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英國代表傑伯在安全理事會提出了提案。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查謨人民協會便發動了反對克什米爾政府的騷動。

因此,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某些外國人士非常注意人民協會的活動並且加以鼓勵。倫敦“泰晤士報”記者一九五

^①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印度斯坦時報”。

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从查謨報道說：

“克什米爾副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对本報記者說道，聯合國觀察員和英美是人民協會所煽起的騷動的靠山。”^①

這樣看來，發動這種運動的領袖們的目的是在於通過全盤加入、全面歸併的欺騙口號，來恢復退了位的王朝統治，而這一次要查謨和拉達克脫離克什米爾的要求，却提出了實行分治的問題。斯雅馬·普拉薩德·慕克吉在印度各地發動運動主張：如果印度憲法不能適用於全邦，非回教徒的查謨和拉達克地區就該脫離克什米爾，歸屬印度憲法的範圍之內。帝國主義國家決心要使查謨—克什米爾邦分裂，以便爲了它們軍事和戰略上的目的而取得克什米爾河谷；因此這種分治的主張會再度得到國外某些方面的響應。許多美國報紙發表論文和消息，主要的論調是說查謨、拉達克、克什米爾河谷的統一是不能持久的，這些地區的联系不久就要鬆弛，逐漸走向分裂。美國報紙還企圖強調查謨人民和克什米爾人民語言、宗教等等的不一致，作爲實行分治的一種藉口。特倫布爾从新德里寫道：

“當聯合國徒勞無功地繼續試圖解決印巴兩國爲了查謨—克什米爾邦歸屬問題而發生的爭端時，具有戰略價值的該邦北部地區的不滿却逐漸發展成爲暴民反對當局的連日發生的示威騷亂。……

“在地文上和人種上，查謨是與北印度平原及其人民相連，而該邦其他地區則有雪山阻隔，並且居住着不同人種不同宗教的人民。”^②

①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泰晤士報”。

② 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紐約時報”。

人民協會的運動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尼赫魯在德里甘地逝世五週年紀念會上曾對聽眾說道：

“這是一種卑鄙惡毒的運動，如果任其如願以償，只會破壞查謨—克什米爾邦，並且對印度在聯合國中關於克什米爾問題的地位發生無窮的損害。”^①

尼赫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日在密拉特對北方省國大黨縣委主席和秘書發表的演說裏宣稱，這些“分子的活動只有削弱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在聯合國中的地位”^②。

人民協會在查謨的活動對該邦的統一完整的威脅日趨嚴重。人民黨及其領袖斯雅馬·普拉薩德·慕克吉竭力迷惑印度輿論，使得印度大眾看不清“一個總統，一個憲法，一個國旗”這種口號的真正意義和終極目標。在這時候，人民協會的活動對該邦統一完整的威脅就特別嚴重。人民黨的這位領袖每日不息地以這種口號進行活動。他想叫印度人民相信這種欺騙口號，以為這種口號的實現會使查謨—克什米爾更加接近印度，並且保持印度聯邦的統一完整。

印度每個愛國人士必須認清：人民黨的口號是不會使得克什米爾和印度更加接近的。只有查謨—克什米爾邦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不受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印度憲法某些條文的阻撓，查謨—克什米爾邦才能與印度接近。誰要是認為印度憲法全盤應用於克什米爾就會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就會使得克什米爾人民更接近印度，並且使他們走上民主的道路，讓他听听下述尼赫魯在簽定德里—克什米爾協定後在新德里記者招待會上的表示，就可恍然大悟：

“有一位記者問尼赫魯，阿卜杜拉為什麼不能和其

①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印度斯坦時報”。

②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印度斯坦時報”。

他各邦一樣直截了當地接受印度憲法。

“尼赫魯說：‘印度憲法雖然很好，但我現在還想來修改它。我們打算在一相當時期內修改憲法，可是這是一一個複雜的手續。……’

“問：‘你是不是要把憲法修改得好讓印度其他各邦也能像克什米爾一樣地實行土地改革？’

“尼赫魯說：‘這是我想修改憲法的原因之一。’”^①

爲什麼印度自己所不要的憲法，一定要實行於克什米爾？這個問題難道不應該向人民黨的領袖們正面提出，並且在印度人民面前証實他們促成克什米爾接近印度的這種論點的虛偽性嗎？

因此，在捍衛查謨—克什米爾人民的民主勝利的基礎上，加強印度與克什米爾的關係，就是對帝國主義國家政策一種強有力的反擊。

第十八章

美國唆使克什米爾“獨立”的詭計

印度各報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繪聲繪色地登載克什米爾“獨立”的消息。國內國外都曾引起廣泛的注意。如果我們不討論一下美國的克什米爾“獨立”陰謀，我們對克什米爾問題的研究就不全面。必須注意，這種陰謀並不是晴天霹靂。一九四八年阿根廷在安全理事會中的代表何塞·阿塞曾經

①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印度斯坦旗報”。

說過：

“有件事實要注意，克什米爾人民儘可以決定既不歸印也不歸巴，而是決定獨立。”^①

這種陰謀計劃的輪廓和要點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已經規劃出來了。當年年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曾經向杜魯門總統提交一件秘密報告，建議在克什米爾建立空軍基地，把克什米爾變為美國託管下的“獨立”國。過了一些時，美國幾位有勢力的人物和一些報紙就開始提出克什米爾問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由聯合國來保證它的“獨立”，把克什米爾變為“獨立”國。

賽爾溫學院評議會評議員斯皮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聯合國協會劍橋分會會議上曾經說道：“把克什米爾河谷變為一個獨立國，變為亞洲的瑞士。”他還說，依照這項建議的精神，“聯合國組織應該保證這個獨立國，並由印巴兩國分別給予保證”。他還解釋道：“要有聯合國軍隊以防萬一，……要有與印巴兩國的自由貿易，要有聯合國對河渠水源的管制。”^②邁克爾·詹姆士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的“紐約時報”上寫道：

“於是，當然就有這樣的理想：由聯合國去維持幾年秩序，讓克什米爾邦脫離印巴兩國而獨立。‘自由克什米爾’只要沒有大砲，也可以參加這種計劃。這種計劃是：要把該邦變成一個與印巴兩國有密切經濟聯系的獨立國，一個會吸引裹足不前的外國資本來開發它的經濟資源的和平國家——東方的一個真正的瑞士。”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印度時報”。

②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劍橋每日新聞”。

當時的美國駐印度大使却斯特·鮑爾士曾於一九五二年訪問斯利那加，也很贊成“獨立”克什米爾的計劃，並且還解釋它對美國在亞洲軍事和戰略利益的用途。薩加特揚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消息報”上寫道：

“美國駐印大使却斯特·鮑爾士最近到斯利那加的訪問也証實了美帝國主義者熱衷於成爲克什米爾的唯我獨尊的主人。意大利‘前進報’報道說，鮑爾士在和克什米爾某些反動集團的代表人物的交談中會說，除非聯合國軍隊開進克什米爾境內，要規定克什米爾的憲法是不可能的。鮑爾士公然不諱地說道：‘這種武裝部隊的任務是在於：保證在將來克什米爾獨立國內部有一種穩定的局面，這就是說是與美國在中亞和南亞政治、外交、軍事利益有密切聯系的一種穩定局面。’”

在我們分析這種計劃爲什麼在這時候才採取比較正式而且具體的形式之前，有必要比較深入地研究一下它的意義。

這種計劃打算把查謨—克什米爾邦分裂成三個地區：（一）“自由克什米爾”，這就是在停火綫以外的地區；（二）查謨和拉達克——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佔多數的地區；（三）克什米爾河谷。按照這個計劃，“自由克什米爾”地區劃歸巴基斯坦；查謨和拉達克歸印度，克什米爾河谷則成立“獨立”國，由聯合國和印巴兩國保證其“獨立”。

根據這種計劃的要點，我們得出下列的結論：第一，該邦將按教派主義的原則武斷地分裂成三個單獨的部分。印度次大陸分治以後，接着便發生可怕的教派仇殺風潮，這種慘痛經驗使得每個人都深信：該邦這樣的分治會給教派主義的、反動的分裂分子及其外國主子在查謨—克什米爾土

邦和印巴兩國煽動印回衝突的机會。第二，克什米爾河谷與印度原有的儘管是有限度的但是非常之重要的联系將被割斷。克什米爾人民將被迫與印度有力的和逐漸增強的人民運動的主流隔絕而陷於孤立。第三，克什米爾河谷儘管在形式上被稱為是獨立的，但它的“獨立”是在聯合國的保護下所“保證的”。聯合國組織的特性、它以往在克什米爾爭端中所發生的作用以及美國統治者對它的控制，使得每個人深信不疑：這種“保證”實際上就會造成美國軍隊來駐守克什米爾河谷。克什米爾的位置既然具有戰略意義，美國統治者就會按照它原定計劃絕不稍懈地建立他們的軍事基地。在克什米爾這樣高度敏感的地區建立軍事基地，非但要破壞當地的和平與主權，並且也要破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和平與主權。第四，所謂“獨立”的克什米爾河谷將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依靠美國的支持。結果，它就得依賴美國軍事力量與美國貸款與“援助”繼續不斷的流入來生存。克什米爾河谷狹小、落後、非常之微弱的經濟特別要被神通廣大的美元所吞沒。克什米爾僅存的一些主權會被美國破壞淨盡。它的獨立與自由也就因此而絕滅。

因此，按照美國的建立一個“獨立”的克什米爾的計劃，克什米爾河谷的國際地位被規定為非但實際上要完全仰賴美國的軍力和財力，而且恰如一個保護國一樣，全盤服從美國。在保證克什米爾“獨立”的外衣下，在防止外來侵略，把它變為“東方的瑞士”的掩護下，美國將通過美國所操縱的聯合國這一表面上似乎無害的機構，強行在克什米爾身上加上直接屬於美國的一種束縛。因此，由聯合國所保證的所謂克什米爾“獨立”就是美國統治克什米爾的委婉措辭。

必須注意，美國通過克什米爾“獨立”的陰謀詭計所取

得的在克什米爾的獨佔地位，會形成美國直接影響整個印度次大陸的一個根據地。美國統治者就會不遺餘力地利用他們直接影響下的這個堡壘，作為反對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反對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民主、和平的運動的基地。他們特別要利用對克什米爾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直接控制，進一步更有效地在外交上、軍事戰略上深入印度。美國所控制的克什米爾會被利用來迫使印度毫無保留地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換句話說就是追隨美國的戰爭與侵略的政策。因此，“獨立的”克什米爾就會成為對印度和平與民族獨立的嚴重威脅。

克什米爾“獨立”計劃的正式提出，是在葛拉罕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他最後一次（第五次）報告以後不久，是在承認延請尼米茲海軍上將就任公民投票行政官之職完全失敗以後。葛拉罕在結束他的報告時表達他的願望說道：

“聯合國代表不必再向安全理事會報告兩國的分歧，四億以上人口的領袖們可以在聯合國的斡旋和協助下共同協商並且報告克什米爾協定的達成。……”
（重點為作者所加）

差不多同時，先後來到印度的幾位美國要人都都表示相似的意見。這班人當中有艾德萊·史蒂文森、哈羅德·史塔生、國務卿杜勒斯。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五月間來到印度，這是他印度洋旅行的一部分。他還訪問過喀喇蚩。據說，他在和印巴兩國總理的會談中，曾對他們說，他們在六月間到倫敦參加女王加冕典禮和英聯邦總理會議時，應該設法解決克什米爾問題。

很顯然地，美國政策的這次轉變並不是說美國統治者突然急於關心印巴間真正的友好和睦，或是他們希望克什

米爾爭端不由任何外國干涉，而是通過兩國直接談判，用民主的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美國統治者儘管特別強調印巴直接談判來解決克什米爾爭端，可是他們懂得主動仍然操在他們的手中。葛拉罕在倡議印巴會談時就說過，這類的會談應該在聯合國的“斡旋和協助”下進行。由於美國統治者在聯合國機構裏掌握了主動，克什米爾爭端已經列入聯合國的議程，而且聯合國所任命的一些在克什米爾的人員又都是美國人，所以他們確信往後關於克什米爾問題的印巴會議也擺脫不掉他們的影響。

這幫人早先曾擴大兩國間的分裂、挑撥它們爭吵，其所以突然熱心於印巴間的和睦友好，是由於三個主要目的所促成的。

第一，美帝國主義者原來要成立一個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中東防禦組織已經失敗^①，就試圖把印巴兩國的軍事力量集合在一起，使它們和中東大部分國家的軍事力量調協一致，從而獲得同樣的效果。美國將來對蘇聯和中國、對歐洲民主國家的戰爭，以及為要鎮壓亞非人民民族解放鬥爭所必需的軍事力量的集合，只有印巴兩國合作才能形成。保羅·麥克唐納在東京“每日新聞”上寫道：

“美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軍事佈置，沒有一處的战略價值能够及得上在巴基斯坦的空军基地。……固

^① 失敗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印度政府的劇烈反對，另一方面是由於巴基斯坦人民的重大疑慮。（按自一九五一年“中東司令部”計劃垮台以後，美國即改頭換面，提出了所謂杜勒斯計劃，這個計劃是：以土耳其為美國的代理人，以“美援”為武器，首先由中東國家之間訂立雙邊軍事協定，然後再把这些雙邊協定聯系起來，成立中東軍事侵略集團。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簽訂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軍事協定以及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簽訂的土耳其和伊拉克條約，就是屬於這一類型。——譯者。）

然美國是要基地的。可是，除非印巴兩國關係更鞏固地集合在一起，它是不想武裝巴基斯坦的。……杜勒斯打算在喀喇蚩和新德里多花一些時間，探求使這兩個有糾紛的國家言歸於好的方法，並且設法爲這件事鋪平道路。”^①

第二，儘管帝國主義在過去由於製造兩國間的緊張和衝突，取得了不少的利益，可是始終沒有能夠把它的一切計劃強加於次大陸人民的身上。因此，它就打算通過所謂印巴團結來實現這個目的。

第三，美國統治者始終沒有能夠使尼米茲海軍上將就任爲克什米爾行政官，也沒有能夠把他們的軍隊駐入克什米爾，他們就指望“獨立”克什米爾的新花樣可能在印巴合作的基礎上順利實現，原因是這種辦法是使得克什米爾既不歸印也不歸巴，而是使得兩國“平均”分配它的領土，同時實際上把河谷放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這就是美國統治者所認爲的“雙方所能接受的”、“和平解決”克什米爾爭端的辦法。而且，他們還懂得“獨立”克什米爾的計劃不能在安全理事會上公開提出，也不能在印巴所同意的會議上進行討論。原因有三點：第一，這會激起次大陸民主輿論的憤怒；第二，這會被蘇聯揭露出它是強制實行美國統治克什米爾河谷的惡毒陰謀；第三，英國會看出美國計劃是要取得在克什米爾的獨佔地位並且危害到英國在次大陸的地位，因此就得不到英國全心全意的支持。

杜勒斯訪問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後，美國的這一特別目的就守不住秘密了。杜勒斯曾和兩國總理談到克什米爾，據

^①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印度斯坦時報”引用。

說會向他們提出“和平解決”的大綱。杜勒斯在華盛頓在無線電電視廣播裏說道：

“有些國家經不起消耗它們的力量於互相爭吵，也經不起分散它們有用的力量於互相反對，如果不理會這一點，就休談美援。

“這種想法也適用於印巴兩國之間的克什米爾爭端。……我們曾經試圖机智地而又堅定地表明：美國是印巴兩國的朋友，希望兩國和衷共濟，使得我們所提供的經濟援助會產生更大的效果。”^①

杜勒斯所倡議的計劃，巴基斯坦、印度、美國的報紙也都非常之明顯地指出過它的本質。曼祖魯·哈克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從喀喇蚩給“印度時報”的報道說道：

“據傳昨天和今天在杜勒斯和穆罕默德·阿里在這裏的會談中，關於印巴之間克什米爾爭端的解決辦法，已獲得一定的進展。……

“觀察家們認為美國可能不久就要對克什米爾問題的解決辦法提出新的途徑。這種途徑也許並不按照聯合國印巴委員會議決案，而是照葛拉罕在他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最後一次報告中所建議的，以兩國直接談判為基礎。……可是，這種解決辦法將採取何種方式，還是有限度的公民投票，還是分治，甚至还是在公民投票前實行託管，還沒有跡象可言。”^②

斯利達拉尼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從新德里給“甘露市場報”的報道曾說有限度的公民投票、託管等等辦法正在提出作為可能解決的辦法。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印度斯

①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日“印度新報”。

②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印度時報”。

坦時報”的每週專欄“政治日記”上寫道，克什米爾問題可能在一“政治基礎”上加以解決。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德里“每週通訊”寫道，杜勒斯和尼赫魯關於克什米爾的會談曾集中於某項具體建議，這項建議也曾向巴基斯坦總理阿里提出過。“每週通訊”還曾透露美國所建議的克什米爾計劃的綱要：

“……該邦分為三區：第一區比較接近印度，將全盤與印度合併，第二區包括北部的吉爾吉特和西旁遮普邊境上的‘自由’克什米爾地區，這一區將正式交給巴基斯坦。

“第三區是克什米爾河谷，這是最重要的一區也是該邦的精華。這一區可以在聯合國管理下實行國際化若干時以便準備公民投票，如果印度或巴基斯坦不同意聯合國這種公開的干預，還可實行另一種辦法：在克什米爾河谷成立一種在阿卜杜拉和吳拉姆·阿巴斯統治下的半獨立的政府，印巴兩國政府暫以十年為期保證它的中立，以待最後選擇，歸併於印度還是歸併於其他鄰邦，或是兩國都不歸屬，仍然成為國際化的地區。”^①

杜勒斯曾向印巴兩國總理提出克什米爾“獨立”的新計劃，這件事實最可靠的證明是羅伯特·特倫布爾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自新德里發給“紐約時報”的消息。他向這家報紙報道說，“解決”克什米爾爭端的新建議，打算“給克什米爾河谷一種特殊的地位，可能是由兩國保證它的獨立，該邦其餘地區按停火協定下雙方軍隊目前所佔領的分界綫實行

^①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每週通訊”。

分治”^①。他還說：

“這裏謠傳：……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主張用這種性質的辦法來解決長時間的糾紛。”^②

美國這家半官方的報紙在同一天還登載了查謨—克什米爾邦的地圖，表明該邦將分裂成幾個地區，河谷則被劃為一個獨立國。

特倫布爾所發的消息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出來以後，這家報紙隨即繼續撰寫關於這項新計劃的文章。七月六日在社論的地位發表了美國計劃的大綱，把河谷描寫成“是該邦最富庶最寶貴的部分”。七月十二日它又登載了這項計劃的輪廓，並且下了這樣的結論：

“雖然過去兩國曾經差不多要達成協議，可是許多觀察家相信這一次將會真正實現。”

美國統治者曾經如此地規劃出他們的克什米爾計劃，並且以正式的具體的形式提出。他們還曾積極活動去設法爭取印巴兩國政府對這項計劃的同意。可是，事情還不止於此。他們還曾試圖爭取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一部分上層分子陷入他們的圈套。為了能充分理解美國這種不顧信義的手段，有必要分析國民會議黨的一部分上層分子之所以要接受並且還鼓吹美國所提倡的“獨立”克什米爾的口號的原因。

① 一九五三年七月五日“紐約時報”。

② 同上。

第十九章

阿卜杜拉和美國策動克什米爾 “獨立”的陰謀

幾年以來，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逐漸被公認為是克什米爾反對專制、反對封建主義的人民運動的主要機構。它具有鬥爭和犧牲的豐富經歷，具有戰鬥的和反帝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國民會議黨在發動克什米爾人民反對英國所製造的部族土著侵襲的過程中、在領導一九四七年遍及全克什米爾的人民運動高潮的過程中，曾經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新克什米爾”綱領在現在都被認為是查謨—克什米爾全體人民自由運動的唯一綱領。

自從國民會議黨成立以來，阿卜杜拉是它的無可爭論的領袖。民族運動的光榮傳統和阿卜杜拉本人在運動的領導地位，使得他早於一九四七年就看出英美對克什米爾計劃的侵略性質。他當時曾經說過：

“卡克（當時的克什米爾總理）是英國的工具，他在這裏的行動一切都聽命於英國人。國際現況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正在進行。美國和英國會在反蘇戰爭中聯合在一起。最近，它們正在為着這一日的迅速地施展它們的計謀。克什米爾很有可能在这次戰爭中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戰場。卡克曾經充當過執行這種計劃的工具。他是為着這種目的在統治克什米爾的。”^①

一九四八年四月間，阿卜杜拉從美國回到克什米爾的時候，

曾对國民會議党常務委員會說道：

“（安全理事会）大多數會員國只把克什米爾看成是苏联的一个鄰國，因此，看成是爲了將來進行侵略而包圍苏联的一个重要基地。”^①

他曾經宣佈：“帝國主義國家所表示的奇怪態度使他確信，談判是不会有結果的，因此，他曾要求阿揚加爾索性撤回這一案件。”^②

國民會議党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執政以後，它的政府曾實行了一些民主的進步的改革。第一次改革曾規定把地租从二分之一減至三分之一，延期償還農村和城市的債務，禁止从農地上逐出佃耕農戶。第二次改革比較第一次更爲遠大：它規定不付賠償費廢除地主制度，对担負高額地租的農民、窮苦手工業勞動者、工人和中產階級僱員們實行折減債務。國民會議党政府和查謨—克什米爾制憲議會還取消了舊的被大衆所厭惡的土王。

可是，以阿卜杜拉爲首的國民會議党政府本身在實踐中違反了這些改革的用意。這個政府之所以失敗是因爲它沒有完全實現它的改革方案。它沒有讓農民協會和農村人民委員會成立起來用民主方式徹底實現改革方案。相反地，它却讓營私舞弊、腐化無知的官僚機關掌握着主動權，而這種機關則向農民勒索大量的賄賂。任何地方的農民只要有絲毫的主動性，例如在克什米爾河谷的巴德甘縣，壓迫人民的政府機關就來加以干涉。官僚機關緊緊地支配着農村經濟，以至勞動農民被迫把他們產量的很大部分拿出來

① 一九四七年十月九日克什米爾國民會議党機關報“服務報”。

②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服務報”。

③ 同上。

作為對政府“徵購運動”的“捐獻”。除開農村的行政機關以外，還有一種吸血的機構，那便是“合作商店”，這是鄉間最可惡的機關。那班貪利的合作官員操縱日用必需品價格，故意製造缺貨的情況來榨取勞動農民，掠奪他們手中的現金。此外，土地法的規定使得貧農和無地農民得不到充分的土地。還有，低利和充分的信貸問題，政府也久懸不決，因此往往使得農民走投無路。

在城市和鄉鎮裏，國民會議黨政府也沒有竭力設法解決人民的問題。手工業勞動者、中產階級人民、商人等等因為收入減少、物價高漲、生活貧困而受到很大的痛苦。失業人數日益增多。政府非但沒有去解決人民的迫切問題，反而助長黑市、貪污、任用親族、大量浪費公款。

這一切因素使得阿卜杜拉政府脫離人民。更壞的是，阿卜杜拉政府沒有能夠通過強大而統一的羣衆運動，去發動克什米爾人民反對英美的計謀，就使得政府越發孤立。

可是，阿卜杜拉並沒有從他的錯誤和失敗中取得教訓。他既然曾經創立並且領導一個強大的羣衆組織，這樣的一位領袖就該信任人民，祛除人民所有的痛苦，再把他們組織成一個強大的統一的運動。他不這樣做，他打算隱瞞他的失敗，打算轉移羣衆的注意力，使羣衆不去注意這些失敗和失敗的真正原因。

國民會議黨內阿卜杜拉派為了保持他們的狹隘的利益，就試圖利用克什米爾“獨立”這一轉移目標的口號，來迷惑人民。甚至連有些美國人都承認這件事實。羅伯特·特倫布爾從新德里發給“紐約時報”的報道寫道：

“據說阿卜杜拉傾向獨立，因為這種辦法會解決他的許多問題——政治的和財政的，藉此可以加強對他

個人日益低降的擁護。”^①

現在我們且來分析阿卜杜拉和他所領導的小派系如何接受並鼓吹克什米爾“獨立”的計劃，而他也明白這種計劃是美國國務院所心愛的計謀。

一九四九年五月間，阿卜杜拉曾被倫敦“觀察家報”和“蘇格蘭人報”的記者邁克爾·德維德遜訪問，這位記者寫道：

“前幾天阿卜杜拉對我說：‘我們無論歸印度或是歸巴基斯坦都不能夠得到和平。’他突然改變他加入印度聯邦的政策，竭力主張非但兩個自治領應該保證克什米爾的獨立，連聯合國也應該保證它的獨立。他說，如果龐契地區的旁遮普人或是吉爾吉特的巴丹人要加入巴基斯坦，讓他們加入好了；可是克什米爾人因為他們整個的經濟依靠次大陸的遊客的自由接觸和克什米爾手工業特產向世界市場的自由輸出，也許在兩個自治領之間某種形式的中立，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②

阿卜杜拉對英國“每日郵報”和羅什米爾系報紙的代表普賴斯也表示過同樣的意見。

一九四九年年底阿卜杜拉第二次到美國去。美國統治者知道他的失敗，知道他脫離了羣衆，也知道他趨向於克什米爾“獨立”的計劃，所以就打算把他爭取過去。

美國駐印度大使韓德遜到克什米爾的時候就和阿卜杜拉建立了密切的接觸。他曾對阿卜杜拉喋喋不休地談論克什米爾“獨立”的計劃，以及接受這種計劃以後會有美元貸款和援助的種種“好處”。

① 一九五三年七月五日“紐約時報”。

②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蒙特利爾明星日報”轉載。

韓德遜訪問克什米爾以後，美國的以及英國的報紙自從克什米爾爭端發生以來破天荒第一次發表稱讚阿卜杜拉及其政府的言論。狂妄的帝國主義報紙一向是藐視和厭惡阿卜杜拉的，這時候突然紛紛對他推崇備至。外國報紙大張旗鼓地頌揚阿卜杜拉政府的政績，稱讚他在人民當中的威信，人民領袖敏銳的責任感！但尼斯·華納在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每日電訊報”上寫道：

“阿卜杜拉自己任命的臨時政府的成就以及這些成就對克什米爾人民的影響，越來越是不可忽視、不可置之不理的因素。在三年半的時間以內，他的政權已經把他的國家從土王的專制統治中解脫出來，通過土地改革取得了成千成萬農民的擁護。”

哈羅德·米爾克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寫道：

“如果你問克什米爾鄉間平民，是喜歡加入印度還是喜歡加入巴基斯坦，他的答覆多半是：‘我喜歡阿卜杜拉先生’。大家對阿卜杜拉有各種各樣的評價，有人認為他是個專橫無情的政治家，有人認為他是個仁慈的民族領袖。無論把他說成什麼樣的人，他已經得到了克什米爾農民的擁護。”

“曼徹斯特衛報”特派記者從斯利那加寫道：

“任何遊客都會覺察到阿卜杜拉在人民當中的威望，即使他是主張加入巴基斯坦的人。……阿卜杜拉的威望並不是最近才有的。二十年來，他是貧民的戰士，堅決反對專制政權，八次因鬥爭入獄，聞名全國。他的正直廉潔從來是無可置疑的。全境警察是很稀少的，人民可以自由地批評政府。阿卜杜拉本人也很隨便地和

羣衆在一起。”^①

美國代表葛拉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試身手。所有在他以前的聯合國代表都曾一致地以不友好的態度去對待阿卜杜拉政府，有幾次還要以一全盤的外國政權或是外國統治下的政權去代替它。自從他一九五一年三月間任命為聯合國代表，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向安全理事會提交最後一次報告為止，安全理事會中的美英代表，甚至葛拉罕本人，就從來沒有以不友好的態度對待阿卜杜拉政府，也沒有加之以嚴酷的批評，更沒有主張要以外國政權來代替它。當然，韓德遜和阿卜杜拉的會談是發生作用的。帝國主義者儘管在施展這樣的奸計，可是並沒有放棄他們要把克什米爾放在他們宗主權和軍事戰略控制之下這一中心目標。他們只不過認為放棄過去對阿卜杜拉不友好的態度，再加上他們報紙上對他的頌揚，會軟化他對帝國主義者的態度，使得他對他們將來的“獨立”克什米爾的建議表示贊同。

當着查謨的學生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組織示威運動反對葛拉罕來到克什米爾的時候，阿卜杜拉政府突然打擊學生運動，帝國主義的這一套周密打算就完全暴露出來了。當時，有許多學生被捕，被控以刑事罪^②。自從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執政以來，一直到當時為止，克什米爾政府從來就沒有對任何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民示威運動採用過鎮壓手段。這種行動是一種標記說明美帝國主義者在克什米爾正在取得勝利。

正在這時候，有幾百哈薩克人——其中有許多人是國民黨的軍官——從新疆出發向拉達克前進，這個消息在一

①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莫斯科時報”。

②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印度斯坦時報”。

九五一年七月間傳到斯利那加的時候，阿卜杜拉曾經特地接待他們，把他們安置在克什米爾河谷。他們進入河谷後不久，阿卜杜拉曾親自到佐吉拉附近的索納馬格去迎接他們^①。後來，他還到斯利那加的“中亞細亞葉爾羌商隊旅館”裏去看他們，並且把美國通匯公司(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verywhere)所捐助的物品分發給他們。艾德蒙茨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四日的倫敦“泰晤士報”上寫道，“由於美國朋友慷慨的捐助，通過阿卜杜拉政府的合作”，哈薩克人的起居飲食“都很不壞”。當然，阿卜杜拉是要對美國人做出友好的姿態。因此，他對哈薩克人的援助和經常救濟，美國報紙也很關心。美國報紙對他的態度也越來越親熱。例如，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的“紐約時報”登出了他的照片，下面的說明寫道：“阿卜杜拉奪得克什米爾政權後，正主持分配土地給農民，除地主外一致推崇他的改革。”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阿卜杜拉在制憲議會的公開演講裏說道：

“我們還該討論我們的第三條出路。我們應該考慮另一種辦法，使我們成為東方的瑞士，雙方都不靠，而是對雙方都保持友好關係。這種辦法之所以有吸引力，因為它看來似乎可以打破目前的僵局。對我們這個風景勝地的國家來說，也有某些顯著的利益。”

他固然沒有聲明“獨立”的辦法是可以實行的，只不過在制憲議會上提出這是三種辦法之一。可是他所認為不可實行的唯一理由只是：除非“我們得到鄰國有力的保證”，克什米爾的獨立是難於保護的。換句話說，這種計劃是可以接

① 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印度時報”。

受的，只要能够取得印巴兩國的保証，当然也要聯合國的保証。如果沒有聯合國的保証，兩個互相爭吵的鄰國的保証也是不会有效的。阿卜杜拉並沒有斷定“獨立”計劃是美國奴役克什米爾的計劃，也沒有根據這個理由來加以拒絕。他之所以不這樣做，並不是偶然的。“紐約時報”駐巴基斯坦代表邁克爾·詹姆士當時正在斯利那加，曾和阿卜杜拉談了幾小時。他寫道：

“有了一些暗示，制憲議會一旦開會，可能會產生一種不贊成加入印度的反對派，並且產生一種羣衆性的獨立運動。”^①

還有一件事，是許多人都覺得驚訝不止的。阿卜杜拉在他的演說裏曾經反對派遣英聯邦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建議，可是對於另一個要派遣聯合國會員國軍隊進駐克什米爾的建議^②，他甚至於連提都沒有提。所說聯合國會員國的軍隊，按國際形勢的關係和聯合國的特點來講，也就是指美國及其僕從國家的軍隊。

一九五二年一月，阿卜杜拉曾經到巴黎去。他在巴黎曾經會見西方國家幾位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印度斯坦時報”的政治記者後來曾經透露，阿卜杜拉和聯合國當局的直接接觸，第一次是在紐約建立的（他在一九五〇年初曾到紐約），第二次是在巴黎建立的^③。在這些場合，都有人向他提供克什米爾河谷在聯合國主持下實行獨立的意見。聯合國觀察員的選派，也正是爲着打算要監視和製造這樣的國家。他們通過阿卜杜拉的少數官員和他保持聯繫。據說，其中之

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紐約時報”。

② 這一點是包括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議決案草案中。

③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印度斯坦時報”。

一是克什米爾大學的註冊長阿賽。他經常到身為傳教士的教員艾德蒙茨那裏去。艾德蒙茨經常在做禮拜時把阿卜杜拉的反应轉達給聯合國代表。

一九五二年二月阿卜杜拉从歐洲回來。這時候他對帝國主義國家——特別對美國——及其干涉克什米爾企圖的態度，有了顯著的軟化。他到達孟買時，曾對羣衆說，有人主張這時候正好可从聯合國撤回克什米爾案件，這種人都是意氣用事，不“懂得這個問題的許多困難”^①。關於安全理事會對克什米爾問題的態度，他說已經比較柔和，意思是說每個會員國都認為通過調解會得到解決。他還說，所有的會員國都非常之認真地要設法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他在孟買喬帕蒂廣場另一次集會上說，克什米爾問題不能从聯合國撤回，因為聯合國是“一個世界論壇，已經變成許多國家的宣傳場所”^②。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對克什米爾制憲議會說：

“各國對克什米爾問題的看法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它們現在已經開始以現實的態度來研究這個問題。一向蒙蓋着這個爭端的基本問題的那些藉口和曲解已經開始消除了。”

他在表明對美國的態度時，曾說道：

“這真是一件憾事，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居然支持那些不得人心的主張，儘管顯然不是為着殖民制度的利益，而是為着急於討好英國政府。如果這種支持惡人的政策繼續下去，那末，那些要从英國和其他國家殖民統治下爭取解放的小國，很快會喪失對美國有保衛民

①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印度教衛報”。

②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印度斯坦報”。

主義能力的信心。美國要在亞洲和殖民地國家爭取朋友，不能靠慈善事業，而是要靠對它們的自由和進步的積極關懷和熱烈的同情。”^①

阿卜杜拉在制憲議會的一次演說裏暴露出他是在認真考慮“獨立”克什米爾這件事：

“爲討論起見，假設人民不批准加入印度，那末，決不能推論說克什米爾當然要成爲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在法律上和憲法上不能發生這樣的事。可能發生的，倒會是這樣：克什米爾邦恢復它在加入印度以前不久所享有的地位。我們要把這一點弄明白。”^②

阿卜杜拉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情況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發表他著名的蘭比辛波拉演說。這次演說是他和稅務部長伯格所發表的一系列的演說當中登峯造極的一次演說。他們這兩個人都強調克什米爾和印度之間分裂的要素。因此，有關的外國分子竭力支持阿卜杜拉的分裂主義的要求，就不足爲奇了。倫敦“泰晤士報”（週刊）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八日寫道：

“如果德里和喀喇蚩過去總是假定阿卜杜拉及其國民會議黨是一些柔順的工具，一心要加強克什米爾和印度之間的聯繫，那末，現在修改這種假定的時候已經來到了。阿卜杜拉已經明白表示，他反對受印度統治，正如反對被巴基斯坦征服一樣。他主張克什米爾制憲議會要有自主的主權，不受印度聯邦憲法的限制。……這種主張對於停火綫兩邊的克什米爾人具有

① 在立法議會中關於英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六日提案的演說。

②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制憲議會的演說。

很大的号召力。如果这种純粹克什米爾民族主義的運動一旦得勢，印度、巴基斯坦、聯合國都不得不修改它們下一步將如何做法的觀點。”

“紐約時報”、“曼徹斯特衛報”以及其他幾家美英報紙也都發出相同的論調。

在這時候，阿卜杜拉並沒有在政治上努力打擊人民協會的運動。人民協會的運動則以它公然的教派主義的、反克什米爾人民的口號來加強阿卜杜拉打算“獨立”的念頭，並且還把分裂河谷、全邦分治作為當前的任務。人民協會正打算籠絡查謨人民，希望他們擁護它全盤加入印度的口號。阿卜杜拉不去解決查謨人民的民主疾苦，反而認為這是印度的教派勢力的指標，還認為查謨不會再繼續和克什米爾河谷合在一起。事實上，他想利用人民協會的煽動作為他以後主張分裂河谷的理由。他在好幾次場合宣稱，如果查謨的人民要和克什米爾分離，他們可以自由自便。這種立場非但幫助了人民協會教派主義的反動領袖，並且還幫助了美國統治者，他們正想迫使查謨和克什米爾分裂。

當阿卜杜拉在他和美國記者頻繁的談話中，開始主張要把克什米爾河谷劃為“獨立國”的時候，形勢就變得特別險惡。“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代表戈登·格拉漢曾經寫道：

“阿卜杜拉儘管對印度非常友好，可是他對克什米爾的忠誠才是首要的。他本人和他的人民都有一種強烈的印象，認為克什米爾並非飄泊無定，要找一個國家去投靠，而是在自覺過程中的一個國家。

“由於有蘇聯和共產黨中國屹立北部，阿卜杜拉看出克什米爾的前途不是加入哪一國的問題，而是向哪

邊倒的問題，也就是符合安全原則的最大程度獨立的問題。也許，他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克什米爾成爲東方的瑞士，非但是風景優美彼此相似，而且也處於有四周圍國家所保證的中立地位。”^①

阿卜杜拉的幾個親信的副官及共政府的某些官員也曾向美國記者吹噓獨立思想。“紐約時報”的代表邁克爾·詹姆士在報道他和克什米爾政府一位要人談話時寫道：

“儘管這位談話人的姓名不能透露——其所以不能透露的理由，這裏是人所共知的——，可是，可以萬無一失地指出：甚至常有阿卜杜拉政府的人對來此觀光的報界人物透露全盤獨立的議論。”^②

他還說這班人雖然“滿心嚮往着獨立，可是他們也懂得，如果聯合國沒有做出奇蹟，也還是離題萬里”。

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當美國打算正式提出“獨立”克什米爾這一新的倡議的時候，史蒂文森便來到克什米爾。他和阿卜杜拉在斯利那加在五月一、二、三日舉行會談，最後一次會談竟達七小時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阿卜杜拉親近可靠的助手，也不能參加這些會談。史蒂文森關於他訪問克什米爾的用意以及和阿卜杜拉會談的性質，對德里的新聞記者，也一概秘而不宣。不說別的，他的沉默就十分陰險。“曼徹斯特衛報”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評論史蒂文森到克什米爾的訪問時曾經寫道：

“史蒂文森在他周遊世界的旅行中訪問了克什米爾。他似乎已經傾听了這樣的建議：克什米爾脫離印巴兩國實行獨立才是克什米爾的最好的地位。他回到德

①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基督教科學派言報”。

② 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紐約時報”。

里時曾經提到過這一點，也許這就引起了印度一部分人的不安，唯恐阿卜杜拉獨自打算和華盛頓建立關係。”^①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的“印度時報”說史蒂文森在交給新德里美國大使館的一件報告中曾經透露道，阿卜杜拉曾向他提出“臨時建議”，認為“獨立地位也許是一種解決辦法”。他對斯利那加的記者們說過：“解決克什米爾問題任何一種強制的粗暴的辦法，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克什米爾人的利益應該提高到第一位。”據說，他曾說過，如果克什米爾居民的願望受到重視，克什米爾問題就會自動解決。顯然，史蒂文森並不是對克什米爾人民真正地表示什麼關懷和同情。他不過是用外交辭令在鼓吹他關於克什米爾“獨立”的見解。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阿卜杜拉幾乎用着相同的字句和態度，在洛拉布的農民羣衆集會上發表了他的意見。

華盛頓關於“獨立”克什米爾的計劃的重大建議是通過史蒂文森提出來的。人們確信，杜勒斯在阿卜杜拉表示了响亮而歡迎的反應以後，曾向印度總理提出了他的建議。

史蒂文森和阿卜杜拉會談以後，斯利那加就開始傳出令人不安的消息。史蒂文森離開克什米爾以後，阿卜杜拉隨即就召開國民會議黨工作委員會的會議。他在會議上表示，他已經放棄了早先的有限度加入印度的立場。當他表示否認德里協定並且拒絕加入印度的時候，他的同僚都大吃一驚。五月十八日，他在工作委員會上提出他的“獨立”克什米爾的計劃，並且迫使他所有的同僚無保留地接受。可是，他在工作委員會上却遭到慘重的失敗。

^① “曼徹斯特簡報”還說，史蒂文森不知不覺地造成阿卜杜拉的登台。

工作委員會會議以後，阿卜杜拉就企圖激起反對克什米爾仍然留在印度聯邦的情緒。同時，他便公開揚言說克什米爾應該獨立，不要依靠印度和巴基斯坦。

在史蒂文森訪問克什米爾以後，阿卜杜拉的第一次公開演講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二日進行的。他在斯利那加回教徒的聚禮日集會上的演說裏，曾經形容克什米爾爭端從早解決的光明前景，同時却抨擊克什米爾有限度加入印度的辦法。他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回教徒開齋節的廣播演說裏，向人民提出了三種辦法：加入印度；加入巴基斯坦；實行獨立並和兩國保持友好關係。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國民會議黨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他反對克什米爾加入巴基斯坦，但對克什米爾在印度聯邦之內的前途表示懷疑。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另一次國民會議黨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單靠討好印度或討好巴基斯坦的口號，克什米爾的問題是不能得到解決的。他說：“我們曾一再表明克什米爾不願意成為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附屬物。”他還宣稱：印度和克什米爾的關係的基礎已經發生動搖。七月十三日，他在烈士節的演說裏說道：

“克什米爾的地位應該是這樣：它既能得到印度的同情又能得到巴基斯坦的同情。因此，我們必須設法尋求這樣的解決辦法：對克什米爾來說是光榮的，在印巴兩國來說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克什米爾邦沒有必要變成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附屬物。”^①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又對國民會議黨工作人員會議說道，克什米爾加入印度這種基礎已經動搖。他還說：“我不但希望克什米爾與印度之間的團結，並且還希望

^①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服務報”。

克什米爾、印度、巴基斯坦之間的團結”^①。在他看來，這是可能的，唯一的條件是要克什米爾成爲一個“獨立”國。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在甘德巴爾對農民聽衆說道：

“(印巴)這兩國都是我們的鄰國，都和我們毗連。克什米爾的進步和改良當然必須依靠它們的友好。我們應該取得雙方的友誼。只有到了那時候，我們才能過着光榮的日子。對印度不友好、或是對巴基斯坦不友好、或是對印巴兩國都不友好，這對克什米爾人民都不是吉兆。”^②

很顯然，阿卜杜拉是在利用克什米爾人民盼望印巴之間真誠友好的熱情以及他們對克什米爾爭端早日解決的熱望，來宣傳美國所提倡的“獨立”克什米爾的計劃。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他在發表這類言論的時候，新德里美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利奇和他保持着經常的接觸。利奇和阿卜杜拉相識，原來是鮑爾士在一九五二年夏天介紹的。當時，鮑爾士這位美國駐印度大使到克什米爾去和克什米爾總理舉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議。一九五三年五月初，阿卜杜拉被人介紹與“道德重整會”的布克曼^③發生接觸。“道德重整會”的一隊人曾在斯利那加住了兩個月。在這個時期，與阿卜杜拉保持經常而密切的接觸的外國人還有：新德里美國大使館的

①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服務報”。

②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日“服務報”。

③ “道德重整會”是美國的一個反動組織，借宗教名義作法西斯宣傳。它同美國壟斷資本家有密切聯繫。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該會組織“道德重整隊”，訪問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等國。在印度期間“道德重整隊”通過演講、話劇等方式進行反共宣傳。布克曼是美國人。他是“道德重整會”的創始人。早年從事傳教工作。一九三八年發起道德重整運動。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率領“道德重整隊”赴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等國訪問。——譯者。

亞丹夫婦、美國“生活”週刊的貝格夫婦、美國“時代”週刊的布朗夫婦、艾德蒙茨、克拉克、斯坦斯貝里小姐、善克斯神甫。這批人當中有幾個人在查謨—克什米爾邦的活動，將在下一章裏敘述。阿卜杜拉在甘德巴爾發表重要政策演說的前兩天，曾和聯合國觀察員總部的登恩軍曹見面。美國駐印度大使喬治·艾倫打算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第一個星期來到斯利那加，可是謠傳他因受新德里的“勸告”，取消了他已經計劃好了的旅行。

還值得注意的是，當阿卜杜拉發表這類主張獨立的公開演說的時候，他的大多數同僚都會向人民公開指出美國在克什米爾新計謀的本質和前途的危險。克什米爾制憲議會議長薩迪克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在巴德甘宣稱，“獨立的”克什米爾會經常遭受外國侵略，並且要變成國際陰謀的鬥雞場^①。克什米爾當時的副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庫爾甘的公眾集會上宣稱：

“我們運動的終極目標，它的非宗教的性質，它的社會經濟的綱領，它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傳統，指示着我們要採取加入印度的政策。任何人主張要終止加入印度（這顯然是指的阿卜杜拉），要威脅我們，欺騙我們，逼迫我們陷進另一種關係（這是指的“克什米爾獨立”），他就會終於使我們墮入經濟破產和政治上受奴役的深淵。……按照教派的區別實行分治，讓某一地區（指克什米爾河谷）實行分裂，將要招致外國的干涉、內部的衝突和經濟的破產。”^②

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阿卜杜拉的被革職和被拘押，就

①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印度時報”。

②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服務報”。

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和在这樣的危險情況下發生的。克什米爾政府的这次行動曾被美國報紙在一些驚慌失措的標題下報道出來。这次行動使得美國統治者慌作一團。他們懂得，他們的詭計已經被及時地通盤揭穿和擊敗。戈登·格拉漢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報”上寫道：

“(最近克什米爾總理阿卜杜拉的被革職被逮捕)……意味着以克什米爾獨立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實際上是被勾銷了。阿卜杜拉關於他要把他的國家改變為‘东方的瑞士’——一個中立國家的話，按印度的風度來講話，說得太多，說得過於隨便。……他喜欢对着外國遊客鼓吹他的獨立思想，对着外國人比对着印度人或克什米爾人还更加隨便，也使得他被人指責為‘受着外國的指使和支持’。”

“紐約先驅論壇報”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的一篇專論中說道：“克什米爾阿卜杜拉政府的被推翻，這個事件關係之重大，遠超過那一小小土邦的範圍。”八月九日事件發生以後，聯合國觀察員和某些外國外交官的活動，就更加証實了美國統治者確實規劃過被及時撲滅了的反對克什米爾人民自由與和平的惡毒陰謀。

第二十章

聯合國觀察員和其他外國間諜在 克什米爾的活動

克什米爾問題提交到安全理事會以後，第一個進入克

什米爾的外國組織是聯合國印巴委員會。按照安全理事會中美英多數的原定計劃，聯合國印巴委員會只有三個委員。印巴各推選一名，另一名由印巴共同推選。結果，印度推選了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則推選了阿根廷。又按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規定，印巴兩國如果不能在十天之內產生雙方同意的委員，第三名委員則應由安全理事會主席委派。當時安全理事會主席是法國代表。由於這項規定，美國便被委派為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委員。後來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由三人擴充到五人。安理會便加上比利時和哥倫比亞。這兩國都是依附美國的國家。這樣，美國便牢固地盤據了聯合國印巴委員會。

聯合國印巴委員會到達克什米爾不久，便開始進行軍事調查。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倫敦“泰晤士報”報道：

“聯合國印巴委員會又獲得印度政府的允許，派遣兩人小組前往克什米爾進行軍事情況的初步調查。其中一人是美國陸軍少校；另一人是比利時的副代表，他在第二次大戰時，曾在印度陸軍服役。”

這次軍事調查是由佛蘭西斯·姆·史密斯（美國委員的軍事顧問）、哈里·格雷弗（比利時副代表）和里查德·西蒙茲（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秘書處的英國人員）進行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的報道中說：聯合國印巴委員會曾組織許多調查隊深入克什米爾內地進行詳細的政治經濟的調查。

當着聯合國印巴委員會在克什米爾進行調查的時候，它又電請聯合國秘書長派遣一些軍事觀察員和一位將軍級的軍事顧問到克什米爾去工作。於是，毛里斯·德爾伏阿中將便被委任為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軍事顧問。他在一九四

九年一月二日到達克什米爾，這一天正是停火的第二天。他到達克什米爾以後不久，聯合國軍事觀察組便開始擴大起來。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就已經派遣了三十六名軍事觀察員。其中十七名是美國人，六名是墨西哥人，五名是比利時人，四名是加拿大人，四名是挪威人。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賴伊透露過，聯合國印巴委員會曾要求增派軍事觀察員二十四名。他十二月六日在巴黎宣佈：除聯合國秘書處人員和“外勤”人員以外，在克什米爾的觀察員已有五十五名。

聯合國軍事觀察組除軍事觀察長和副軍事觀察長以外，現在有五十名軍官。這五十二名軍官當中，有二十四名是美國人，八名是澳大利亞人，六名是加拿大人，四名是比利時人，三名是新西蘭人，兩名是瑞典人，兩名是丹麥人，兩名是智利人，一名是烏拉圭人。這些軍官各級都有，從將軍到下士。其中有兩個將軍、四個上校、十三個中校、二十個少校、四個上尉、一個准將、一個副准將、兩個隊長（比利時）、一個中尉、四個下士。除此以外，還配備有聯合國秘書處的職員和“外勤”人員。這類人員共有四十三人。其中英國人六名，瑞典人、荷蘭人各四名，菲律賓人、哥斯達黎加人、美國人、比利時人各三名，挪威人、法國人、希臘人、丹麥人各二名，埃及人、加拿大人、新西蘭人、以色列人、哥倫比亞人、黎巴嫩人、墨西哥人、敘利亞人、洪都拉斯人各一名。

大多數軍官是美國人，其餘是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還加上為數不多的一些美國僕從國家或是跟着美國走的國家的人。觀察員分成許多組，其中主要的有美國組、澳大利亞組和加拿大組。每組各有主管長官。全體觀察員有一個軍事觀察長。第一任軍事觀察長是毛里斯·德爾伏阿中將。

九五〇年一月此職由加拿大安格爾准將繼任。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改委澳大利亞的尼莫少將。一九五三年夏季尼莫休假，由比利時的德·里德少將任職，他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到達斯利那加。尼莫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返任，德·里德仍任副軍事觀察長。

有些軍事觀察員是他們本國軍事機關的高級戰略專家。一九五一年喬治·錫萊上校和迪克遜的軍事顧問即美國陸軍的一個退伍將領科特尼·霍奇將軍一同來到克什米爾。錫萊原是麥克阿瑟將軍總部的一個參謀。他現在在五角大樓計劃部供任要職。霍克少校是聯合國航空大隊隊長。莫勒斯沃德中校是瑞典皇家騎兵隊的軍官。他曾以“志願軍”的名義在芬蘭方面參加一九三九年的芬蘇戰爭。許多觀察員在第二次大戰時曾在中國從事軍事工作。有些觀察員懂得俄語和華語。

聯合國軍事觀察組的總部夏天設在斯利那加，冬天設在拉瓦爾品第。總部裏有六個軍官：一個上校、兩個中校、兩個少校和一個中士。這六個軍官，三個是美國人，兩個是加拿大人，一個是澳大利亞人。聯合國軍事觀察組還在新德里設一聯絡處，由一個美國准將和一個澳大利亞上校主持。聯絡處裏還有兩個通信官。此外在喀喇蚩還設有通訊處，在拉瓦爾品第設有通信班。在查謨和斯利那加各有一辦事處。查謨辦事處由一個美國上校和一個加拿大少校主持。斯利那加辦事處由澳大利亞的一個上校主持。

聯合國軍事觀察組把它的人員分散在十三個“區”，佈滿克什米爾邦的全境，巴基斯坦所佔領的地區也包括在內。停火綫的印方分成八個“區”：阿克璠、查謨、門達、瑞謝拉、龐契、斯利那加、坦達和烏里。停火綫的巴方分成五個“區”：

賓貝、多麥爾、科特里、拉華爾科特和錫阿爾科特。在十三個“區”当中，有十個“區”是由美國軍官主管的。

聯合國軍事觀察組是由許多实地觀察隊組成的。每隊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觀察員。通常都是在停火綫的兩方各設一隊，彼此對峙。每三個月各觀察員从印巴双方对調一次。每隊裝有無線電收發報机与軍事觀察長保持經常联系。軍事觀察組備有美國吉普車，一律漆上白色。觀察組还配備一架達科他式飛機，由美國空軍人員駕駛，定期飛行於斯利那加、拉瓦爾品第和德里之間，以供傳信和聯合國人員搭乘。

這架飛機还進行一種不可告人的勾當。這類事情曾經暴露過兩次。一次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一個官員用聯合國飛機偷運聯隊長史密斯在斯利那加無照入境^①。史密斯是英國皇家空軍駐毛里舖（在喀喇崑）航空站的主管長官。克什米爾政府曾將此案呈報印度政府請求注意。另一次是聯合國印巴委員會的軍事顧問毛里斯·德爾伏阿中將在斯利那加偷走七箱珠寶、一輛吉普拖車和幾箱冬衣，裝在聯合國飛機上，運往拉瓦爾品第^②。這些箱子是屬於埃芬迪王公所有。這個王公因勾結“自由克什米爾”政府，曾被克什米爾政府宣佈為敌方間諜。尼赫魯曾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在國會中宣稱，印度政府已通知聯合國印巴委員會，說印度政府認為“德爾伏阿事件”是一個

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印度斯坦時報”。

②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印度斯坦時報”。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給德爾伏阿中將的信裏寫道：“我最近得到的消息說你會協助巴基斯坦某些有害於我們的人們。……本月二十日你會把埃芬迪夫人存放在勞合銀行的七個包裹接管過去，並且把這些東西空運到巴基斯坦去。”

“嚴重的事端”^①。德爾伏阿承認了盜竊行爲，一個月以後便離開了印度次大陸。

軍事觀察員們到達克什米爾以後不久，便組織了一些考察隊深入克什米爾河谷的內地和邊遠地區。他們走遍各地，測量每一寸的土地。多數的觀察員都是攝影家，使用着裝有高度效能的鏡頭的精密照像機。他們最注意的是地形。他們在監視停火的幌子下，不斷地測量地形。他們進行橋樑、山脈、山口、瀑布、電廠等處的照像。有一個軍事觀察員毛里斯·布朗少校（原爲皇家印度空軍的軍官，印巴分治後到新西蘭去了，後來以聯合國觀察員的身份來到克什米爾），在卡吉爾、列城和吉爾吉特這些戰略地區旅行時，即以不斷收到孟買柯達公司的照像材料而引起注意。

許多觀察員曾在北部和東北部戰略邊境進行可疑的訪問。美國觀察員蘭斯·拉德少校曾經到過與人民中國接壤的拉達克的首府列城。他寫過一個報告詳述拉達克的重要戰略地位。現在他已經調到五角大樓去了。另一個美國觀察員在一九五二年由舊國民黨的新疆軍官達賴汗陪同，前往克什米爾與中國交界的地方去，那裏與停火綫毫無關係。這件事實是查謨國民會議黨的一個領袖克里夫善·德夫·塞蒂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四日克什米爾制憲議會中揭露出來的^②。

這些軍事觀察員除在克什米爾進行邊疆、河谷、山區的地形測量以外，還暗中散佈變克什米爾爲“國際化地區”的思想。他們用美元貸款和美援來誘惑大眾。因爲他們不便直

^①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印度斯坦時報”。

^② 查謨—克什米爾制憲議會會議紀錄，正式報告部分，第四卷，第二號，三九頁。

接出面大規模地組織這類運動，他們便收買和扶植某一階級的人去幹這種勾當。

聯合國觀察員還用他們的飛機穿過停火綫進行走私。他們把走私貨分贈居民來收買羣衆。早些時，克什米爾發生過饑荒，他們慣常用打字機箱子把巴基斯坦的鹽大量偷運到克什米爾來。他們在他們的飛機上和吉普車上把卡呢布、化裝用品以及從印度軍隊買來的食品等從克什米爾偷運出去。據說，加拿大的伊維斯上校，在軍事觀察組裏當情報官，便專管“走私工作”。

軍事觀察組通過許多特務進行諜報工作和其他顛覆活動。其中的重要角色是艾德蒙茨博士。他是澳大利亞人，在斯利那加一個學校擔任校長。除他以外，還有佈滿克什米爾的基督教教堂。

艾德蒙茨從前是英國情報局的人員。許多年前，他以傳教士的身分來到克什米爾。迪克遜來到克什米爾首先找來長談的外國人便是他。艾德蒙茨找斯科特夫人當他的秘書。而她的丈夫便是斯科特少校，在聯合國軍事觀察組裏當後勤官。斯科特少校離職以後，墨菲中校繼任他的職務，墨菲夫人就當了艾德蒙茨的秘書。艾德蒙茨是美國人與阿卜杜拉之間的主要联系人。他在阿卜杜拉的庇護之下享受種種特權，而這些特權是一九四七年後絕少外國人在克什米爾所能享受的。

聯合國觀察員和教會有密切的來往。教會成爲他們的重要的联系的處所。美國長老會的教堂網佈滿克什米爾全境。從與中國接壤的邊境到查謨，如列城、基什塔瓦、巴德拉瓦、多達、巴托特、烏德波爾和查謨等地都有美國長老會教堂。除查謨和巴托特以外，其他各地的美國長老會都是新近

成立起來的。克什米爾西北部一帶，在阿南特納格、斯利那加、索波爾、斑迪波爾、古勒斯和卡爾吉爾，都有教會。這些教會全歸斯利那加的諸聖堂管轄。斯利那加諸聖堂的一個印度籍的教區牧師達斯就被艾德蒙茨調開，艾德蒙茨却從英國調來英國聖公會傳教會的一位施伯來接替達斯。施伯在國民黨時代曾在中國當牧師。中國解放後，他和他的妻子由於充當美國特務被捕。後來，他們被中國驅逐出境。艾德蒙茨的妻子過去是救世軍的工作人員。她有一個密友，是個希臘女子，名叫海倫·斯泰維德斯，就在聯合國軍事觀察組擔任傳遞消息的工作。

觀察員主要是美、澳、加三個國家的，他們都與本國的大使館直接聯繫。他們能把機密報告送交本國政府。辦法是先用外交郵袋送交德里，然後再分別投送有關大使館。

阿卜杜拉被撤職以後，軍事觀察員的顛覆活動立刻猖狂起來。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斯利那加“印度報業托辣斯”通訊社記者報道：在阿卜杜拉撤職的那一天，停火綫附近的觀察員都離開他們原來的駐地，趕緊到斯利那加來^①。他們原來的汽車司機是印度陸軍調派來的，有些觀察員這次不要他們開車，親自把吉普車開出去。十八個觀察員在軍事觀察長總部舉行秘密會議以後，便分頭向克什米爾河谷各地進發，特別是在斯利那加，他們竟公開進行活動想引起騷亂。有人發現一些觀察員拿出錢來分給一些居民，煽惑人心，想引起反對新政府的情緒。

阿卜杜拉被捕後第二天，有一個觀察員駕了汽車到湯馬格，叫所有的店舖都關了門。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四日克什

^①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印度斯坦時報”。

米爾政府發言人說道：有人發現某一觀察員昨夜在庫爾甘村（距斯利那加四十英里）煽動示威，並在人羣中用閃光照像^①。大家斷定，這個觀察員是約翰遜上校。政府發言人還說，美國觀察員霍克少校曾在距斯利那加七英里的某地，要出動的警官把身份證件拿出來給他看。霍克少校發覺這個警官是副警察總監，才道歉走開。軍事觀察員的猖狂活動，使得克什米爾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發出警告：如果軍事觀察員繼續“干預克什米爾內政”^②，他們的外交特權將被取消。克什米爾政府發言人对斯利那加新聞記者說，河谷有些聯合國觀察員不去巡邏停火綫，却集中到斯利那加來。觀察員總部變成了“陰謀的大本營”。克什米爾當局曾發出指令，如果聯合國的吉普車出現於與他們無關的地方，吉普車將被沒收。“印度斯坦時報”的政治記者八月十二日從斯利那加發出的消息說，聯合國高度電力的無線電台也是形跡可疑的^③。

除聯合國觀察員以外，還有許多外國人在阿卜杜拉撤職後，也從事顛覆活動。有一個澳大利亞人勒金南德·蘇瑟蘭鬼鬼祟祟地在河南特納格拍攝警察局和險要地點的照片^④。警察曾对他加以警告。愛德娜·拜爾丰丹是個地位很高的外國老間諜。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克什米爾政府下令驅逐她出境，理由是她的“行為有害於克什米爾的安全和安寧”^⑤。當警察搜查她的船上旅舍時，發現了一些犯罪的

①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印度時報”。

②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印度斯坦時報”。

③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三日“印度斯坦時報”。

④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印度斯坦時報”。

⑤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三日“印度斯坦時報”。

文件，其中有美國民主黨領袖史蒂文森從克什米爾回到喀喇蚩以後寫給她的信件^①。拜爾丰丹曾於一九四九年在尼泊爾從事間諜工作。她離開克什米爾以後，便居留在巴基斯坦，藉口是在拉瓦爾品第經營某種“商業”。

另一種從事顛覆工作和間諜活動的外國特務便是從新疆逃出來的一批國民黨軍官。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解放後，特別是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掃蕩戰中捕獲了匪首烏斯滿以後，以及美國駐迪化（現改烏魯木齊）領事霍爾·派克斯頓、副領事道格拉斯·斯·馬克南和英國領事何仁志（G. Fox Holmes）所組成的間諜組織被粉碎了以後，這批國民黨軍官便在克什米爾居留下來。派克斯頓後來逃進克什米爾，過了一些時，一批哈薩克人也跟着逃進克什米爾。

一九五一年七月間，有消息傳到斯利那加，說有幾百哈薩克人正向拉達克前進。其中有新疆的國民黨軍官和幾個反抗解放軍的反動國民黨的高級官員。那時，偽新疆省政府的秘書長艾沙已經到達克什米爾。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倫敦“泰晤士報”披露斯利那加發出的消息，說阿卜杜拉政府已經允許哈薩克逃亡分子利用克什米爾作為政治的避難所。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該報報道，要求在克什米爾避難的哈薩克人，其中有一部分是阿里·伯克所率領的五百人游擊隊的殘餘分子。阿里·伯克是個國民黨反動分子。在中國內地解放時，他便跑到迪化（烏魯木齊）以北的荒野地區去了。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倫敦“泰晤士報”報道又有一百七十五名逃亡分子已走向克什米爾邊境。這批人是由達

^①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印度時報”。

賴汗團長率領。達賴汗是舊新疆省政府財政廳長的兒子，曾當國民黨軍隊哈薩克騎兵團團長。九月二十一日尼赫魯在國會中指出：進入克什米爾的哈薩克人的確數雖不知道，但知約數是四百五十人^①。在他們進入克什米爾境內時，他們攜帶的十九枝步槍、兩架手提機關槍、兩架輕機關槍、八個手榴彈和三百四十九發步槍子彈曾被沒收^②。

這些哈薩克人逃竄到克什米爾，一些國民黨特務和舊軍官也來到斯利那加。其中重要分子有達賴汗團長、艾沙、僞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穆罕默德伊敏、新疆協會的秘書莫爾維·卡辛·迪阿穆拉。一九五二年達賴汗曾和美國觀察員一起到拉達克去，一直到克什米爾與中國交界的邊境。

這些哈薩克人在克什米爾曾受到阿卜杜拉政府的照顧。他本人非常關心他們的居留情況，常到他們的住所去看他們。另外，美國各種團體，主要的是“自由中國救濟會”、基督教全國協會和世界教會協進會，匯給他們大宗的款項。匯款總是通過紐約中國銀行。台灣國民黨所支持的一些社團也捐助“救濟費”給哈薩克人。有個美國人名叫密爾頓·克拉克以“人類學家”的身份做哈薩克人的工作。他在斯利那加的名義是哈佛大學和美國中東研究所的研究生。可是他對政治和諜報工作的興趣遠過於學術研究。他和斯利那加的國民黨軍官建立了密切的聯繫。當史蒂文森在克什米爾的時候，他常到他的“克勒蒙號”船上旅舍裏去看他。哈薩克人的住所也常受到德里美國大使館的照顧，特別是大使館的社會福利幫辦伊維林·赫賽小姐。美國的“援助”是通過艾德蒙茨博士。艾德蒙茨則與密拉特基督教會印度委員會

①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甘肅市場報”。

② 同上。

的端納·拉格联系。

這樣多的國民黨間諜特務居住在克什米爾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是美國在克什米爾陰謀的一部分。艾德蒙茨寫過一封信發表於一九五三年四月四日的倫敦“泰晤士報”。信裏說：哈薩克人之所以特別居留於克什米爾，是因為此地靠近他們的家鄉，並且因為他們認為在時機到來的時候，他們在還鄉時將有所作為。有個作者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的“美國報道人”引用一個哈薩克逃亡分子領袖的話說道：“我們之所以離開我們家鄉，因為我們的鬥爭目標是和美國現在在世界上鬥爭目標一致的，我們要求給我們一些援助。”

由此看來，史蒂文森在周遊全世界的旅程中，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訪問哈薩克人居留所，不是無意義的。他對他們演說時告訴他們，他對“愛自由不怕艱苦的人民是很尊敬的”。他說美國欽佩“哈薩克人所表現的英勇精神”^①。史蒂文森參觀了他們的居留所，並由艾德蒙茨和克拉克介紹他与在斯利那加的國民黨軍官們見面。

在過去的六年之內，還有許多美國外交官和諜報工作官員訪問過克什米爾。關於韓德遜、鮑爾士、史蒂文森、利奇、赫賽等人的活動，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印度報刊上曾有過廣泛的評論。維廉·約瑟夫·杜諾萬將軍曾於一九五一年在周遊遠東時到過克什米爾。他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前任局長，也曾當過共同安全署署長的特別顧問。他在斯利那加成為阿卜杜拉的上賓。中國新華通訊社曾經指責他負着使命去重新調配從中國大陸撤退出去的諜報人員。他曾和斯利那加的幾個國民黨軍官見面。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歐溫·

^①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政治家報”。

拉鉄摩爾差不多也在这時候來到克什米爾。特別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正当克什米爾“獨立”運動高漲的時候，許多美國外交官前去訪問克什米爾。查謨—克什米爾邦現任總理巴克希·吳拉姆·穆罕默德曾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在立法議會上的發言中指出他們來訪問的意義：

“外國的一些外交家和政治家正在這個時候來訪問克什米爾，就給予這種分裂運動更重大的刺激，後來他們又公開地談論給予即將‘獨立’的克什米爾以援助。”

在這些外國外交家當中，特別是德里美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利奇的活動日益具有危險性。在史蒂文森訪問克什米爾以後，他的活動對阿卜杜拉的影響最為重大。他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參加斯利那加的烈士節羣衆集會，阿卜杜拉就在這個場合提出了克什米爾“獨立”的辦法。利奇和美國大使館的其他幾個官員，特別是亞丹夫婦，從開會到散會，始終是和阿卜杜拉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到了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早晨，當時阿卜杜拉的撤職令已經宣佈，利奇還趕到阿卜杜拉被捕前休息的地方，想和他作最後的晤談。可是他却被克什米爾警察在半路上制止了。

在過去的六年中，許多歐美人士以旅行家、狩獵家、植物學家、爬山專家、藝術家的名義訪問過克什米爾。美國遊客的數量估計起來有六千左右。這些遊客多數是情報收集者、軍事專家、攝影專家、退伍軍官以及職業的反共分子。有一位這類的“遊客”名叫傑拉德·漢勒，居然鑽進了克什米爾政府，當了新聞廣播部的專門官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在緬甸和南非曾在英國陸軍裏當過少校。他又是英國廣播公司的劇本作家。在斯利那加他的熟人都稱他為“傑

里”。而这位“傑里”却是密爾頓·克拉克和一些聯合國觀察員的密友，他所得的情報大部分來自这些人。这是值得注意的，他作為克什米爾政府宣傳官員之一，一面搜求一面宣揚那些曾經因為“替主子們服務”而獲得英國總督們和總司令們賞識的克什米爾人的事跡。

第二十一章

結 論

上面幾章表現出自从英國統治在印度出現的時候起，克什米爾一向就在帝國主義戰略軍事計劃中佔着重要地位。在今天，它們打算奪取這片美麗的土地，作為反對蘇聯和中國、反對印巴人民的基地。克什米爾問題还被外國強國利用來加劇印巴的衝突。美國政策暫時趨向印巴“諒解”的轉變，似乎不久就要終止，特別是在美國在克什米爾的陰謀失敗以後。

外國對克什米爾的干涉曾經這樣的囂張，以至印度總理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這件事。尼赫魯和杜勒斯會談以後，尼赫魯曾經立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德里的公眾集會上宣稱：外國人愈干涉克什米爾問題，問題就愈加複雜。

只有在聯合國偽裝下的英美干涉結束了以後，克什米爾問題才能够解決。為了這一點，克什米爾問題就必須從聯合國撤銷，在克什米爾活動的聯合國觀察員和帝國主義的間諜必須一律驅逐出境。

克什米爾爭端只有通过印巴談判而不通过对外國“調解”的依賴，才能求得解決。因此，次大陸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士歡迎印巴兩國總理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在德里發表的聯合公報。公報上宣稱：兩國總理堅定認為克什米爾爭端應該按照該邦人民的願望，旨在增進他們的幸福，並且盡量避免擾亂人民生活，來求得解決。公報還宣稱：調查人民願望最可行的方法是實行公正無私的公民投票。兩國總理還同意，過去尚未達成協議的一些基本問題，以後應由印巴兩國直接決定。爲了這一目的，便建議成立一些軍事專家或其他專家的委員會以便兩國總理諮詢。印巴兩國的全体人民知道了公民投票行政官將不是尼米茲海軍上將，也不是英美陣營裏的任何人，一致表示慶幸。一九五三年八月間報紙上的報道說公民投票行政官將在亞洲國家或是歐洲小國家裏挑選。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印巴協定由於它並不考慮任何外國“調解”，所以這還是關於克什米爾問題這樣性質的第一次協定。因此，這也是走向克什米爾爭端的解決以及印巴之間恢復友好關係的第一步。

印巴兩國人民和克什米爾人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要制止外國對克什米爾的干涉，以免這錦繡河山變成朝鮮第二。他們還得要求：制止這樣的干涉，爲的是查謨一克什米爾人民自由地、不受任何外來壓迫和恫嚇，來決定他們將來的命運。

查謨一克什米爾人民自己負有重大的責任。他們只有組織成反對帝國主義的強有力的運動，爭取全部實現他們所熱愛的“新克什米爾”綱領，他們的錦繡河山和可愛的家園才能保得住。他們要捍衛已經取得的勝利，並且還要爭取

新的勝利。只有克什米爾人、多格拉人、拉達克人民主運動的團結一致，反對查謨省和河谷羣教派主義政黨的綱領和政策，才能免得克什米爾變成第二個朝鮮。

克什米爾民族運動已經提出這樣的口號：“克什米爾不能變成第二個朝鮮”，對整個次大陸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吉兆。如果我們能夠把克什米爾從已經包圍了它的大火中拯救出來，我們一定能對亞洲以及全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貢獻。

跋

正当这部書稿付印的時候，全世界的報紙都在報道，美國已和巴基斯坦進行談判，着手締結軍事同盟和援助的條約^①，並且還着手在巴基斯坦領土內建立空軍基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的“紐約時報”關於條約草案的社論受到了廣泛的宣傳。巴基斯坦政府把它作為一份重要的新聞文件在喀喇蚩由官方印發。其他各國的報紙也發表消息透露美國正在促使巴基斯坦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小卒土耳其建立密切的軍事合作^②。

自從巴基斯坦總司令和總督訪問美國以來，美國報紙就經常評論這方面的發展。羅伯特·特倫布爾、約翰·卡拉漢、華格納向“紐約時報”所寫的消息非常之清楚地表明所傳的締結軍事條約的談判已經進入高級階段。前兩個月內，美國幾位政界要人的談話也使得這方面的發展更進一步地明朗化。

在巴基斯坦就有很多證據，証實各國報紙上這類消息的真實性。據說，巴基斯坦少數民族部部長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日在加爾各答說道，美巴兩國政府首腦還在討論美國

① 按美國與巴基斯坦已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九日簽訂“共同防禦援助協定”。——譯者。

② 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已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簽訂軍事和經濟合作協定。——譯者。

对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問題。據說，穆罕默德·查弗魯拉·汗曾向紐約的新聞記者說，巴基斯坦的陸軍會從美國政府得到援助和裝備。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的“紐約時報”在社論上說，到現在為止，“中東的區域防務佈置還沒有成功”。據這家報紙說，只要美巴兩國締結軍事同盟，這些目的就能達到。“紐約時報”的軍事分析家鮑爾溫也承認，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意味着是新誕生的中東防務的開始”。當時，美國報紙上已經開始長篇大論地不斷發表關於美巴軍事同盟的問題。這篇社論也曾略述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在美國報紙上還登載了關於巴基斯坦軍事基地的地圖和圖表。此外，還有人在討論要在美援計劃下，在巴基斯坦募集一百萬人的陸軍。

兩個月來的時事証實了計劃中的美巴條約是美國在蘇聯和人民中國周圍建立軍事基地政策的繼續。美國報紙和美國官方發言人曾經一再地提到巴基斯坦優越的戰略地位以及它和蘇聯的大中心地區非常接近。最近一期的“新聞週刊”曾經寫道：巴基斯坦位置在開伯爾山口的一邊，是非常之靠近蘇聯的。喀喇蚩附近有兩個第一等的民用飛機場，還有幾個軍用飛機場，能夠降落重型飛機。巴基斯坦能夠很迅速地轉變成一個軍事要地。巴基斯坦在美國的全球計劃中的軍事重要性，也曾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表白出來。這家報紙曾經寫道，美國急於要充實從土耳其的亞達那到東南亞的新加坡之間的“戰略上的真空”，特別要在轟炸機能達到蘇聯烏拉爾山以南“工業中心”的地區建立基地。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訪問喀喇蚩。他曾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邊境作長途旅行。旅行完畢以後，“黎明報”曾引用他的話說：

“巴基斯坦佔着战略位置，就不得不在全世界反共鬥爭中起着重要作用。”當時，这家半官方的報紙在評論雷德福到巴基斯坦的訪問時寫道：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軍事計劃是要在巴基斯坦國土上建立空軍基地，這些基地距離苏联的大“工業中心”只有九十分鐘的飛行時間。

兩年來，美國的外交家、政治家、軍事專家之所以一個接一個地訪問巴基斯坦，正是爲着這個目的。一九五一年美國大使華倫在巴基斯坦北部作了一系列的行跡可疑的旅行。在他之後來到巴基斯坦的就有史塔生、耶塞普大使、麥克基助理國務卿以及幾位參議院議員。以後，便有雷德福海軍上將和太平洋艦隊的賴特海軍上將來巴基斯坦的訪問。賴特曾經參觀了開伯爾山口和巴基斯坦其他战略地區。對照着這樣的背景，對美巴軍事協定的締結就能够認識清楚了。

巴基斯坦由於和美國締結軍事同盟，就危害着本國的和平、安全、獨立。

美巴軍事同盟特別會威脅着印度的和平與獨立。中國的“人民日報”寫道，因爲巴基斯坦的東西兩部位於印度的兩邊，美國在巴基斯坦國土上的基地，就意味着在印度的兩側建立了基地。如果美國在果阿（葡萄牙在印度的屬地）、亭可馬里（在錫蘭）建立軍事基地的計劃一旦成功，印度就會受到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包圍。事實上，美巴軍事同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用軍事基地去包圍印度，使得印度在嚴重的壓力下被迫無條件地參加美國的戰爭侵略陣營。因此，美巴軍事同盟非但要造成美國戰爭基地的擴張，非要把冷戰帶到印度的國門，而且還威脅印度的主權和民族獨立。如果美國統治者威逼印度政府追隨它的外交政策的手段一旦

得逞，如果美國對印度方面的目的都能達到，結果，印度的自由會被毀滅，人民的經濟生活會惡化，爭取民主和獨立的運動會受到無情的打擊。

來自美國的這種逐漸增長的威脅，是不能藉對英帝國主義的依靠來擊退的，只有靠積極地充分動員人民力量，靠強大的和平運動的力量才能擊退。可是，除非印度完全掙脫英國的控制，掙脫封建主義的控制，這種威脅是不能徹底消滅的。

把巴基斯坦束縛在美國身上，要巴基斯坦承擔着沉重的軍事負擔，對巴基斯坦人民來說，這種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巴基斯坦全國會變成美國的基地。報紙上報道，許多驅逐艦、戰艦、噴氣式飛機以及巴基斯坦飛機場上價值以百萬英鎊計的近代修配設備的裝置，不久就要到來。很顯然地，數以千計的美國軍事人員和技術人員，也要隨着這樣龐大的戰爭機構而來。結果，巴基斯坦實際上就會處於被外國佔領的地位。因此，計劃中的軍事同盟就引起了全巴基斯坦的關心，並且遭受到人民和一部分報紙的反对。令人興奮的是：巴基斯坦各階層的人民對美國奴役他們國家的計劃的反对呼聲已經可以听得到了。

美巴軍事同盟對克什米爾來說，含義就更為重大。這本書裏曾經討論過，美國統治者關於克什米爾是在追求兩個相互關聯的目的：第一，佔據它作為反对蘇聯和人民中國的戰爭基地；第二，利用它作為一個堡壘對印度及其政府施行直接的政治和軍事影響。他們為了要實現這兩個目的，才發動克什米爾“獨立”的活動，並且誘惑阿卜杜拉接受並鼓吹這種主張。一九五三年八月，杜勒斯的克什米爾“獨立”活動失敗，美國外交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這種克什米爾“獨立”

計劃失敗後不久，美國政府隨即改取與巴基斯坦實行軍事合作的辦法。美國政府估計它可以利用這種合作，進一步地更有力地干涉克什米爾，威逼印度政府來追隨美國的外交路線。美國原來打算通過克什米爾“獨立”來實現的對印度的計謀，現在就打算由霸佔巴基斯坦以及把它變成大規模的軍事基地來加以實現。美巴軍事同盟也會使得“自由”克什米爾地區變為美國的基地。吉爾吉特戰略地區已經受到美國國防部的特別注意。在查謨—克什米爾邦的境內，將要建立美國的基地。這非但要使得“自由”克什米爾地區的人民受到更進一步的奴役，而且也形成了對克什米爾停火綫印方地區人民的和平、獨立、自由的嚴重威脅。

美巴軍事條約會擴大印巴兩國之間的分裂。它會使得克什米爾問題的和解更加困難，非但如此，並且還加上了強逼威嚇的辦法。它會為着美國在克什米爾實行進一步的侵略和奪取克什米爾而把它變為軍事戰略的要塞，進行準備。因此，今天有一種新的威脅正在威脅着克什米爾，這也是對全次大陸人民的一種共同的威脅。唯有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印度人民的團結一致，才能够徹底擊敗美國對印度次大陸的最近的陰謀。